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83

竺峰敏禪師語錄

清 幻敏說

性鉅・性湛・性珩・性濟等編

附後錄（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請啟
    - 郡侯楊公請啟
    - 副府劉公請啟
    - 闔郡眾紳衿請啟
    - 闔郡四眾等請啟
    - 闔郡紳衿士庶等請啟
  - 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語錄一
  - 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語錄二
  - 小參
  - 示眾
  - 茶話
  - 機緣
  - 佛事
    - 挂鐘
    - 入關
    - 慶忠老人起龕
    - 入塔
    - 首九設供
    - 聚雲師翁設忌
    - 塑慶忠老人真成安座
    - 老人周年設供
    - 慶忠老人圓塔
    - 禮聚雲祖塔
    - 慶忠老人設忌
    - 禮佛日東明和尚塔
    - 體如和尚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安座
    - 繩若禪人下火

- 天峰和尚下火
- 石琦上座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入塔
- 笑傳禪人下火
- 明心禪人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入塔
- 慎初禪人下火
- 密行大德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入塔
- 常明大德起龕
- 下火
- 汾陽和尚應九
- 喬松和尚設供
- 眉山和尚設供
- 紫垣上座起龕
- 下火
- 俱非上座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安位
- 起瓶
- 入塔
- 恒心禪德起龕
- 入塔
- 安位
- 慈運和尚應九
- 埜雲老和尚封龕
- 起龕
- 下火
- 挂真
- 起骨
- 安位

- 首九拈香
- 百期設供
- 惺中禪人下火
- 自皈大德封龕
- 起龕
- 下火
- 起骨
- 安位
- 滿足忍禪人下火
- 燦旨禪人下火
- 滿足禪人入塔
- 玉溪和尚起龕
- 下火
- 安位
- 起骨
- 正庭居士下火
- 蜜海禪德起龕
- 下火
- 寶月禪人入塔
- 安土地
- 靜禪禪人下火

◦ 問荅
◦ 法語
◦ 詩偈

- 贈劉郡侯
- 步劉郡侯韻
- 贈別劉鎮臺
- 祝楊郡侯
- 次朱檀越韻
- 題走馬燈
- 鼓燈
- 橘燈
- 贈雲空禪宿
- 贈劉鎮臺
- 祝黃守府
- 壽汪護法
- 祝武郡侯
- 示樂菴居士

- 示唯慶居士
- 示覺菴上座
- 示鑑空禪人
- 示張道人
- 次荅胡公韻
- 示允應禪人
- 募修曲水菴
- 復學正陶公
- 示覺蔭居士
- 示慈蔭居士
- 示賢蔭居士
- 示福蔭居士
- 示恒覺居士
- 示曇蔭居士
- 步慶忠老人山居五首
- 次韻荅寶善居士
- 建新城有感
- 中秋無月
- 喜晴
- 午日苦雨
- 除夕
- 午夜即事
- 元宵
- 步胡部院被執二首
- 寄同參
- 步韻
- 新秋有懷
- 寓石鼓和馬文學韻二首
- 步涪陵陳先生韻
- 贈余郡侯
- 過白岩訪眾禪德
- 祝楊郡侯
- 和朱檀越韻二首
- 步慶忠老人詠蓮六首
- 初夏寓觀音菴苦雨感賦
- 和宣慰馬司君宜亭韻
- 步學正盧公韻
- 重遊方廣有懷

- 秋日過觀音寺訪嵩璞耆德
- 辭院出關感賦三首
- 謝學正陶公元日惠念珠
- 臨江八景總題
- 吊恒心禪德
- 瀘陵白塔
- 詠梅兼柬圓森去文二座
- 題燈
- 贈別童兄和尚
- 贈別李鎮臺
- 祝宣慰馬司君
- 新秋有懷
- 中秋無月有感
- 步劉郡侯韻
- 寓石鼓和馬文學韻
- 贈余三護法
- 贈吳郡侯
- 祝嵩山居士
- 示聞一上座
- 示泰來上座
- 贈睿珍上座
- 贈馬司君
- 祝武郡侯
- 祝劉鎮臺
- 祝黃守府
- 壽汪三護法
- 贈馬護法
- 贈俗兄
- 贈俗姪
- 贈學正鄒檀越
- 登重龍山
- 再步重龍兼柬羅學正
- 贈重龍住持
- 即事偶占
- 和學正熊公
- 五言
  - 重龍山晚眺
  - 臨江八景

        - 翠屏春曉
        - 紫極晚煙
        - 治平晨鐘
        - 巴臺夜月
        - 鳴玉浮沙
        - 西岩瀑布
        - 石臺照鏡
        - 五龍托寶
      - 平都山
  - 拈頌
  - 頌歌
    - 華嚴三觀頌
    - 十二時歌
  - 讚
    - 慶忠老人真
    - 慶忠老人半影
    - 釋迦栴檀瑞像
    - 送子觀音
    - 祖峰和尚
    - 徐見宇善士
    - 徐孺人
    - 松下達磨
    - 觀音
    - 面壁達磨
    - 渡江達磨
    - 自讚
    - 見初禪人
  - 書問
    - 復沈縣尹
    - 候童真和尚
    - 候嵩山馬司君
    - 復杜瑞蘭居士
    - 復童和尚
    - 復別菴和尚
    - 復體如和尚
    - 復醒徹和尚
    - 候嵩山馬司君
    - 候黃星馬檀越

- 候石司馬新君
- 鏃可中馬檀越
- 賀劉鎮臺壽
- 候嵩山馬司君
- 復千峰和尚
- 復馬新君
- 復學正鄒檀越
- 復笑旨上座
- 復海若眾座
- 候武貞劉文學昆玉
- 寄況盈沖昆玉
- 上座
- 候若石和尚
- 復蓉城葉檀越
- 復黃陳眾檀越
- 復學正鄒檀越
- 又

◦ 聯芳偈
- 囑鑑堂上座
- 囑慶堂上座
- 代囑正幢禪座
- 囑覺堂上座
- 囑淨修大德
- 囑濟堂知藏
- 代囑繼堂上座
- 囑誨堂藏主
- 囑永堂書狀
- 囑徹堂上座
- 囑碩堂上座
- 囑月堂知藏

◦ 雜述
- 募鑄四十八願洪鐘引
- 新鑄鐘磬銘
- 募塑功德引
- 募重修普樂寺引
- 募慶佛誕引
- 募疏
- 募修萬聚山方廣禪院疏

- 募修白雲菴疏
- 法派
- 住浙江嘉興楞嚴禪寺語錄
  - 序
  - 請啟
  - 上堂
  - 佛事
    - 法雨和尚請師為鐵祖舍利高峰老和尚衣缽護國童真和尚靈骨起龕
    - 入塔
    - 法雨寺高峰老和尚忌晨設供
    - 震天禪座封龕
    - 起龕
    - 舉火
    - 席紹芳昆玉為母沈氏請對靈
    - 禮巫山慈祥和尚塔
    - 禮慈常道兄塔
    - 蕪湖護國童真和尚設供
  - 聯芳
    - 囑萬堂維那
    - 囑遍堂書記
    - 囑蔚堂藏主
    - 囑杰堂堂主
    - 囑豁堂聖僧
  - 請讚
    - 慶忠老人楞嚴
    - 慶忠老人讚
    - 高峰老和尚讚
    - 紫柏大師讚
    - 功德林讚
    - 雲祖鐵祖高峰老和尚共軸
  - 書
  - 文
  - 詩偈
    - 和東坡蘇公遊徑山七言古
    - 又步蘇公五言
    - 巫山十二峰
    - 祝法雨和尚

- 過金山步蘇公韻
- 寄懷載孺俗兄
- 詠十姊妹花
- 過湖口阻雨
- 贈玉峰和尚
- 贈臬憲于公護法
- 贈佟太尊
- 渡錢塘江
- 和阿諾和尚韻兼贈之
- 飛來峰
- 普陀十二景
  - 梅灣春曉
  - 茶山夙霧
  - 古洞潮音
  - 龜潭寒碧
  - 天門清梵
  - 磐陀曉日
  - 千步金沙
  - 蓮洋午渡
  - 罏峰翠靄
  - 缽盂鴻灝
  - 靜室茶煙
  - 洛伽燈火
- 贈香積祥和尚
- 楞嚴八詠和同岑和尚韻
- 龍亭
- 紫柏院
- 功德林
- 書本經坊
- 禪堂
- 笠院
- 十地靜室
- 放生池
- 渡湖
- 灩澦堆
- 宿巫山
- 泊觀音洲
- 登晴川閣

- 望黃鶴樓
- 過小孤山
- 望大孤山
- 廬山
- 夜過虎丘
- 姑蘇紅蝦池
- 雞冠花
- 遊湖
- 法雨晚步
- 法華洞
- 梵音洞
- 遲歸
- 乘興
- 語溪
- 大佛頭
- 西湖十景
  - 斷橋殘雪
  - 蘇堤春曉
  - 平湖秋月
  - 曲苑風荷
  - 三潭映月
  - 花港觀魚
  - 柳浪聞鶯
  - 兩峰插雲
  - 雷峰西照
  - 南屏晚鐘
- 岳王墳
- 寫意
- 晏坐
- 詠老少年

- 後錄
  - 目次
  - 再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語錄
  - 示眾
  - 茶話
  - 佛事
    - 挂鐘板
    - 禮酆鄰聚雲師太舍利塔拈香

- 禮灼然和尚並外祖祇園主塔拈香
- 禮聚雲祖塔拈香
- 禮九峰汾陽般若四維懋谷眾法兄和尚塔拈香
- 鑑堂上座封龕
- 起龕
- 舉火
- 挂真
- 起骨
- 常樂院入塔
- 優曇院入塔
- 安位
- 正知大德起龕
- 舉火
- 安位
- 起骨
- 入塔
- 覷井耆德入塔
- 安位
- 睿珍上座舉火
- 起骨

- 讚偈
  - 高峰三老和尚讚
  - 金山圖讚
  - 鑑堂上座讚
  - 又讚
  - 祝郡侯金公大護法
  - 寄郡侯朱公大護法
  - 祝馬司君
  - 示紫溪法姪孫
  - 示胡先貴寰名璡號祥蔭
  - 示劉朝佐漢卿名璥號碩蔭
  - 示蔡永貴九鼎名玘號普蔭
  - 示劉顯雲榮衢名璨號崇蔭
  - 示黃起鳳騰霄名[瑮-品+其]號繩蔭
  - 弔悟徹耆德
  - 弔冰壺上座
  - 弔淨修大德
  - 弔樂居士

    - 聯芳
        - 囑祖堂監院
        - 囑兆堂藏主
        - 囑德堂上座
        - 囑憲堂知眾
        - 囑覿堂知客
        - 囑曉堂書記
        - 囑杲堂掌教
        - 囑几堂知藏
        - 囑燦堂上座住峨眉山
        - 囑耀堂上座
        - 代囑立堂法姪
        - 代囑茂堂法姪
        - 代囑容也法孫
        - 代囑玉堂法姪
        - 代囑果堂法姪
        - 代囑體宗法孫
        - 代囑覺宗法孫
        - 囑朱曇馥居士
        - 囑況柄衡廣化居士
    - 辭世
        - 辭世別郡侯施公
        - 辭世遺偈
    - 塔銘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竺峰敏禪師語錄序

西蜀自大隋、南堂、昭覺、楚山之後，山川寥落，殆將百年。俄有亞聖大人蘄然出於巴西汶水間，即吹萬師翁。翁少遊村落，獲《大慧杲禪師錄》，讀之，嘆曰：「此苦海之寶筏、照夜之明炬也。恨生非其時，與此老遊焉。」遂造朝陽，謁聯池禪師，扣出世法。久之，循其源，池蓋杲十三世之的孫，而銕牛遠之高弟也。因請益，不用音聲語話，未契心要，菴於郡之佛子山，三周寒暑，再見池于朝陽，拜而問曰：「畢竟如何現出？」池以手掩翁口，豁然大悟，乃囑曰：「禪林下衰，宗教異矣。唯子可起臨濟之仆，子其勉諸。」遂遍遊海內。當萬曆戊午間，翁乃一杖南來，開法于衡之湖東。未幾退院，欲投老西山，將為終焉之計。舟次浯江，會御史鍾衡田公，見而禮之，退謂鄉先生曰：「吾閱人多矣，萬師真僧中龍也。」遂勉留，建剎，于郡城之北開法焉，四方之學侶川輸雲委，宗風由是而興。越二十年，翁化云，郡紳士以慶忠師聚雲家嗣請繼住持。不踰年，應平都之請。又明年，轉吟翁東明。所至法席更易，道大顯著，王臣貴人願見而不獲者，方之聚雲猶盛焉。從其遊者，詵詵輩出，棋布名山，雖古積翠雲菴，莫能過之。而其伯仲之秀拔者，乃復有治平敏公禪師焉。師自驅烏時，與予同學于慶忠之門，予以齒先、法先，師則以兄事予，故予以弟親之。當夫齠齔之間，聆其言辭，便爾超卓，苟非自性宗通、見道曉然，安能吞吐六合者哉？又十年，予遊東吳，南窮會稽、浩然，休於別山之下，慶忘老人以信衣耑東明、高峰二師授予，是年開法長龍。秋九月，老人坐化，郡人士並耆碩之先輩者，以治平之席未可空曠，輪師繼之。明春，衲子競傳新開法語來，詳味其提唱宗脈，雷砰電射，投卷嘆曰：「吾弟妙年之作，置之風穴、雪竇間，未知雌雄，矧而更十年？十年之外，又未知何如。」有師如此，寧畏法道寂寥哉？嗚呼！聚雲起佛日之道於凋零之秋，慶忠又大振於天下，諸先輩播而光烈之，師能撫而守之，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安得不為法門之厚望哉？

時康熙辛亥中秋之吉晴川愚兄至善撰

目錄

序
請啟
卷一

上堂
卷二
上堂
小參
示眾
茶話
卷三
機緣
佛事
問荅
法語
卷四
詩
頌
歌
讚
卷五
書問
聯芳
雜述
卷六
住浙江嘉興府楞嚴禪寺語錄

郡侯楊公請啟

伏以赤幟豎，臨江盛矣，曹源永潤；法席開，巴國儼然，鷲嶺長存。振獅音已有年，六通圓徹；駕車牛于無盡，四眾咸依。恭惟竺翁大和尚，不違本誓，應運闍浮，祖印高提，大闡五宗之旨；慈心廣運，頻施六度之仁。誠哉世出世間之能人，卓爾雙徑聚雲之克胄。(藩)等雖刀宦海，恒為國命以奔勞，幸蒞雲根，且得民心而趨善，金湯有自，莫透玄要之關，敬啟無緣，敢親棒喝之益，率民渴仰，佇候雷音，臨啟曷勝懽忭之至。

法弟楊國藩　汪允吉　賀　勳　黃　華
程　鼎等頓首

副府劉公請啟

伏以白馬西來，已成文字之案；一葦東渡，遂開棒喝之宗。悟徹飛鳶，提醒處扭轉鼻孔；妙演真諦，親切時點動石頭。欲掃一切野狐，請推無上法寶。恭惟竺翁大和尚，派演臨濟，光啟慶忠，締造經營，肯搆肯堂輝鹿苑；語言法象，即心即佛勝柳溪。注法雨于不二門中，覆慈雲于大千界內。飛錫二載，到處金鰲下釣絲；杯渡一朝，依舊鴛鴦留繡帶。(彪)等敬諏如來成道之日，奉為祇圓結制之期。雪意橫窗，嶺上梅花初漏白；霜威動地，階前芻草尚留青。伏願慈航普渡，花雨高飛，豎指天龍，說不盡一生受用，擎拳大藏，悉從此百棒皈依，則覺海長通，合老少智愚，各證面目；優缽煥彩，舉山川日月，咸昭盛化休光矣！(彪)等臨啟，曷勝依皈。謹啟。

法弟劉　彪　黃世捷　張正茂　向　斌
陳奕世仝頓首

闔郡眾紳衿請啟

伏以燈派分來，久瞻翠屏山色；法幢擁處，豈同白社風流？有著即非，無因不在。恭惟竺翁大和尚，大慧遠孫，慶忠嫡子：闡宗旨于若存若亡，獨著苦心；開祖剎于為創為守，洪堅願力。況茲臨江之地，夙荷指南；若乃治平之區，實為祖院。孤塔高聳，語言文字，尚留鐵道人清風；眾卉爭妍，詩酒豪家，尤頌白香山遺跡。重榮衰柳，詎非人傑地靈；大振宗風，倍仰孫謀祖德。([豸*卓])等自慚鈍根，莫聆上乘。雲山舊雨，欲覓無從；木樨新香，願聞誰指。用是，拂彼松陰，整此法席，黑地窺明月，憑公指頭，青州大布衫，在誰身子？四眾望切，茫茫大海，不知何處有慈航；三徑未荒，寂寂門庭，應于個中宣祖意。雞犬迎故主，欲笑欲歌；草木沾新香，生榮生豔。伏願香樹常森，金城永峙。浮杯以渡，不愁鬼哭山空；方丈既歸，依然父堂子搆。認佛將心心即佛，隨緣不變變隨緣，則山髻浮青，再現皈依之路；而村墟簇繡，咸生歡喜之心矣。([豸*卓])等臨啟翹企，不勝頂禮。

法弟子黃　[豸*卓]　黃　煒　周　鎬
同闔郡紳衿四眾等頓首拜

闔郡四眾等請啟

伏以派衍無疆，一滴曹源泓字水；薪傳不燼，千株大樹廕屏山。法席新開于治平，道脈親承乎方丈，源流有自，繼述無差。恭惟竺翁大和尚，岷峨鍾秀，灩澦發祥，出本非常，馬簸箕今朝又見；生原

不偶，勤巴子此日再來。為臨濟嗣法之遠孫，乃慶忠入室之真子。髫年祝髮，巾瓶提挈多時；記室操觚，墨硯研磨已久。如瓶注水，承當處不論有言無言；似芥投針，應機時豈云或出或入？允宜光前而裕後，所應紹祖以承宗；付囑匪自而今，擔荷已曾在昔。值茲老人退席之後，正乃大師主法之時。公道可憑，咸推尊而不二；主張有定，實陰隙于無他。伏願猊座高登，獅音大吼，為玄為要，一番戈甲，重新立主立賓，隨處設施稱異，永傳聚雲之血脈，長光雙徑之門庭，法雨頻滋，宗風大展。(慶)等無任踴躍，懽忭之至。

法弟子羅燈慶　王燈用　郭燈道　彭燈澄
荀燈祥　何燈黎　吳燈皓　郭燈導
吳燈昆　張燈皎
衣末滿德　淨祿　慧堅　慧深
慧能　慧全仝頓首

闔郡紳衿士庶等請啟(代理方廣禪院)

伏以杯渡江上，曾開西國之宗；飛錫峰頭，尚啟東林之寺。況此臨江之盛剎，舊衍法派于隆昌。一線孤懸，直溯西來印證；群情共仰，莫不北面皈依。人與天通，事從緣起。恭惟竺翁大和尚，道識九如，心通三昧。參宗旨于臨濟，掩關即是深山；創祇園于柳溪，隨處皆成淨土。緬茲東明古院，昔稱佛日紺宮。勝國綸音，特敕招提之美；桑田滄海，久渺衣缽之傳。苟非法棟支持，能保精藍再盛？羅鈺、允貞等，夙欽道力，敬迓雲軿；念此剎乃雲根名勝之區，惟和尚有慈航普渡之願。一肩兩荷，瓶缽到處是生涯；五覺三皈，棒喝聆時皆龍象。伏願　猊旌夙駕，麾拂遙臨。鹿苑重新，亦是栴檀繼跡；雞林再造，挹茲青翠浮光。從此霜月鐘聲，盡人拈花之案；抑且樵歌牧唱，無非擊竹之機。四眾傾心，千秋奇遇。臨啟無任稽首翹望之至。謹啟。

法弟子羅　鈺　杜允貞　荀履端　劉大勳同
闔郡紳衿四眾等仝頓首拜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性(鉅　湛)等編

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

康熙戊申十月朔一日，本郡文武縉紳士庶、諸山耆宿四眾等請師繼席。

上堂。拈疏云：「即此用，離此用，文彩全彰；離此用，即此用，點畫不露。去此二途，合作麼生？」喝一喝。維那宣啟畢，師陞座，拈香云：「此瓣香，鷲嶺密囑傳來，索訶親承拈出，爇向爐中，敬祝當今皇帝萬歲，闔國公卿、本郡文武、縉紳、士庶、檀越，伏願元首明良，股肱昌茂，長為法海棟梁，永作擎天柱礎。此瓣香，非三非一、即一即三，爇向爐中，奉為現前諸位和尚、薙髮二位尊師、諸山耆宿、四眾等，用酬訓導，并謝匡扶。此瓣香，石峰院裏植根、靈峰座下發藥，而今焰露煙沖，爇向爐中，供養臨濟二十六世上鐵下壁先師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未舉足時早已踏碎了也，未開口前早已華擘了也，那堪登曲彔木、露醜張乖？山僧自入者個社火場頭，惟具一行鐵脊骨、一個不變心，至于禪道佛法，毫無些子留滯胸中、填塞肚裏，今日被檀越四眾等無端舉向人天眾前，睜眼看著、張耳聽著，畢竟道個甚麼，以為承先啟後底一句？」良久云：「溪頭柳映千春茂，樹裏花飄萬古香。」維那再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慶忠老人靈殖入塔，上堂。「一番景過一番新，梅綻香舒巧樣呈，惟有者些渾四序，都盧無變亦無更。作麼生是無變無更底道理？莫是寶塔重新、總持不動，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莫是舍利流輝、眼存青白，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莫是新長老搖唇鼓舌、重打葛藤，四眾等法誼如故、道念恒存，喚作無變無更得麼？錯。若會得者三錯，堪報老人莫報之恩，可了老人未了之案；其或未然，再揚家醜一上。深願弘慈無縫鏝，乘時撇下鐵榼[木*(天/韭)]，惹得兒孫復效顰，道四拿三成話杷。」驀豎拳，云：「四四三三，七七八八。」

上堂。舉：「南泉和尚為馬大師設齋，問眾云：『且道大師來麼？』有道：『待有伴即來。』有道：『合取缽盂。』有道：『真堂前更下一分飯。』」師云：「今日承眾耆德亦為先老人週忌設齋，治平者裏不必問去問來、添鹽搭醋，但只因齋慶讚。」驀豎拄杖，云：「此是老人全提作用句。」橫按拄杖，云：「此是老人隨機普應句。」靠拄杖，云：「此是老人罷釣收綸句。此日一週已滿，且道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復卓拄杖一下。

說戒，上堂。拈香，云：「此是戒，處處圓成觀自在。」爇爐中，云：「此是定，塵塵頓證毘盧印。」香煙四面拂，云：「此是慧，一一從心皆三昧。三學圓恒沙，諸佛體同然。即今現前四眾作麼分解？」撫案，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

佛誕，上堂。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應念，示現受生。作麼生是應現受生一句？」師云：「昔日牽犁，今朝拽鈀。」進云：「年年此日，歲歲今朝，歷歷舉揚，重重利益。即今應機利物一句請和尚道。」師云：「且喜同參共贊揚。」進云：「恁麼則人人共沾法利，個個悉睹慈光。」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乃云：「指天指地何太忙，周行七步忒惆悵，只緣一點輕逗露，今古遺流作話揚。須知話裏有玄機，燕語鶯聲喚不齊。喚不齊，令轉移，順風吹，逆風吹，流水不腐樞不蠹，日輪香象自依依。斯迺闔郡檀越乘茲聖誕慶賀昇平，啟請山僧代為表揚，畢竟表揚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佛日皇風欽永固，剎塵界海樂唐虞。」

佛成道日，師掩關，文武官紳請上堂。問：「動靜不關情，此是道人真實句。如何是動靜不關情？」師以拄杖卓一卓，進云：「如何是真實句？」師云：「渡江拾得幾文錢。」乃云：「年來不欲施慧智，舌頭早已挂于壁，木石土塊發神機，拖泥帶水閒遊戲。剛擬憩息暫停樞，又被詞林相勉逼，轟動闔郡文武悉檀，一時霧涌雲興驟集。到者裏，一點明星是瞞頇，萬道文光射紫極，啟我登此曲彔床，開口令人成笑具。非醒醒，非寂寂，強中強，吉中吉，僧金吒，波羅密。」良久，云：「揭諦，揭諦，孫賓暫且收舖。」

上堂。「祖師心印，壯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又作麼生？所以道：萬法本閒，惟人自鬧；鬧者任鬧，我國晏然。山僧年來隱靜天台，只見天台風景，牧唱樵歌，山鳴谷應，閒觀流水，靜聽松濤，于不睹不聞邊少露風規。今日復歸治平，風景如舊，禪室依然，四眾雲臻，人天交慶，復于無聲無臭裏略通消息。恁麼告報，且道住城廓、居山林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繡帶鴛鴦留得在，金針知落阿誰邊？」復舉：「東坡居士參佛印禪師，印曰：『此間無學士坐處。』士曰：『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曰：『老僧有一問，如荅得，即借坐；如或不能，輸下玉帶。』士曰：『請問來。』印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甚麼處坐？』士無對，遂留取玉帶，永鎮山門。」師云：「蘇公可謂有心無膽，印老卻也特甚張乖。今日護法諸紳士若向治平借坐，山僧即便兩手交付。因甚恁般快可？為應蒼生霖雨望，人人奪得錦標還。」

上堂。僧問：「鐘未鳴，鼓未響，和尚向甚麼處去來？」師云：「東家有，西家有。」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隨聲便喝，云：「審。」問：「聲色全彰即不問，只今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屏山煙淡淡，字水月涓涓。」進云：「眉毛挂劍時如何？」師云：「默默閒閒語莫罄。」進云：「扭轉舌根時如

何？」師云：「磊磊落落盡難齊。」僧禮拜，乃云：「一番雨過一番涼，一度逢齋一度飽，不向個裏嘴都盧，卻緣堂上生青草。報君知，曉不曉？昔日龐公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眾！大師吸盡西江水，龐公深窮只到底，爭似金剛妙應堅，明月清風安可比？安可比？」卓拄杖，云：「薩多悉普吒，摩尼杜嚕哩。」

佛誕，鎮臺劉公裝彌陀聖像成，請上堂。拈拄杖，云：「只者個，天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王侯得此以貞，將相得此以佐　聖明，衲僧得此，符到奉行。」卓一卓，云：「釋迦老子來也，百萬億光明雲、百萬億音樂雲、百萬億吉祥宮殿雲、百萬億繒綵幡蓋雲，所以道：昔曾處此菩提座，是故此處最吉祥。」復作接引勢，云：「無量壽降生也，將軍身、宰官身，隨心應現；現在世、未來世，在處圓成。作麼生是圓成邊事？長至日，一線添；地雷復，柳含煙。一氣無私含有象，嶺梅獨自占魁先。蘭芳桂馥競時燦，松茂竹苞耐歲寒。三錫自爾邀天爵，五福榮臻益壽延。恁麼告報，設有個旁不甘的出來道：『茲乃鎮臺劉公表圓功德、慶祝佛誕，為甚麼露出如許葛藤？』山僧但向道：『唯有衲僧渾四序，隨緣普化一聲雷。』」喝一喝。

臘八，說戒，上堂，豎拂子，云：「只者些子萬應靈丹，阿誰無分？總為不了目前，因之種類各別。故我大覺世尊于雪山午夜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所以，法華會上獻珠，記八歲龍女；涅槃會中擲刀，可千數屠兒。人人鼻孔遼天，個個腳跟著地。」以拂子一拂，云：「村歌社舞隨時樂，畦田水口自分明。」

郡侯劉公建蘭盆會，請上堂。豎拂子，云：「此是郡侯劉公一片和濟弘仁。」拂一拂，云：「此是眾善信一段報本慤懇。」放下拂子，云：「治平且自因齋慶讚，龍象騰騰，水雲楚楚，一輪紅日正當午，滿盆和樂任飽餐，一派清音信歡舞。五四三，三四五，返魂香，塗毒鼓。」喝一喝，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九十春光剛已過，欣逢初夏日偏長，擬為得遂翛然志，無端依舊為人忙。且道畢竟為著誰忙？」喝一喝，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佛誕，上堂。「毘嵐園裏曾現瑞，今古流傳話不休，豈是兒孫輕播弄，事到頭來不自由。」驀豎拂子，云：「只這些子，目今一會，若男、若女，乃真、乃俗，各各圓成，各各具足，那裏是具足處？」良久，云：「情因款洽情無限，話到投機話轉長。」

義卿陳居士表圓功德，請上堂。問：「治平重建，法席初開，且道即今有何言句為人？」師云：「堂前燈演月，嶺上樹吟龍。」進

云：「此是為人一句，且道最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的的問，的的荅，信口隨聲阿喇喇。」進云：「年年正月半，家家燈燦爛，且道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師云：「還見月輪麼？」進云：「昔日聚雲三關，今請和尚荅出。如何是腳掌掉後句？」師云：「適出方丈，忘卻了也。」「如何是鼻孔朝天句？」師云：「眉稜書七字。」「如何是腦後具眼句？」師云：「足底涌紅輪。」進云：「三關已蒙師指示，義卿善士若何酬？」師云：「指上南山秀，袖裏東海寬。」乃云：「第一義，難窺覷，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是何事鄣？古德云：『十五日已前，水漲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秖得三千大千世界悉皆歡喜。』治平今則不然，十五日已前，火樹高懸，午夜銀花，燦爛中天；十五日已後，露地泥牛徵歌舞，空中石虎泛波濤；正當十五日，的的與歷歷，一文大光錢買得個油餈，合眾飽齁齁，圓滿波羅密。且道慶餘福遠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畫〇，云：「百萬億座世界花，阿誰不在花光裏？」卓一卓。

佛誕，上堂。「昔日雲門意氣麤，欲將冷棒擊真如，誰知話說難收拾，今古人傳不丈夫。個中更有具丈夫氣概者麼？」良久，復舉：「慶忠老人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張乖太甚；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著忙太甚；雲門要一棒打殺，不平太甚；山僧舉向人天眾前，揚惡太甚。』」師云：「者般說話，雖是就下平高，未免頂門著刺。治平則不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且道其中底又作麼生？」以拄杖畫〇相，云：「稽首皈依淨妙圓，千丈化身曾庇蔭。」

中元，上堂。問：「年年七月半，戶戶重打筭，夜來燒紙錢，白晝獻齋饌。此是在家報本底道理，今日和尚分中又當如何？」師云：「唯斯一滴水，四海潤群靈。」進云：「現前文武四眾慶賀中元，各各三世宗親即今如何得超度去？」師云：「香煙飛白鶴，燭影閃金龍。」進云：「此是利益過去一句，現在一句又作麼生？」師便喝，進云：「即今有個本無生死、亦無去來底人，座上還見麼？」師云：「既無背面，豈用安排？」問：「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無差別法作麼舉揚？」師云：「祇園林下月橫秋。」進云：「我、人、壽者，四相皆空，四空相中作麼提唱？」師云：「吒膩峰頭都哆唎。」進云：「行、住、坐、臥，範聖圍賢，四威儀中作麼行履？」師云：「一坐樓臺六處窗。」進云：「差別儀相蒙指策，幽顯齊資法若何？」師云：「不因前舉似，後話也難圓。」進云：「即今盂蘭會啟，郡主金湯、交互激揚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話頭既舉，註腳分明。」進云：「恁麼則仁風善政垂千古，法雨瓶傾灑萬民。」師云：「秋深眾寶登，慶餘千佛記。」乃云：

「第一義，沒遮攔，星在秤兮不在盤。提挈群靈唯赤手，點惺枯骨有金丹。」以拄杖畫[〇@人]相云：「此是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于斯薦得，匪特天地泰濟、水火澤孚，文經武緯榮三錫，士民商賈慶九如。」復畫[〇@、]相云：「此是三昧樂正受意生身。于斯薦得，豈但冥陽普滋、真俗均注，和羅香消渾饑寒，漏盡娑婆親故步。」復畫[十〇]相云：「此是種類遍現無行作意生身。于斯薦得，直下倒駕無首龍，橫跨不咥虎，溪山不換傲王侯，雲月無拘迭賓主。既爾恁麼，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復畫〇相云：「金甌允覆晶燈徹，冰鏡騰輝玉露濃。」

佛誕，上堂。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世尊云：『外道見何道理，便恁麼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古德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惹塵埃？因思良馬追鞭影，千里神駒喚不回。』喚得回，本是無孔笛，何用楚歌吹？且道是重宣佛德、慶祝聖誕耶？還是表達眾誠、協應時節耶？」良久，云：「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常連後夜雷。」喝一喝。

弇井眾善信建萬佛會，請上堂。問：「年逢正月半，燈光處處燦。瑞氣繞瓊宮，白鹿啣泉獻。未審是萬佛俱臨？是天官降誕？」師云：「鹿溪水映玉，鳳嶺石留雲。」進云：「人天聚會，四眾雲臻，且道有何法要指示？」師云：「杖頭有眼明如日。」進云：「有恒禪德誘眾檀建勝會，和尚如何利益檀那？」師云：「水中鹽味別，色裏膠青瑩。」乃畫[〇/(〇*〇)]相云：「三陽泰，品物亨。柳條舒嫩色，梅萼吐青英。燈火時方勝，芝蘭雅自馨。報恩恩普報，錫福福駢臻。千祥頻至止，萬佛悉雲臨。惟有拄杖迥然別，出入收放任縱橫。動應住，坐應行，一顆摩尼衣下親。在在常具足，法法總圓成。」復舉：「文殊思業禪師少為屠宰，一日戮豬次，洞徹心源，遂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師云：「只者不隔二字，從上聖賢、千佛萬佛，由斯而轉大法輪，由斯而成等正覺。即今一會，若文若武、乃真乃俗，莫不由斯從心自在。」畫〇相云：「一輪重應乾坤朗，大地山河總是春。」

佛誕，上堂。問：「昔日世尊初生時，道個『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那裏是他獨尊處？」師云：「明破即不堪。」進云：「既是獨尊，因甚雲門要一棒打殺？」師云：「山僧拄杖子未曾惡發。」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尚作麼打當？」師云：「花族族，錦族族。」進云：「佛未出世時，且道是那個降誕？」師云：「南

地田兮北地陸。」進云：「且喜當年此日，此日當年。」師云：「者句道得恰。」乃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睹。睹個甚麼？睹雲興，睹鶴舞，睹滿座文質彬彬，睹闔會象龍楚楚，睹山水之悠悠，睹星恒之[月*五][月*五]，睹在在慧炬長明，睹人人壽算莫數。逆數，順數，數到治平院裏，主中自有賓，賓中自有主，賓主混融時，的的箭後路。」復舉：「老宿拈拄杖示眾云：『古人到者裏，因甚不肯住？』眾無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代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云：「者漢雖然就勢抽身，未免鋒鋩忒露。治平則不然。」驀豎拄杖，云：「杖頭奉重已多年，撥著南邊動北邊，一撲只教三跳網，大千沙界一毫端。」卓一卓，云：「關。」
中元，上堂。問：「越祖超宗即不問，如何是慶賀中元句？」師云：「露滴芙蓉濕，風吹菡萏香。」「如何是眾姓報本追宗句？」師云：「蓮開九品，光迓三菩。」進云：「眾生遇此日，眉稜俱打失，世尊稱為歡喜。且道佛又是甚麼心行？」師云：「還識佛面麼？」進云：「佛與眾生無二，因甚又有差別？」師云：「且退，且聽。」乃云：「秋旭忒陽暉，群靈思溥澤，良哉傅大士，在在尋彌勒。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度時人，時人不自識。那裏是分身濟度處？十纏融十智，十使應十通，十輪廝養卒，十地客作工，無厭斯飽滿，勝熱悉淘溶，滿目青黃憑薦取，一人行健萬事豐。且道因齋慶讚又作麼生？」良久，云：「菩提果熟珠光燦，泡影雲開覺樹新。」
師誕說戒兼李公子啟名，上堂。豎拄杖云：「山僧行年五十七，龍虎水雲今會聚，拄杖非是我同年，拂子予方長一歲，百千萬億數旋元，七八五十更增一，索我毘尼福田開，從予宗譜壽祿裕，百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真非聖諦，赤手奪得錦標還，有意氣時添意氣。」乃舉：「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看來二老，一個深設陷坑、一個直透重圍，雖然不露鋒鋩，未免掠虛話墮。爭如治平今日，百般俱舉，萬緣樂利，飽柴飽水，齋備茶備，啟名底五福駢臻，求戒底三學圓具。既爾如斯，且道阿膩吒天今日幾人作舞？電捲星馳休擬議，德山臨濟喝如雷。咄！」
佛成道，映、悟二上座請上堂。問：「世界未成，佛未出世，畢竟是誰成道？」師云：「庭前風拂拂，寺後竹參參。」進云：「即今悟、映二師建設勝會，迎請陞座，還是因齋慶讚？是普利群生？」師云：「日輪正卓午。」進云：「殿閣重修，功德圓滿，人天聚會，凡聖同居。且道表圓一句又作麼生？」師云：「雲淡月涓

涓。」進云：「即今薦拔兩諦宗親，作麼生得超度去？」師云：「蓮花深夜一枝開。」進云：「恁麼則四恩已報，三有均資。承先啟後一句作麼生？」師云：「三三如九。」進云：「存者均沾德澤，亡者獲以超昇。五家宗旨，乞垂方便。」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辣。」「如何是法眼宗？」師云：「達。」「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匣。」「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匝。」「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合。」「如何是君？」師云：「端拱無為。」「如何是臣？」師云：「贊勷治化。」「如何是臣向君？」師云：「丹心奉聖明。」「如何是君視臣？」師云：「金闕顯諸倫。」「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元首明良，股肱昌茂。」乃云：「嘉平出隊陟山藍，霧釋雲開宇宙寬。聖瑞匪唯敷萬億，應身奚啻顯三千？明星十類迥超卓，道悟九幽徹本源。點綴華嚴淨土境，一圓一切普周圓。作麼生說個周圓邊事？」乃舉：「香嚴閑再參溈山，山問：『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乃聰明識解，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嚴竟不能荅，將從前所習遍覓無對，遂乞山說破，山曰：『我若說破，汝翌日罵我去。』嚴乃曰：『畫餅不能充饑。』遂奮志住菴。一日，刈茅、拋瓦、擊竹，忽然大悟，遙禮溈山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說破，焉有今日？』遂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舉似仰山，山曰：『須待某勘過。』問嚴曰：『聞汝有省，試道看。』嚴又頌曰：『昔年貧，未是貧，今朝貧，始是貧。昔日貧，有卓錐地，今朝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汝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又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曰：『且喜賢師弟會得祖師禪。』」師云：「者話雖是從上師資敲激、手足唱酬，未免遭人檢點。爭如即今映、悟二上座，一味本分清操，百般方便接待；有為弗棄，無為不遺；生成恩、覆蔭恩，一誠表荅，歸于明月清風；如來禪、祖師禪，信手拈來，指點蒼松翠竹。者段素履行藏，且道與睹星悟道、擊竹明心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黎貴之檀越就蕭公祠建預修道場，請上堂。「仲冬望旦晨，應請白衣閣，談吐渾詞鋒，動止露頭角。借座蕭公祠，廟容何卓約？諦思此公因，咸向惠施獲。正直復公平，慈仁與利樂，襲爵封侯王，應身證妙覺。人向此中修，各從個裏作，一生陪百生，一著高千著。那裏是倍增高超處？古德云：『十五日已前水漲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面前迥壁立，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日出後又作麼生？一陽丁來復，梅開雪嶺生香；七日見天

心，谷暖桂蘭燦秀。到這裏，泥牛含笑，石女謳歌，雖是恁麼人，始應恁麼候。候即不問，誰是其人？蕭君侯既彰前輒，黎善士今步後程，雖然聖凡杳隔，卻也借庇威靈。且神威作麼烜赫耶？」良久，云：「寶幢翩颻光昭漢，韶鐸鏗鎗應紫宸。」

上堂。舉：「古德云：『二月陽春仲，山花任自開。丈中風掃地，天上月臨臺。露柱黃昏笑，燈籠曉夜哀。若問他家信，庚方向月歪。』」師云：「治平則不然，二月旬初朔，心花叩我開。蘭芳香已播，桂秀喜新培。追先迎五福，裕後植三台。若問他家姓，繁英郁郁來。恁麼告報，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謂同，一溪楊柳一溪風；若謂別，千江有水千江月；也不別，也不同，泥鐘石磬齊敲拍，青牛白馬會心宗。」復卓拄杖：「瓶瀉酬庭柏，雲興指澗松。」

說戒，上堂。「雪山六載蒲萄露，少室九年殼漏攢，付與兒孫勤守護，一圓一切普週圓。攝善法戒，諸惡莫作；攝律儀戒，眾善奉行；饒益有情戒，普度一切眾生。諸惡莫作，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眾善奉行，升堂也，未入于室也；普度一切眾生，謾說翻觔斗，徒勞撲鏡痕。雖然暫借東皇令，喚轉春風暖上林，桃李芬芳爭艷麗，象龍蹴踏長威獰。即今一會，優波離、肉身祖、高沙彌，斑斑濟濟；佛陀耶、達磨耶、僧伽耶，楚楚彬彬。且道斬新越例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條分縷析匪驚眾，攫霧拏雲可萃倫。」

舉鑑堂上座秉拂，兼囑慶堂上座，上堂。「三十餘年泛釣舟，金鱗透網逐時收。而今破浪吞鉤也，正令堂堂露尾頭。尾即不問，如何是頭？鑑上座務須鉗錘毒辣，慶上座必欲手眼全周。全周一曲分明在，四海煙波任遨遊。」

白應聘居士裝地藏像成，請上堂。問：「今朝下元十五，堂中集眾打鼓，迎請陞座說法，石人跳出作舞。因甚石人作舞耶？」師云：「拄杖口似懸河，道個蘇嚕蘇嚕。」進云：「即今應聘檀越崇建紺殿、裝塑金容，未審有何利益？」師云：「拾金原是窖金人。」進云：「圓滿一句作麼生？」師云：「如是作，如是受。」師乃豎拄杖，云：「只者個，量難窮。小陽節屆，大德攸宗。三元朗朗，九五重重。匪特解厄慶誕，實乃利濟功隆。坤道允宜厚載，[乳-孚+牛]惠自爾舍弘。唯有衲僧意氣別，一條拄杖活如龍。隨操縱，任迎逢，凡聖從教立下風。脫卻帽，卸卻籠，隨緣放曠任西東。不立有，不立空，熨斗煎茶銚不同。」舉：「梁武帝問達磨初祖曰：『朕紹位已來，書經造像、建寺度僧，不可勝紀。且道有何功德？』祖曰：『實無功德。』帝曰：『以何無功德？』祖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師云：「如是功

德，不以世求。檢點將來，武帝恰似鬥寶賽富，盡情搬出家珍；初祖卻乃漆圓方竹杖，蒙卻紫茸氈，致令佛心天子分疏不下。今日設有問：『應聘居士圓滿功德，畢竟有何所示？』但向道：『如是作，如是受，如是莊嚴，如是成就。協應人天，洪荒宇宙。笊籬有漏，木杓無漏。如是如是，括囊無咎。』」以拄杖畫[〇@　]相，云：「寶輪金錫互旋元，山海綿綿恒庇佑。」

弟子性燦徒空(五　六)捐衣貲刊刻

老和尚語錄第一卷。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性(鉅　湛)等編

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

康熙丁卯佛成道日，闔郡文武官紳、四眾等請師復住治平禪寺，結制上堂。拈疏云：「應現妙圓身，錦繡任鋪陳，珠璣錯落處，維那誦分明。」宣畢，師顧座，喝一喝云：「要逼生蛇化活龍，剔起眉毛看惡發。」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光昭日月，焰覆乾坤，爇向爐中，奉祝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伏願紫極凝禧，日祝聖朝長有道；前星耀彩，同歸覺海永無疆。此瓣香，秉靈山之囑，顯妙應之威，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郡文武官宰、眾護法，伏願澤倍霖，股肱鹽梅，襄聖治功愈細柳，山河帶[礪-萬+勱]著徽猷。此瓣香，源同泗水，脈洽曹溪，爇向爐中，奉為闔郡檀那、本山耆宿，伏願永為法海津梁，恒作叢林山斗。此瓣香，分弗為兩，析不成三，爇向爐中，奉上高峰得戒和尚、薙髮二位尊師，伏願三聚嚴明，法法心傳清白；五株挺秀，時時針下頂門。此瓣香，生于無影之墟，產于不響之谷，向推不開、卸不下處承當，無安排、莫可說處啟口，茲則二番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靈山道脈六十三世上鐵下壁先師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慶衍寂光，二株嫩桂行行秀；淵長道脈，雙燦新篁個個鮮。」斂衣就座。白椎竟，問：「聖明統御，萬國咸寧，道合君臣，河清海晏。正恁麼時，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慣用靈蛇，勢赫赫萬層。」進云：「本郡文武官宰、紳衿護法請開選佛場，有何利益檀度？」師云：「活捉生馬，威昂昂千里。」進云：「恁麼則壽如山，福如海，瓜瓞綿綿，簪纓藹藹。」師云：「諦當更諦當。」問：「聚雲心印，臨濟綱宗。如何是臨濟第一句？」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如何是第二句？」師云：「七不成，八不就。」「如何是第三句？」師云：「茶斟三個棗。」進云：「恁麼不獨衲僧咸有慶，文經武緯盡恩榮。」師云：「且喜小出大遇。」問：「至道真乘，本無言說；應機接物，須賴激揚。至道真乘即不問，應機接物事如何？」師云：「曹溪有路人皆到。」進云：「嶺畔寒梅新發秀，山頭瑞雪門芳妍。未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信是誰人得得來。」進云：「恁麼從此治平揚法化，千邦萬國荷真風。」師云：「今日恰遇同參。」乃卓拄杖，云：「恁麼，恁麼，幾度頻臨江上望，寒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搖金線，且要應時來。試看釋迦老子，明星一點、奇哉三嘆，

譬說喻說、論教論宗，以至調跛驢、醫瞎馬，不過應個時節；又看歷代祖師，說什麼謹嚴、高古、細密、簡明、親切、轉身、異類，末後拈塵柄、說脫空，不過應個時節。秖如現前護法四眾等請山僧開爐選佛、結百念期，致令他盡地為限，又令披五條、七條、二十五條，一皈依、二皈依、三皈依，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且道是應時節？不應時節？」復卓一卓，云：「本是江湖一釣翁，自南自北自西東。」復舉：「波斯匿王問世尊：『聖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看他波斯匿王意欲連科及第，世尊即將名覆金甌。今日眾中若有問一義？二義？山僧但撫掌呵呵。何故聾？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結椎，下座。

聞一上座請上堂。問：「先哲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齊行。』秖如兩堂首座未下喝時，照用在甚麼處？」師云：「露聲風走葉，山色石留雲。」進云：「既喝之後，照用歷然，日午三更，何須點綴？」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恁麼賓主全收一句自道去也。」師云：「試道看。」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得便宜處失便宜。」乃舉：「洞山參雲門，門云：『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十棒。』明日，洞山復問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于言下有省，作禮起，乃曰：『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不蓄一粒米，不栽一莖菜，接待十方衲子，盡與伊抽釘拔楔，脫卻赤脂帽子，卸卻滑臭布衫，令他脫灑灑地作個慶快衲僧，好不俊哉！』門云：『汝身如椰子大，開如許大口。』」師云：「恁麼說話，恰似大虫戴紙帽，好笑又驚人，若不是治平約法三章，未免被他瞞頇一上。今日聞一禪人遠來辦供，山僧亦不問渠過所郵程，但道：『逢著家中人，便說家裏話，六月賣松風，恐其難定價。』既是價值未定，再示一偈以酬志誠：衝開桃浪展綸絲，燒尾無容淹別蘧，鱗翼養成隨奮勇，雷轟電掣應當時。」喝一喝。

傅晉美居士祈嗣，請上堂。問：「赤帝乘權，一片椒花現瑞；朱明司令，滿園桃實敷榮。睹物興慈即不問，應時及節事如何？」師云：「日永風和善慶優。」進云：「即今晉美檀越啟請和尚陞座，如何是箕裘有托一句？」師云：「桂子應時發，心花次第開。」進云：「恁麼則彩鳳駕祥雲飛出，石麟隨吉夢迎來。」師云：「快須領取問頭。」乃云：「夏日長，屆麥秋，雨暘若，萬象優，海印重

光徵兆瑞，山悠悠自水悠悠，三杯濁酒娛歲月，一炷心香注聖流。平息了，萬事周，一顆摩尼衣下收，既是衣珠在掌，不免主賓酬唱一上。昔有一官人參南堂和尚，咨決心要，堂使其好處提撕，適入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豁然自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師云：「者漢得之雖易，不無鼻孔心酸，爭似晉美居士無二乃性、恒一其心？但述一偈以酬來意：桂栽自是英華起，九九還能喜香波，目下有枝榮輔弼，玄仍臺上鴈行多。」

浴佛，解制，上堂。問：「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底一句？」師豎拄杖，云：「還見這個麼？」進云：「恁麼則丹鳳引雛朝帝闕，江魚帶子躍龍門。」師云：「八棒對十三。」問：「雲淡山增翠，風輕柳弄絲。雲月溪山即不問，濟上家風事若何？」師云：「忤逆聞雷不等閒。」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撲碎大光錢。」「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中間沒半邊。」「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榴火帶雪鮮。」「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閃電光中覓朕兆。」「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情殷事急卻難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眉稜角上露七竅。」進云：「玄要已蒙師指示，轉身脫體一句作麼生？」師云：「江畔何年月？江月照何人？」乃云：「九龍洗未盡，五分卻綢繆。一年澆一度，慇懃不記秋。奉祝乾矢橛，心香滿石樓。結束布袋口，飽參無所求。太平寰宇定，何用覓封侯？解開布袋口，趁起水牯牛。山中水草足，市上米鹽稠。米鹽稠，甚風流？碧池雙鴈舞，驚起睡魚遊。治平今日若欲就機打劫，未免累及當人。只饒劈筈奪窩，甚是難為作者。畢竟如何是護末慎初、全始全終一句？」良久，以拄杖畫  相云：「來朝更有新條例，七珍八寶一齊收。」

上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濕紙裹狻猊，單絲控麟角，溈山牛一頭，楊岐驢三腳，潘閬倒騎歸，顛殺黃潘綽。一錯、二錯、三錯、四錯，還有不錯者麼？」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曰：『汝日用事作麼生？』士云：『若論日用事，卻沒起口處。』乃呈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茲晨乃江南善信啟請山僧演說般若，領最上乘，因甚一味打他葛藤？不見道，借婆帔子拜婆年，火裏蓮開朵朵鮮，燕語鶯啼渾不顧，倒騎鶴舞膩吒天。」復喝一喝，云：「停機佇思，釘錠膠黏。」

上堂。「春雨連霄澤有餘，清明已過衫絺綌，到來不用潛頭角，堂堂必表而出之。且道有何所表？」舉：「龐居士云：『難，難，十

石油麻樹上攤。』穿釘靴，拄拐棍。龐婆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脫卻籠頭卸卻駝。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倦來睡。』簷前鐵馬信風敲，室內塵埃倩誰掃？檢點將來，龐老一家大似同行不同步、同志不同巧，爭似淨井一會善信，各各信念恒嘉，歲歲檀施不少。所謂昔曾播此菩提果，今復慇懃伸禮覲，索鹽奉馬妙機先，山海悠悠時衍慶。」喝一喝，云：「吼遍吼，等遍吼；震遍震，等遍震。」

千日鐘會圓滿，上堂。問：「東風解凍，春色鼓上林之機；率土流輝，天官賜悠寧之福。如何是慶賀上元句？」師云：「悃忱通帝座，香煙滿石樓。」進云：「選佛場開，幽明兩利，于中透頂透底，東湧西沒，且道是甚麼人？」師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進云：「如是則天上獨尊去也。」師云：「恁麼中卻不恁麼。」問：「鴻鈞聿轉，蘭箭舒香，景物維新即不問，當機覿面事如何？」師云：「榕樹增新藹，翠竹拂晴雲。」進云：「銀花發焰，滿月照臨，混融其間，有何分別？」師云：「紫宸以降，帝星賁臨。」進云：「金聲遠徹，玉振遐聞，幽顯咸沾，獲大利樂。圓滿後又作麼生？」師云：「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乃云：「專持一藏真詮，生受三年木鐸，六道四生釋漏纏，三賢十聖卸籠絡，任他遲駑馳駘，休話俊鷹俊鶻，明鏡撲翻理事融，翛然驀直長安過。過不過，牛過窗櫺，蟻旋空磨。夫如是，則知過去貴賤存亡、真俗男女、有情無情、人非人等決定成佛，未來貴賤存亡、真俗男女、有情無情、人非人等決定成佛，現在貴賤存亡、真俗男女、有情無情、人非人等決定成佛。既爾各各成佛，在在滿圓，即今闔會諸仁者轉功就位、透體逍遙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無不住兮無所住，四方八面總金剛。」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廿八日，師受闔郡文武、紳衿、護法、諸山耆德、四眾等公請，住萬聚山方廣禪寺。入院，三門。「登斯方廣門庭，具斯威德自在，等閒撥動機關，永獲旋元三昧。那裏是旋元處？」入門云：「日月照臨，乾坤覆載。」

接引天王殿。「拈舉捧垂，是一是二？雨順風調，不三不四。大家會聚一堂，都盧談甚妙義？是何義？百般神用總昭彰，一曲無生親的歷。」

韋馱。「三洲感應，百劫修營，六六數足，九九功成，都向個裏應用，從教護法安僧。」良久，叩齒云：「唵嚂[口*臨]，唵部[口*臨]。」

佛殿。「丈六身，一莖草；一莖草，丈六身。乾屎橛，麻三斤；琉璃盞，破沙盆。將來縛作一束，重教法令斬新。畢竟如何斬新？」展具，云：「慶喜剎竿再扶起，飲光色笑益轉忻。」

祖師。「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分燈續焰，遞代開山，都向此中煆煉，更教莫受人瞞。作麼得不瞞去？謾云珠在淵而輝自媚，須令冰寒于水青出藍。」

方丈。「丈短尺長，矩圓規方，拈弄自在，縱奪靡常。聖凡魔外潛伏，悲智願行揮彰。若何彰？」良久，云：「然諾千金，佇思百棒。」

即于是日請上堂。拈香畢，問：「座上燭影輝煌，爐內檀煙縹緲，東明勝境即不問，佛日三關請師宣。」師云：「大坐當軒八萬門。」進云：「石磽溪煙波洶湧，峻急流白浪翻空，學者欲登彼岸，從何處過得？」師云：「漁人泛遠浦，燕子舞新巢。」進云：「方廣山奇峰絕頂，峭壁巖險峻崎嶇，鳥道不通，學人從甚麼處進步？」師云：「踏穿波底月，擢破水中天。」進云：「幽僻山房，夜明簾煙霞靄靄，鐵門閫紫霧重重，縱千手眼，覷亦無門，參玄道者從何處相見？」師云：「一聲款乃曲，漁父起滄浪。」進云：「三關今已蒙師指，四眾雲臻事若何？」師云：「鐵船現瑞，寶鼎呈祥。」進云：「古人道：『夫說法者，須應時及節。』如何是應時及節處？」師云：「千人共睹，萬姓同瞻。」進云：「恁麼則緇素咸承般若力，佛日堂前顯祖風。」師云：「掀翻舊案，整理新條。」乃云：「建法幢，立宗旨，黏帶齒牙，拖拽泥水；翻舊案，整新條，佛祖歡騰，人天忻喜。作麼生是人天忻喜處？良因此院傳燈失緒，萬事灰頹；適當剝而云復，否極泰來。今一旦而感郡侯大護法起再造之深仁，闔郡紳衿檀越興惻憾之厚德，諸山耆舊懷不忍之盛心，啟請山僧兼主斯院，演最上乘，山僧只得順水行船、隨波鼓棹，塗胭抹粉一上，任般酬酢。且道：是翻舊案、整新條耶？是建法幢、立宗旨耶？是酬檀信、表護念耶？」良久，卓拄杖，云：「皇風廣沛輝朝野，佛日重輪耀祖燈。」

慶堂上座為嚴師入塔，請上堂。問：「威音劫外，父母未生，這點靈光，從何處發？」師云：「風雨逐時節。」進云：「既生已後，大限若窮，又向何處去？」師云：「日月應昇恒。」進云：「建法筵，設勝會，報師恩，表檀信，圓滿後又作麼生？」師云：「蓮開九品，桂蔭雙株。」乃云：「策杖崔嵬興趣賒，穿雲透霧澤交加，圓因圓果理全備，覺己覺他事靡涯。報德應須弘法利，酬恩尤意燦心花，我來徵驗主中主，始信風流足富家。阿那個是風流足富邊事？」舉：「曹山問紙衣道者：『如何是紙衣？』者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應諾諾，便爾趨寂。山遂撫之曰：『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者開目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者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諸仁者！倘于這裏親證一回，

匪特恒心耆舊脫體逍遙，慶堂上座全身擔荷，致令過去底秘密圓覺、證入圓覺，現在底具足圓覺、住持圓覺，未來底荷擔圓覺、守護圓覺，即今一會，乃真乃俗，若存若亡，情與無情，人非人等，莫不具斯圓覺之體，發斯圓覺之用。雖然，設有個不屬圓覺、不屬過去、不屬現在、不屬未來，作麼與伊打當？」豎拄杖云：「揮如意，墜天花，撫箜篌，飛雪霰，一輪燦爛影婆娑，婆舌婆心巧方便。」卓一卓。

倚天山千江化士募眾裝普賢聖像成，請上堂。豎拄杖，云：「鼎搆名山勝境，钁鋤獨斧務要鋒鋩；開鑿人天正眼，智劍慧刀必須猛利。紅爐經鍛煉，鈍鐵頑銅悉爾銷爍；裁成歸巧手，布漆沙泥咸放光明。所以古人云：『我以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回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恁般說話，須是順硃填墨，山僧今日卻與抹粉塗胭：『我以普賢殊勝行』，在菴斯案創伊始，千江厥果功甫備；『無邊勝福皆回向』，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麟毛，普現色身三昧；『普願沉溺諸眾生』，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拾金原是窖金人；『速往無量光佛剎』，應以宰官、將軍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居士、婦女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況值天官錫福，適當火樹爍煌，在在莊嚴毘盧性海，頭頭共證普賢勝行，因甚又道善財童子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而猶不知普賢一毛孔中事？試問：即今在會諸仁者，還知普賢毛孔中事也麼？」良久，云：「剎那閱歷億千劫，彈指圓成八萬門。」

送慶忠老人舍利下江南，辭院，上堂：「三十餘年前住此，腦門著地，三十餘年後去此，腳板朝天。腦門著地，竹木土石盡發光明；腳板朝天，山水煙雲悉增耀麗。所以道：去是住之因，住是去之果，去住果因周，萬物備于我。備于我，卒未休，去住返觀我，縱橫得自由。作麼生說個去住自由底道理？昔釋迦如來雙樹煙飛之後，收取舍利八斛四斗，後為鐵輪天子役諸鬼神造成八萬四千寶塔，遂問耶舍尊者安置之方，尊者乃豎五指，放八萬四千光，隨光盡處各安一座，我震旦國中只落九所。吾師舍利不減其數，幸值金輪現瑞、象寶呈祥，不欲震威乃服，遣使歸降，直令望風順化。夫如是，匪特草木沙礫咸獲禎嘉，則河山界海在在遍滿。雖然，且道響應在甚麼處？」良久，云：「修篁萬個沖霄斗，嫩桂千株蔭滿庭，鳳閣龍樓頻指顧，皇圖佛日永昭熒。」

普陀法雨和尚齎敕黃到寺，改治平為振宗，名祖塔為妙光，謝恩上堂。拈香畢，僧問：「皇風浩蕩，四海謳歌。今幸普陀和尚光輝祖室，奏請御額，和尚如何報稱？」師云：「波斯鼻孔吼如雷。」進云：「聚雲門庭，四代丕興。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云：「龍

庭俯坐展宸恩。」進云：「中下人來時如何？」師云：「探花仍作探花郎。」進云：「猶有一人呵呵大笑，和尚作麼生接？」師震威一喝，進云：「恁麼則天上天下稱尊去也。」師云：「遙祝萬壽以無疆。」乃拈敕黃云：「天書頒自九重城，敕下咸令六合清。二諦嵩呼輝梵苑，三生應感沐鴻恩。金輪鞏固重輪美，玉葉榮敷奕葉芬。法雨頻滋無限意，須彌壽量衍昇恒。茲乃法雨和尚一段輝煌祖室、惇誠報本榮親之至誼，致令法院獲振宗之美，睾堵顯妙光之譽，報慈有添籌之懿。即今敕黃遠降，光賁山林，闔郡文武、宰官、紳衿、四眾雲集振宗，(臣)僧幻敏畢竟謝恩讚祝一句又作麼生道？」安敕黃云：「祖佛忻騰蘭桂永，地交天泰海山銘。」

豐之周居士啟法名，請上堂。問荅畢，乃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兔角杖，龜毛拂，運用施為無不足，無足足處快承當，壽者壽兮福者福。云何為壽？甚麼作福？」喝一喝，云：「豐之性任聖賢心，曇蔭芬芳馨永馥。」

佛誕，眾姓供燈啟名，請上堂。豎拄杖，云：「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斯乃證道邊事，即今降生又作麼生？不計程途，寧列功課？比玉之無瑕，若金之試火，梅雨灑群靈，曇花飄寶座，事事靡由他，頭頭唯在我。一我、二我、萬億我，恒河沙數莫能窮，微塵剎土咸安妥。」舉乾峰上堂公案，師云：「古人雖是機扣乘時，怎如振宗權實雙具？啟名底樂利亨嘉，誘引底壽祿齊備，若文、若武，真諦、俗諦，個個歡欣，行行溥濟。」喝一喝，云：「各各長明智慧燈，人人永證菩提記。」

小參

審戒，小參。舉：「古德云：『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雲光增罪業，維摩大士為指陳，猶如赫日消冰雪。』」師云：「古人恁麼道，雖是截長補短，然而捨重從輕。治平今日又且如何？有過須應改，無功勿妄陳，功過兩不立，衣缽自繩繩。恁麼批判，與古人相去多少？」喝一喝，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

乾一禪人對靈小參。「幼而離塵，壯則參師，得失無關，智行頗齊，性直言直，終始如之，此是禪人生平踐履處。來不占天，去不占地，三昧水中，一場遊戲，此是禪人臨行撇脫偈。且道不終不始、無來無去一句又作麼生？」畫〇相云：「此夜一輪隱，清光何處無。」

微明上座對靈小參。「祖室維新，至願未已，遽爾云歸，似憂似喜。作麼憂？法門涼薄孰與儔？作麼喜？樂邦勝友尋芳侶。芳侶相

逢話轉長，一曲無生樂未央。」喝一喝，云：「蓮胎切忌頻耽著，還期點雪貴當陽。」
桂輪和尚應九，小參。「昔九峰乾為石霜和尚侍者，霜入滅，眾舉首座以繼住持，峰云：『待驗過方可。』乃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未審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不肯，座云：『裝香來，香煙起處某坐脫不得，則不會先師意。』裝香來，首座遽爾坐脫。峰乃撫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師云：「九峰雖是逼生蛇化活龍，致令首座連棗囫圇吞，怎似我桂輪和尚執侍聚雲老師翁，又侍慶忠先老人，可謂高起前哲，獨步先賢，一念萬年，恒久不變。茲乃首九之期，治平到來無以為念，且道畢竟親承入室一句又作麼生？」良久，畫〇相，云：「流水不翻金碧浪，一輪孤朗海中棲。」
石砫宣慰沈太夫人仙遊，司君馬公請對靈小參。拈拂子畫〇相，云：「還見麼？治平月，南濱水，兩兩相將，互映終始。作麼生說個終始互映底道理？如我司君大護法慈母沈太夫人，具大福德，發大信心，皈依三寶，敬重大乘，數十年來，一毫無間，于我法門可謂世叨弘護，歷荷檀施。倏聞一旦仙遊，是以山僧踏雪登山、拖泥帶水，特特到來，畢竟有何叮囑？昔日七賢女遊逝多林，一女曰：『屍在者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欲留供養，諸姊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悉皆供給；若三般物，我實無有。』諸姊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者個公案至今誠為不了，山僧特為表出：無根樹蔭無憂瑞，無陰陽地最堅牢；不響山谷無虛應，始信圓通顯現。饒恁麼告報，且道太夫人一靈真性，與諸賢姊脫體逍遙，穩步蓮階去也無？」良久，復畫  。
劉將軍對靈，小參。「補天浴日勳愈著，福國裕民澤倍殷，自是龍圖親帶礪，森森蘭桂享芳榮。此是我劉公大將軍生平血力、精忠冠世處，且道即今一靈真性又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撫棺三下，云：「謾戀蓮胎親八德，早承佛記悟三生。」
審戒，小參。舉：「古德云：『心地無貪自性戒，心地無嗔自性定，心地無痴自性慧，不增不減白金剛，身去身來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若會應處本無情，始得名為觀自在。』」師云：「這話只解順水推船，未識逆風把柁。不見三祖啟二祖曰：『弟子身患諸苦，乞師懺

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于斯領略，更有甚麼輕垢難遮？倘或遲疑，再示一偈：罪福俱空空亦空，無心繩子繫虛空；凍嶺梅英香噴鼻，從教雪火一爐紅。」

太皇太后哀詔至，設供，小參。「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露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那裏是不覆藏處？所謂聖量如空不可思議，聖德如空不可思議，聖智如空不可思議，聖慧如空不可思議，聖胄 如空不可思議，聖徹如空不可思議，聖慈如空不可思議，聖澤如空不可思議。既叨荷如斯不可思議覆幬之德，即今太皇太后哀詔遍聞，(臣)僧雖屬方衣，畢竟以何報荅？」良久，爇香爐中，云：「慈靈乘願歸安養，蘭桂永馨蔭索訶。」

白雲菴在旦耆宿對靈小參。「憶昔南濱初遘時，溫風和氣已深知，別來青黃猶未紀，烽煙火燧幾奔馳。惟有素履常不變，古道古心恒自持，因思本源歸故里，如幻幢幡在處起。剎竿相望仰興隆，振起本地舊家風，誰知一旦西風急，摧殘木葉歸根息。歸根得旨復何言，嚴華法界總現前，來我治平酬夙願，樓閣門開是幾年？既爾，華藏莊嚴、樓閣門開，且道善財童子與白雲比丘，共履一百一十遊城，參禮五十三員知識，今日畢竟以何為驗？」良久，云：「在在圓成華藏海，頭頭頓證毘盧印。」

覺菴上座披剃，小參。「丈夫氣慨，決烈堅剛，一塵不挂，直下承當。且道承當後又作麼生？」良久，云：「自度度人度一切，還期界海作津梁。」

應真法兄和尚對真小參。「祖室維新悲願周，餐風沐雨建徽猷，到頭雲月清光靄，結角松蘿素影浮。古觀峰高潛白鷺，珍珠簾捲臥泥牛，我來欲問抽身句，雨灑山花淚點頭。恁麼告報，是表法誼耶？全鄉曲耶？」良久，云：「分燈續焰勿忘囑，雲根枳水一毫收。」

審戒，小參。「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忘，罪福如幻起亦滅。此是先佛為汝等示出百尺竿頭，山僧今為汝等更進一步：『假借四大以為身』，離婆離婆帝；『心本無生因境有』，求訶求訶諦；『前境若無心亦忘』，陀囉尼諦　尼訶囉諦；『罪福如幻起亦滅』，毘尼揭諦　真寧乾諦　娑訶。雖然，進步竿頭，山僧再為汝等洗雪一上。」乃舉：「僧問長沙岑和尚：『如何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去？』岑曰：『如何轉自己成山河大地去？』僧曰：『不會。』岑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岑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汝等于斯領略，有何罪福犯持？其或未然，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含波禪人為大川和尚畢九設供，請小參。「地、水、火、風，均名四大，機思稍遲，未免滯挂。若一念不疑，地不能礙；若一念不愛，水不能溺；若一念不瞋，火不能燒；若一念不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不立者般說話，可謂稱水和泥。治平今日更須泥裏洗土。何也？大川和尚于無方一時四大分解，師資遠隔，含波禪人特到治平，欲詣報惠酬恩，遽爾四大乖和，弗獲從心，值茲畢九之期，恭就祖堂，耑設清供，禮請山僧代為表荅。且道：師資會聚，祖孫一堂，畢竟有何話會？」良久，云：「依離聚散了無關，親炙遙陳總一般，悲願勿忘勤祖室，烈焰爐中涌雪團。」

輔爵昆玉薦嚴，請小參。「化人詰陽燄，谷響荅潮淙，一切法如幻，罪福本來空。既是罪福皆空、諸法如幻，且道孝士周輔爵昆玉這段報本哀悃何所表荅？山僧代為以空拶空、以幻立幻去也。那裏是以空拶空鄄？居官一品未為榮，食粟萬鐘奚足富？去住亨貞功德齊，丈夫意氣迥超卓。那裏是以幻立幻？森森蘭桂滿庭芳，斑斑玉筍沿階聚，哭送斜陽欲恨誰？男兒各具沖天志。者些且置，試問諸人：即今鳳宇居士音容儼在，且道一靈真性在甚麼處？諸人若于者個關頭諦當分明，匪特先靈有據、孝悃得伸，目前在會諸人乃宗乃祖、若冤若親一時普薦。作麼普薦鄄？」良久，云：「石人含笑覓知音，木馬遊程不記春，遺澤孝慈津濟遠，應時納祐蟄雷轟。」喝一喝。

文學佑臣薦嚴，請小參。師豎拄杖，云：「大道在目前，水是水，山是山；玄機超物外，佛非佛，凡非凡。恁麼薦得，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天然，去住迴離回互，生死了不相關，任爾奴呼十聖，從教婢喚三賢；其或未然，山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乃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和尚：『弟子家中有片石，或時坐、或時臥，欲鐫作佛，得否？』泉曰：『得。』大夫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雲巖晟拈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价曰：『不坐即佛，坐即非佛。』天童覺曰：『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雖是洞山父子始得，且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鍼錐不入。』」師云：「洞山父子轉功就位，致令天童路見不平，只得南泉針錐不入。即今文學范佑臣父子轉位就功，山僧未免敷演伽陀，重宣斯義，追感先靈意志慇，思酬罔極啟無生，月中丹桂和雲拔，火裏青蓮帶露擎，七日喜聯七夕巧，九品協應九階瑩，泥牛木馬咸歌唱，遺澤餘光蔭滿庭。雖然如是，且道不涉功位一句又作麼生？」良久，卓拄杖，云：「唵摩尼莎婆吒度嚕伽多嚀。」

宣慰司君馬公對靈小參。「六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心印一印印定，我公大護法即以如幻三昧兩諦親承、赤肩擔荷，是以六十年來用斯

三昧，忠君孝親存篤敬，逃禪味道適慇懃；用斯三昧，操觚染翰珠璣落，酌酒敲詩星斗零；用斯三昧，蔭子榮孫芳世澤，老安少敬樂亨貞；用斯三昧，楂梨蘭桂斑斑美，河帶山銘在在新。者是我公如幻履踐，目今六十年後治平越歷關山特特到此，畢竟如何以表來意？」良久，云：「法源世誼兩相關，帶水拖泥詎等閒？海印金章頻煥發，嘉聲千古播人寰。」

止水禪人小參。「畢一生行苦功勤，值終身方袍圓頂，胡期一旦遽亡羊？真俗惶惶心未泯。山僧今為爾攸分，慎勿抱鏡而狂騁，謂爾為擲錫騰空，不見鐸聲振醒；謂爾為入石穿山，遍覓茫無隱疹。幽邃寒霜謾棲其，荒林埜吹須猛省，生死罪福等空花，去住因緣如電影，止歸方寸戒珠圓，水淨寒潭孤月炯。既是珠現月明，今日山僧更有甚麼叮囑？」畫[〇@水]相，云：「相空空相兩忘緣，纖塵涓滴歸予艇。」復作撐篙勢，云：「渡來，渡來。」審戒，小參。「假有原非有，真空本不空，空假齊坐斷，雪火一爐紅。紅爐雪點快乘機，正是梅香噴鼻時，噴鼻梅花香九九，應時及節頗相宜。作麼生是應時及節鄭？昔僧參一尊宿，纔展臥具，宿云：『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彰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卻即得苦死，覓個臘月扇子作麼？』宿作打勢，僧把住拄杖，云：『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宿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苦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拈出南北東西。』宿便打。」師云：「即今看來，這棒未嘗有著落，這話未曾有折角，文彩未彰時已自帶齒黏牙，棒喝未施處早已傷鋒犯鍔，爭似治平今日輕重遮難潛消，大小根塵殞穫，一味哆哆唎唎，百般灑灑脫脫，為甚麼迥卓犖？」喝一喝，云：「彩鳳五色毛，祥麟一隻角。」

文學李克俊昆玉薦嚴，請小參。豎拄杖，云：「這個本無來去，生死了不相關，鴈過長空掉影，月沉寒水輝淵。所以道：一圓一切圓，不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鏡重研？作麼生說個一圓一切圓、一覺一切覺底道理？」乃舉：「樞密師川徐公侍父龍圖謁法昌靈源和尚，論道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後法昌和尚于談笑間坐脫，公異之，始篤信。及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乃請靈源和尚就孝址說法。源陞座，問荅畢，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移，尋常著在甚麼處？即今捨識之後，這萬卷書又向甚麼處著？』公于座下灑然自得，遂曰：『吾無恨矣。』源下座，問曰：『學士見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滯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乃大笑。這個公案恰恰符同。何也？相輔檀越在日，每常對山僧云：『持誦般若，文學昆玉亦未嘗知。』今請對靈址演說般若，山僧不必問其心持萬卷、德積千鍾，一味惟斯阿伽

陀，十二時中安樂禁，匪特文學昆玉灑然自得、哀恨殞銷，頓令過去椿嚴逍遙極樂、現存萱慈亨吉庭幃，益俾即今一會諸人若存若歿莫不交光相錯、撒手舒徐，為甚這般靈應？」擊拄杖，云：「木人抱板雲中拍，石女將笙劫外吹，德器敷盈于海印，芳英懿美遍寰區。」

奇秀孫居士請為母王道人對靈小參。「見聞如幻瞖，三界若空華。聞復瞖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空裏。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高聲喚云：「王道人！汝還知非夢非幻、即假即真、無去無來、不變不更底道理麼？」良久，畫〇云：「事佛精勤數十秋，純清絕點果因周。一輪寶鑑旋元發，桂馥蘭芳蔭百秋。」

愚若賢座除薦二親請小參。「萬里離師為報親，冀酬罔極啟能仁，蓼莪慚誦哀衷切，貝葉弘敷法利殷。昨夜明星光皎潔，今朝紫臂影飛騰，應時協節無差互，洵是因真果亦深。山僧既應其請，今值佛成道之晨，作麼生說個因真果實底道理？昔大孝釋迦如來初生七日，其母摩耶夫人便生忉利，迨後睹星悟道，乃上昇忉利天宮為母說法，以助往生卓越之因。又慈明和尚幼歲披緇，一日持銀盤為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以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參方，竟為一代大宗匠，蓋慈母警發也。用是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正不在父母之賢否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固願力為大法王，安有佛母之名流傳于他方此土哉？茲者愚若賢座不上忉利就園廬以資薦雙親，不持銀盤效營盆飯眾而超度考妣，恁般行履，且道與大孝能仁、慈明老漢個中還有優劣也無？」以拂子畫〇云：「親疏普利安蓮土，真俗同盟振祖猷。」

示眾

示眾。舉：「雪竇和尚偈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字無人識。』佛鑑和尚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不必重拈出。』高峰和尚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字無平仄。』山僧今示一偈：人從東廁來，卻往西廚去，拾個乾矢橛，爛嚼甜如蜜。試問：汝等還知嗞味麼？如或未知，次第出斑領取。」

考功，示眾。「古德道：『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鏟意，意鏟句，烈士發乎狂矢。』秖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騁玄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屬繁詞；摩竭掩室，已揚家醜。自餘從上老古錐，尤向孤峰頂上挐雲吐霧，翫弄神機，腳跟下

各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麼處？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閒。古德既如斯道，山僧又恁麼舉，且道：是激揚先德？是鼓厲後昆？」良久，喝一喝，云：「菩薩蠻，行香子，雙雙隊隊釣錦鯉。」

示眾。「昨宵香罷驗禪人，蟬噪哇鳴驚眾群，為甚春初行秋令？六月炎炎火煉冰。又道：踏著秤錘原是鐵，是鐵是銅迥未分，哆哆啷啷剛一會，掉背踏翻明月村。倦來擬把雙眸合，雷雨交參應候臨，鐘鼓頻敲方暫止，板首壁爆三四聲。為是聲來耳邊過？為是耳向聲中尋？莫是顯唱濟宗旨？賓看主來主看賓。縱奪料揀潛施設，照用棒喝暗相陳，如斯一一親領略，可謂體佛向上人。荊棘林中撒手過，夜明簾外縱步行，山僧今特為舉示，從教冤債自分明。」

考功示眾。舉：「興化為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者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作饌飯一堂。』次日，克賓自白槌門：『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作饌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和尚曰：『然則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爭奈興化令行大嚴？若不是克賓，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大慧老祖曰：『雲居恁麼批判，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則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須是翻轉面皮始得。』」師云：「然則興化師資法令如斯行，諸老又恁麼斷，山僧今又如斯舉，汝等還是覿面承當底是？翻轉面皮底是？是又是個甚麼？」良久，擊禪床，云：「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示眾。舉：「古德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大慧祖云：『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何所事？新羅日午打三更。』」師云：「治平亦有一偈：他人住處勿貪程，他人行處莫躲跟，分得分明太忒殺，分明分得忒煞人。恁麼告報，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喝一喝，云：「綠竹叢中棲彩鳳，桃花浪裏躍金鱗。」

鑄鐘，示眾。「二儀作鼎爐，兩輪為冶煉，橐兮籥兮扇鼓風雷，安那般那恬息智焰，一切堅礙倩爾銷融，萬種昏蒙賴伊爍煥，九疇八卦由此發生，五音六律憑斯應現，上窮阿膩巔頂，下徹波吒底岸，動湧激，震吼遍，妙應觀音巧方便。且道根塵不偶、觀聽旋元一句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云：「洪聲朗徹三千界，大器包含八萬門。」

示眾。「古德云：『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個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山僧則不然。穴從何生？骨向甚出？那塊屬土？若個是物？葫蘆架懸，趙州壁突，頓斷

輪迴，撲翻魔佛。恁麼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三九五十三，六八四千六。」

示眾。「拈花微笑，千載繫驢橛；斷臂安心，萬代葛藤窩。自餘甚麼爛冬瓜、破沙盆，到底洗雪不淨；又復搬出七斤衫、一口劍，至今擒縱難舒。其間機分萬狀、派列五宗，總是陳年滯貨求售莫由，惹起一夥賽寶鬥富底鬨鬧無休、摩娑靡罄。用溈仰，五百星辰一齊下，從教如象又如馬。騁臨濟，闇淡灘頭拴赤鯉，迷魂陣上閃紅旗。顯雲門，東海巨鰲眉濺血，南山焦尾舌抽魂。法曹洞，烏雞嚙雪火星飛，玉兔吞煤石蟹舞。展法眼，大地山河絕點塵，清風皓月無收管。看來真個是趨炎赴熱人皆厭，事到頭來不自由。山僧今為一筆勾下，免教辜負海漚。」

送慶忠老人舍利下兩浙，辭院，示眾。「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木雞啼，華鯨吼，雖則公案現成，卻落些兒窠臼。那裏是落窠臼處？香林四十年始得打成一片，死守聊城；南泉牧牛數十春秋，鞭繩忒短；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唐喪目前。古人這些行腳，故是擷斤播兩，未免頭露尾藏。爭如山僧住茲將四十載，一味痴痴訥訥，百般濟濟牄牄，木頭竹屑沿壁塗紅抹白，泥團土塊滿座金碧輝煌，任他許多紛鬧，于己毫沒囊藏。昔年曾染小恙，偶拈一偈略張。」乃曰：「一番白布單，蓋將四十年，今日擔破了，免罰饡飯錢。語雖戲句，情有感傷，不感世路之失倫失緒，惟冀祖席之毋弛毋荒。恒將塔傍規石，日砥日礪；每臨磬銘鐘誡，時體時詳。趨向母焚檀糶炭，裁成忌衣轉為裳。操修靡效客作，出處休類牙行。佛祖門庭莫混濫，先人面目謾改常。因果倘不顧忌，憲網定是昭彰。不忍言射影含沙刺疾，難堪見火床肉地堅長。初祖遇毒明矣，思師立誓誠良。以茲看來，然則作斯堂者，必有損益；住斯院者，詎免否臧？當法琴瑟琵琶頭角，毋懷魑魅魍魎肝腸。尤冀具一肩擔荷，慎毋示兩袒革囊。現鳳毛麟趾貞兆，泯獅蟲驢腳行藏。斷文殊劍，以破高堅前後之公案；折普賢杖，用驅雞啼鯨吼啾喤。四恩賴以普報，三寶於是輝揚。不解腳跟掉轉，定遭爐炭鑊湯。試問諸仁者：爐炭鑊湯裏還有安身處也無？」良久，云：「欸乃一聲奪賽彩，郵程萬里獲徵祥。」

鑄鐘垂誡示眾。「新供燈田，業非一主，邊界交參，務須照契鐫鑄，確為遠久定規。雖曰供佛濟眾之恒產，乃屬十方龍天之常住，抑先人道德感招之所致耳。凡住斯院、執斯事者，毋以一絲一粟妄授私侵，毋以針芥毫毛徇情予奪，毋耽異味另爨私煎，毋隱眾園什物顧舊滋親，自招片紙疋絹之酬、截舌耕犁之報。凡辦斯庄、直斯歲者，毋以石斗升合曲情瞞昧，毋以塊石簣土潛為易移，毋以寸田尺地陰相侵凌，毋以園林竹樹不語伐斫，致遭豬首驢腳之形、毛癩

壓油之殃。凡護此院、悉斯檀者，毋嗜酒葷貨殖互為恣牽，毋取苞苴逢迎交相狎近，不持空杯有犯，自爾飭誡無違，必感五桂三錫之禎祥、編竹還帶之響應。夫如是，則僧眾遵佛制祖規，竭力精修以報荅四恩；檀信秉靈山之遺囑，慇勤崇信而護助三寶。常為祝　國保境之福田，永作明心見性之淨土。倘或故違，伽藍昭鑑。」

方廣禪院示眾。「萬聚山般般具足，方廣院法法圓成，都來恒布福慧田，自是永歸華藏海。意其運轉隨機，必也舒陳有據，示一境而諸緣合輒，立一法以萬彙協符。智行雙彰，長子少男落節；權實並顯，屠兒龍女失威。大人境界互圓通，末代招提宜規畫，雖住山拄杖不假莊嚴，然建化門庭尤貴施設。理無二致，事有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諦觀斯院，先賢上達，後裔下馳，良由岐路亡羊，頓令宗綱失緒。聞戒多持戒少之嚴警，覽者自當心寒；承恩易報恩難之佳訓，聆之益令身慄。憶其為棟為梁，必焉可法可則。昔也應朝聘，錫紫衣，辭帝闕，樂山居，遂受施姓布金之請，開茲石窩方廣之場。三關險峻，驗盡四海英靈；一眾傾誠，換回博地風月。兩州郡宰肅皈依，十方善信虔拱伏，可云盛矣！迨後襲僧首，冠諸山，城衙山舍任安居，紳士名人咸衛護，亦謂優歟！詎知獅絃艱續，水乳易參，兼值劫火燔燎，僧眾零落，遂致常住頹圮之若斯，尤幸剝而云復。感八十有六老僧之勤懇，耑祈郡侯再造之弘仁，是以闔郡紳衿檀越以見憐，諸山耆艾禪德懷不忍，爰興繼絕舉廢之詞、惻隱撫恤之勸，諄延山埜兩院兼主一肩擔荷。第深思熟揣，德涼才淺，難堪是責，總以不忍之心輿議難卻，只得勉應其誠，螳臂于斯。矧其間漏弊日久，弗辭口業叮嚀，俾整先賢之懿範，聿開人天之正眼，令佛制祖規以不磨，檀護僧行而不濫，端肅儀型，彰陳條例。不許另爨私食，取截舌報；不許種植五辛，穢污伽藍；不許茹葷飲酒，墜墮沸屎；不許蓄養孳牲，販賣經營；不許私赴念誦，常住不勤；不許竹木風水，斫伐徇情；不許針芥絲粟，顧舊滋親；不許僧俗串結，苞苴妄行；不許常住邊界，寸土私侵；非吊慰應請學行散眾，不許獨過俗門；非歲臘節會老幼婦女，不許擅入叢林。已上略述數款，務須一一遵行。依之者，緇素蘭芳桂秀；違之者，稚耄活陷生沉。因果毫忽不爽，報應時刻有徵，體斯真操實履，確為後學準繩，四恩由斯普報，三有賴是資薰。更有末後一句，慇慇拭望諸人，那裏是慇望處？六度誓勤光佛日，四洪願切衍心燈。」

茶話

小除茶話。「古德云：『五蘊山頭有一片放光石，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從耳門放光，採聽一切音響；從鼻門放光，通聞一切

香臭；從口門放光，出納一切語言。祇是被無名、執著二種籠絡，雖在光天化日之下，猶然黑暗不自覺知。倘有智者善將此石鐫作一尊古佛，不但觀音、勢至、文殊、普賢齊來唱和，即過去莊嚴劫、現在仁賢劫、未來星宿劫，三世諸佛同聲讚揚。汝等若於行時無無明、無執著，便鐫一尊行佛；于住時無無明、無執著，便鐫一尊住佛；于坐時無無明、無執著，便鐫一尊坐佛；于臥時無無明、無執著，便鐫一尊臥佛。于斯薦得分明，乃至一切折旋俯仰悉皆放光動地。其或未然，只待汝等洗面摸著鼻孔、喫飯咂著舌頭、經行撞著露柱、飲茶盪著口唇。』呸！原來這個就是說話之頭。方知古德亦非誑語，山僧不是口業。始信道：大盡必然三十日，小除原是廿四期。送舊迎新何所事？一聲爆竹應時機。」喝一喝。

檀信請茶話。舉：「長髭曠禪師，有僧為點茶，三巡後便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曠曰：『有口不能言。』僧曰：『為什麼有口不能言？』曠乃頌曰：『石獅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僧曰：『不一，不二。』曠曰：『見利亡錐，猶自多在。』僧禮拜，曠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僧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曠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曠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鍼，汝從何處來？』僧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曠曰：『偶示之間，又逢猛虎。』僧作虎聲，曠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卻把住，曰：『大地不容鍼，何處得這個來？』曠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僧曰：『著箭虎不可當。』曠與一掌，推出方丈。後老宿頌曰：『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鱉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拾得。一盞清泉，古今規則。』」師云：「既是為規為則，且道即今一會，釋迦、彌勒胥臨，觀音、勢至咸聚，寒山、拾得安處？矧其羅列滿盤，斑濟闔席，稚壯共飲，鹹淡同餐，規則又在于何？」復舉鍾，云：「七碗快酬且隨分，千杯酣醉謾同流。」

茶話。舉：「馬頰山本空禪師垂語云：『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空曰：『汝識得口也未？』僧曰：『如何是口？』空曰：『兩片皮也不識。』僧曰：『如何是本來祖翁？』空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僧曰：『大眾忻然去也。』空曰：『你點大眾性看。』僧作禮，空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空曰：『辜負平生行腳眼。』後南堂頌曰：『參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青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師曰：「恁般拈弄，

雖是應機而發，其間兩兩有些滯搭。是何滯搭？舉措匆匆，動觸祖翁，水鹽味似，膠色不空。且道還落情解？不落情解？是謗宗風？不謗宗風？」良久，撫案云：「竹凜嚴霜枝逾茂，樹沾春露葉更濃。」

弟子性燦徒空(五　六)捐衣貲刊刻
老和尚語錄第二卷。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三

嗣法門人性(鉅　湛)等編

機緣

師與童真善和尚同庚，年方十三。一日，慶忠老人入堂圍火，指火命善偈。善曰：「赤光閃灼，紫焰盤旋。既能點雪，又燦金蓮。」忠打善一掌，歸方丈，復指燈命師作偈。師曰：「光如閃電，虛空可徹。未來作燈，是銅是鐵？」時三目老人見之，徵曰：「是銅是鐵？」師曰：「火裏波浪起。」忠異之，問：「汝名甚麼？」師曰：「幻敏。」忠曰：「幻敏已前。」師曰：「海底青天外。」忠曰：「幻敏已後。」師曰：「佛法永無窮。」忠曰：「甚麼處見？」師曰：「靈峰山下在安期。」目曰：「期解後如何？」師曰：「虛空大地。」目曰：「落在甚處？」師頓足。目曰：「有足頓，無足頓個甚麼？」師曰：「和尚也莫太認真。」忠大笑。目復問善，善曰：「火裏煉真金。」忠曰：「大眾何不看二沙彌這般荅話？」

師閱經次，慶忠老人曰：「眼中常見如是經典，只這便是？為復別有？」師曰：「和尚只須恁麼會。」忠曰：「離卻紙墨道將來。」師曰：「東邊風也不多。」忠曰：「這小師！」

師自五雲歸，忠問曰：「聞汝慣打人。」師曰：「和尚仔細。」忠曰：「汝走路穿甚麼？」師曰：「草鞋。」忠曰：「獰牙生也未？」師翹一足。忠曰：「那個鼈？」師曰：「問者話作麼？」忠曰：「三空說汝掌他，要將汝來處治。」師曰：「早與他說過了也。」忠曰：「作麼生說？」師曰：「盜一賠九。」

高峰和尚問師：「麻三斤意旨如何？」師云：「說破不值錢。」峰云：「如何是佛？」師云：「石香爐。」峰云：「脫體道一句來。」師云：「這殿二百年。」

師問僧：「汝昔住楞伽山來？」僧云：「曾住。」師云：「楞伽有個夜叉王，汝得見麼？」僧云：「時時使用。」師云：「大慧菩薩當機一百八問，汝盡領略不？」僧云：「不信道。」師云：「此是一百八問前，一八問後底。」僧云：「莫！莫！莫！」師云：「花如解語傍人笑，草不知名隨意生。」

佛事

挂鐘

豎拄杖，云：「金闍黎，木上座，吾今為汝定功課，晨昏緩急毋違時，晝夜循環靡間錯，三百六十運周天，八萬四千興妙覺。大扣大應、小扣小應，如萬籟之鼓吹；高處高平、低處低平，若諸源之匯合。文經武緯恩命隆，坐賈行商利樂大，苦輪烽燧悉殞忘，梵鐸鋗聲總超卓。」以拄杖三擊，云：「唯斯輕敲重擊莫輕瞞，人人證取古觀音一座。」

入關

「盡大地是伽藍，有何關鍵？遍法界為禪塌，迥絕遮攔。恁麼！恁麼！兔角杖挑潭底月；不恁麼！不恁麼！龜毛繩繫須彌風。既如斯，何故又作這段行藏？良因一向今時，不免追求古道。高峰掩關三十餘載，低低處看之不足；南泉牧牛數十春秋，高高處平之有餘。看來！看來！真個！真個！怎如今日一齊收歸治平？無論山巖林壑，不拘年月時期。雖然，且道關內人還知關外事麼？」卓拄杖，云：「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橫肩拄杖入關。

慶忠老人起龕

「全彰獨露，把住放行，神出鬼沒，弄假像真，有縱有奪，立主立賓。且今日底事又作麼生？」良久，云：「特啟老漢出隊，某等如法奉行。」

入塔

卓拄杖，云：「八山二十四，向此向利貞。山龍水龍俱備，天蓋地席生成。續祖紹宗迢遞，峰巒疊嶂崢嶸。法無吉凶趨避，天然本自稱尊。」顧視四方，云：「前後左右，水口華表，一一舖陳。既是恁麼地，總歸恁麼人。伏惟老漢珍重證盟。且阿那個是證盟底事？嫩桂既已光普覺，雙竹仍應顯治平。」連喝三喝。

首九設供

「龍象逝，棟梁摧，法海竭，法山頹，佛祖之道孰與扶顛持危？幸有法眼留得在，而今分付與阿誰？」良久，爇香，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師恩。」

聚雲師翁設忌

「瞻遺教，讀遺編，精悍之色在眉間，迎風掌，輥肚拳，直漢從來不受瞞。試問諸人：今日設供，為復仍遵遺範？為復別有施陳？若遵遺範，問荅冊子現成；若別施陳，未是本分草料。畢竟如何？」熱香云：「唯斯一滴雲根水，逆溯等源冤報冤。」喝一喝。

塑慶忠老人真成安座

「者尊慈，忒絡索，乍喜乍瞋，若善若惡。喜也，和氣春風沒大千；怒兮，披毛戴角迷山岳。者回鐵面斬新，端的不可放過。」喝一喝，云：「日日香煙夜夜燈，稽首皈依淨智妙覺。」

老人周年設供

「郎當漢，老賊頭，頭角潛藏尾不收，贓私既露無容隱，報道今朝是一周。作麼生說個周底道理？」熱香云：「休！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遠憂。」

慶忠老人圓塔

「無縫塔渾渾淪淪，多寶塔堆堆疊疊。爭似我慶忠祖塔，八面玲瓏，當陽迥卓。雖然如是，縱有片石簣土，俱屬某甲安排。且道安排後又作麼生？條條嫩桂競時茁，個個新篁越樣筠。」

禮聚雲祖塔

「憶昔師翁有三轉語，以驗天下衲僧，名曰三關。若能的的透得，方許親見聚雲：第一要腳掌掉後，第二要鼻孔朝天，第三要腦後具眼。不肖法孫聊將作供，以表心誠。如何是腳掌掉後？自從得入琉璃殿，四壁光明照十方。如何是鼻孔朝天？月華二八星三五，丁丁漏永鼕鼕鼓。如何是腦後具眼？虛空唼盡眉毛髓，麥浪堆中釣巨鰲。恁麼告報，還可報德酬恩也無？」插香，云：「伏冀常光，永垂慈鑑。」

慶忠老人設忌

「別卻慈音念載餘，搬磚弄瓦信時宜，牽犁負重無休歇，怒臂勉焉苦任持。唯有深冤難洗雪，一年一度熱枯枝，頭蹄尾角幸齊也，者句難將覿面題。」目顧四方，插香云：「兒孫得力，祖父不知。」

禮佛日東明和尚塔

「窣堵巍峨萬聚中，年深不見雪爐紅，頭角潛藏知多少？今日重來理舊蹤。雖是舊蹤重理，誓欲條令分明，畢竟如何？」爇香，云：「同源共本聯芳盛，撥火傳薪焰續榮。」

體如和尚起龕

「急急收歸祖堂，行行方規細矩，聚首剛自旬五，一旦忙尋隻履，伸出無手空拳，直下令人悲喜。喜則喜其去住翛然，悲則悲其法棟頹圮，而今頭角全收，謾道無隱乎爾。」喝一喝，云：「入室既不依位次，且從出戶聽安排。」

下火

「正覺峰頭金毛走，驚起法身藏北斗。體性如如妙用彰，管他知有不知有。作麼體？鐵漆崑崙鎮海底。作麼用？烈烈轟轟看變動。如如之體本自然，不屬先天與後天。體老漢！火把子既屬治平，又作麼生打當？」畫〇相云：「旋空紫焰自天垂，閃爍金蛇從地涌。」

起骨

拈骨，云：「者一片，烏雞夜繡空王殿。」次拈，云：「者一片，屈指數文尋不見。」復拈，云：「者一片，雪月霜花陳素練。既爾如斯，體老漢者些絡索作麼檢點？」投骨入瓶，云：「破鏡斷劫紅絲線，雲裏不看仙人面。」

安座

「來只恁麼來，去只恁麼去，來去甚優遊？是真歸向處。」撫案一下云：「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繩若禪人下火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兩路坦平是真實。果作麼得坦平去？」攛火炬，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隊鴛鴦畫不成。」

天峰和尚下火

「入世烈烈轟轟，出世灑灑脫脫，胸藏萬卷無關，去住千番豈著？只向爐頭坐忘，不用搖鈴振鐸。今日火把落在治平手中，更有一事須問過。問個甚麼？若向別峰相見時，傳語嵩山破灶墮。」

石琦上座起龕

「輔弼祖庭智行悠，倏焉一旦快乘舟，蓮池勝友須雲集，來往莫與路為讎。莫為讎，喚回頭，喚回頭，識我否？」喝一喝，云：「春雷纔鼓動，驚起睡魚遊。」

下火

豎火炬，云：「此是佛體性三昧。」以火炬畫〇相，云：「此是大受用三昧。」以火炬左右拂，云：「此是耀見照明三昧。既爾，諸般三昧一時具足。今有現前方便，也須親証始得。」擲下火炬，云：「迴風閃電走金蛇，爍石流光飛素練。」

起骨

「即此物，非他物，去住明明無拘束。無拘束處任優游，任優游兮咸具足。」以手捧骨瓶云：「棹撥清波意自殊，一聲欸乃春江綠。」

入塔

「盡大地是骨身，作麼生入土？盡大地是真土，向什麼處安身？要知土與身無異，水與石相親，相親相感成和合，端的其中堅住人。」喝一喝，云：「八卦爐中親安養，五行鎚內樂生成。」

笑傳禪人下火

「削髮衣緇三十年，因吾度汝遠塵緣，而今自度尋安養，無毛鐵鷂滿空旋。」下火炬云：「飲光笑破無餘事，得旨歸根在在傳。」

明心禪人起龕

「入室不住白雲床，出戶豈行青草地？于斯得見境中人，四方八面無遮蔽。」喝一喝，云：「春陽鼓動雷驚蟄，法法頭頭體自然。」

下火

「生緣于楚山楚水，破夢于蜀地蜀川，郵程既無阻隔，去來了不相關。爾直下悟明心地，山僧豈肯蓋被瞞頇？」攛下火炬，云：「暫借八人相護送，收回一點鎮金丹。」

起骨

「繁柯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在在總圓成，往返無罣礙。勿于無礙處停留，珍重從前六不收。收不收？」以骨入瓶，云：「直教瓶破雀飛去，祖意明明百草頭。」

入塔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既無寸土，即今明心禪人又向甚麼處安措？」乃捧瓶入塔，云：「春回劫外滿庭芳，十二時中安樂禁。」

慎初禪人下火

「壯年持素，暮歲披緇，堅修白業，具足毘尼。倏焉而逝，遽爾云歸，今則泥水堆聚，山僧為汝主持。」攛下火炬，云：「護末慎初冰煉火，收因結果藕藏絲。」

密行大德起龕

「新住華光室，疾去華光城。華光鐵面無改變，爾今快可覓前程。那裏是前程鏨？上下行人驀直去，布橋溪畔且暫停。」

下火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此是道人真實蜜行邊事。即今四大分散，泥水堆聚，作麼與伊排解？」攛下火炬，云：「蜜焉行足金光燦，撒手懸巖道果成。」

起骨

拈骨，云：「者一片，那一片，也曾紅爐經鍛煉，煉磨諸垢悉歸空，空性俱銷何更換？換不換？」以骨投瓶，云：「從教撲碎成團也，蜜諦行深真彼岸。」

入塔

「家鄉廬墓可相親，何須九上與三登？一天雲散長空淨，千林葉落自歸根。歸根何用尋安養？便就佳城窣堵成。且道裕後一句又作麼生？」乃捧瓶入塔，云：「故園叢桂應時茁，蜜行功深果亦深。」

常明大德起龕

「乘願而來，應時而去，來去分明，有本可據。且道有何據？」畫○相云：「歸家不住白雲床，出戶豈行芳草地。」

下火

「葉落自歸根，水澄月應現。莊嚴素法身，如精金百煉。那裏是鍛煉處？」攛下火炬，云：「點起常明不夜燈，通身涌出祥光焰。」

汾陽和尚應九

「普門脫去，和尚深為惜之；和尚歸鄉，弟等特來作奠。雖然奠惜不同，要且去來無別。不同底，素馬含悲淚滿腮，玉露驚風凄落葉；無別底，鐘鳴雞唱海潮音，漏殘天曉崑崙色。茲乃老漢三九，治平作麼生說個無去來、不變更底道理？」良久，云：「別！別！拍掌呵呵，寒山拾得。」

喬松和尚設供

「蜀之山，楚之水。拄杖頭邊，芒鞋腳底。適聆和尚圓寂楚中，治平不獨扼腕心酸，且自點茶與和尚濕嘴，道是以表法誼，以慰哀衷。」俯膺良久，喝一喝。

眉山和尚設供

「心如鐵石，性似堅剛，一點顛不折，到處為人忙。雖然如是，且道漢陰荁價、米價又作麼生？」良久，云：「粗茶薄供，伏惟尚

饗。」

紫垣上座起龕

「廿間方離治平，朔初便爾告寂。去住雖自恬然，不無藏頭露跡。頭作麼藏？瞌睡虎耽耽捐，消破衲襖層層卸釋。治平特特到來，為伊一一分析。」以手引龕云：「不二門中非久停，一條大道如絃直。」

下火

「萬緣到此若冰灰，一衲終身沒被蓋，煉得身形似鵝形，清操素履誠堪愛。雖則可愛可親，未證遍圓三昧。那裏是遍圓處覿？」攛火炬，云：「金蛇灼破面門開，諦哩杜嚕殞空界。」

俱非上座起龕

「生緣七十一年，薙緇四十四載，復歸祖室蛻然，是謂因該果海。因果圓時事事諧，臨行一語動予懷，予懷深慟重叮囑，燈籠援壁上天臺。」喝一喝，云：「寶所從心欲，黃道自天開。」

下火

「百昌到此總俱非，萬有於茲屬夢電。泥人含笑鼓春風，鐵鷂旋空飛紫焰。吾今為汝悉安排，一一從心皆方便。」以火炬畫  云：「甲乙先生腦後眼，丙丁童子面前人。面前腦後應時發，五葉一花在在新。」

起骨

「出彼入此，迴脫依倚。八萬四千附巽宮，三百六十歸艮 止。」以骨投瓶云：「鴛鴦繡出百花開，春光燦爛無倫比。」

安位

「來亦如斯，去亦如斯，動亦如斯，靜亦如斯。如斯真境界，曷莫非所宜？山僧為汝悉安心，無位真人迴面壁。」

起瓶

「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乃舉骨瓶云：「脫體逍遙日，轉功就位晨。」

入塔

「飄蕭黃葉自歸根，淡蕩紫煙相應現。于斯得見境中人，體素素兮光豔豔。謂是坎盈離虛，卻也風升水渙。天文地曜總幹斡，吾徒自有真方便。何所便？」捧瓶入塔云：「蟾窟秋高桂子繁，蓮池水湛心珠燦。」

恒心禪德起龕

「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治平只教幻空不立，離遣消融，更於何處覓行蹤？」以手引龕云：「園林好倩清江引，普天樂送風入松。」

入塔

「四山拱向，萬派歸宗。峰巒迢遞，雲水崇隆。滿座與半座，端的住其中。」捧瓶入塔，云：「無盡藏中，具足安養。多子塔前，肇啟古風。」

安位

「樂彼安此，景行行止。好休即休，可已而已。」畫◎云：「珍重其中不動人，一元燦燦無終始。」

慈運和尚應九

「憶昔相違時，形容尤钁鑠。正期展釣絲，倏爾斂頭角。行庭不見人，入室空思索。登山涉水來，特地問行腳。不問七十七年前脅下來生，不問七十七年後指期坐脫。阿兄之法社原有定衡，阿兄之道脈先已囑托。值茲四九之辰，薄供清茗聊酌。恰逢節屆書雲，適丁陽生陰鑠。不唯一線重添，且喜二諦和合。雖然如是，且道手足至誼畢竟有何表白？」良久，爇香，云：「繩繩衣缽付兒孫，裊裊香煙輝梵閣。」

埜雲老和尚封龕

「倏焉坐脫，忽爾悠行，辭樓陟殿，換斗移星，個是恁般潛頭露尾，頓令某等關鍵至誼難以名陳。為甚難陳鄄？」掩龕，云：「心香血淚和煙裊，龕閣苔封露印文。」

起龕

「舉起則諸緣和合，放下則百道咸亨。不舉不放又作麼生？滿山黃葉落，一逕菊花新。且自出隊柳溪岸畔，商確公案丙丁。」

下火

豎火炬，云：「目今公案已圓成，從教一舉一回新。那裏是一回新處？如老和尚涅槃偈云：『七十三年如露電，錯筭不為瞞。臨行一句阿誰薦？某等自有安排。泥牛啣月吸秋波，明明明；鐵馬嘶風吞素練，得得得。』」良久，云：「鑑。只這一字，尤是某等疑處。何也？三世諸佛從此而轉大法輪、歷代祖師從此而成等正覺、天下善知識從此而說法利生、我老和尚從此而證火光三昧。諸仁者！要識火光三昧麼？」攛火炬，云：「足底湧出一輪雲，百億彌盧光燦燦。」

挂真

「朝往西天，不移寸步。暮歸東土，寸步不移。寸步不移，孰與偕躋？道脈源源有所思，且道思個甚麼？橫跨綠猊輝祖室，倒騎白象耀須彌。」

起骨

「七十三年前望後三日是老和尚卸殿時，七十三年後望前三日是老和尚脫殼時，茲當望後二日是老和尚歸圓時，作麼生得歸圓去？」乃投骨入瓶，云：「無動無搖本無住，不增不減自金剛，從教六六還歸九，萬蕊千葩奕葉芳。」

安位

「五十餘年相依，一旦撒手便去，有去即是有來，無住應歸有住，往來去住無關，瞥爾絕其回互。絕回互，唵啞斛。」捧瓶安云：「清風明月難為儔，權倩個中光主顧。」

首九拈香

「九月廿一日乃先老人忌辰，適當老和尚首九，作麼說個九底道理？莫是灑枝珠露墜，籠竹淡煙橫，霅花堆砌玉，菊蕊滿鋪金，三三連合數，五四結成鄰。這些姑置，即今又作麼生？」爇香，云：「兒孫忻敬供萍藻，祖父歡騰享覺靈。」

百期設供

「一百日已前，頂門吐出三春霧；一百日已後，足指噓回萬竅風。即今正當一百日矣，畢竟如何？」爇香，云：「羅列滿盤信飽餐，香煙在在無窮者。」

惺中禪人下火

「葉墜如飄金，簷溜似牽繩，幾杵鐘聲急，驚惺夢中人。既爾夢中驚惺，山僧務令點到奉行。」攛火炬，云：「勿論水濕火燥，總教源遠焰熒。」

自皈大德封龕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住要津，不通凡聖。既是凡聖不通，牢關把定，即今有何叮囑？」以手左右拂云：「乾坤闔闢無回互，蘭桂騰芳有準繩。」

起龕

「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珍重腦後腮，面目時惺惺。作麼生得惺惺去？」引龕云：「蓮生周道任優遊，直入華光常極樂。」

下火

「闔宅熏修，全家解脫。謂是龐老家風，然而剩彼一著。若將靈照機語，必矣用其卓犖。」以火炬打〇相云：「自皈依後總攸歸，法

法金星恒閃灼。」

起骨

拈骨，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切莫休，只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作麼是到頭邊事？」投骨入瓶，云：「收聚列開隨轉換，俗真二諦總圓成。」

安位

「住是去之因，去則住之果。去住兩恬然，何莫非安妥。」以手指瓶云：「一香一燈一禮，而安而靜而寧。」

滿足忍禪人下火

「昨宵脫鞋襪，今朝不復穿，一覺睡滿足，長鼾不記年。」攛火炬，云：「昔曾任意揮支體，茲當應手灼頭顱。」

燦旨禪人下火

「師資相聚未經年，瞥爾便覓歸鄉路，隨流得妙快抽身，趁水行船適濟渡。若問過所郵程，山僧為汝分付。分付個甚麼？」下火，云：「燦爛個中端的旨，八人約爾難回互。」

滿足禪人入塔

「到處可安身，唯此非賃屋，傍祖依先塋，滿願從心足。」以瓶入塔云：「栽松植竹總一如，脫胞入土匪二物。」

玉溪和尚起龕

「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嘶呻，曲為中下。茲則機畢顧周，更有一事相酬，且道酬個甚麼？」以手引龕，云：「快馳鐵馬乘黃道，趁起泥牛踐故郵。」

下火

「一喝親承數十年，正偏兼至意幽玄，而今釣罷潛安養，稱水和泥適快然。」攛火炬，云：「旋空紫焰應手發，互野金光襯足周。」

安位

「行住坐臥，這個無個。本絕去來，寧列功課。若向則乖，若背則錯。錯不錯？」安位云：「洗足訖已，敷座而坐。」

起骨

拈骨，云：「玉潔溪本澄清，瑩然如鏡初洗，良因一點灼然，致令千派匯濟。那裏是匯處？」乃投骨，云：「薪火傳持不計秋，[口*金*本]囉嘮唎呾哆哩。」

正庭居士下火

「出世樂世，居塵脫塵，兩諦了了，來去分明。」攛火炬，云：「燎卻眉毛燒卻鬚，清涼國內永安寧。」

蜜海禪德起龕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如何得不錯去？」喝一喝，云：「從心所欲不踰矩。」

下火

「煙雲會合處，泥水已圓成。火把落在吾手，法令自爾當行。」攛火炬，云：「密密金光休彌覆，騰騰焰逐海生雲。」

寶月禪人入塔

「數載劫運變遷，爾苦心堅志守此。倏焉一旦西歸，臨行卻欲去彼。雖然水際波恬，爭似樂土依止。山僧今為汝安排，究竟何曾離者裏。」良久，畫〇相云：「乾坎艮 震巽離坤，一月千江只這是。」

安土地

「百昌因之維均，萬穗賴以生成。匪特山門清淨，允宜保境護生。山門淨則六時祝誦，方境寧則眾姓庥禎。他時功圓果滿日，證取金剛不壞身。雖然如是，更有一事要叮嚀：王老師前休口快，重添香著露靈明。」

靜禪禪人下火

「鬧市城中隱靜禪，本來面目悉周全。而今掉臂尋端的，鼻孔依然沒半邊。且道阿誰與他圓得？」攛下火炬，喝一喝。

問荅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老樹飄孤葉，條風帶晚香。」「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有興何妨傲，無情豈是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斜映遙難見，橫遮近若無。」「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水聲清洗耳，山色翠凝眸。」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山房增樹覆，洞口有雲封。」「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鶴起隨風舞，龍遊帶雨還。」「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四面灘聲水，幾番花信風。」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烏雞啼嶺後，鐵馬舞巖前。」「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吟殘山畔月，韻落水中天。」「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潭底水抽骨，石中火燦蓮。」「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波深魚怯釣。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風響馬驚鞭。」「如何是第三要？」師云：「葉抽林換色，花落地生香。」

僧云：「玄要蒙師指，脫體又作麼生？」師云：「囚。」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光華掩太極。」「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毒霧罩乾坤。」「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採花歸別塢，帶雨入深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殘月紗窗疑夢影，淡煙流水信行雲。」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隱隱煙籠竹，凄凄鵑叫林。」「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尋枝摘葉隨他技，錯節盤根讓我能。」「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樓高招夜月，門廠吸晴嵐。」「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燈籠露柱談般若，狗子貓兒演密詮。」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知味必嘗膽，識人須驗心。」「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

天。」「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蟾窟攀雙桂，龍門釣六鰲。」「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聖解凡情俱殞，陽消陰息胥灰。」
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銕不墨兮銅不血。」「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千點花飛千點雨，一重雲鎖一重門。」「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趙州茶辛，金牛飯辣。」「如何是五同遍普？」師云：「一指懸海印，半偈續燈傳。」「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坐將琴作伴，行有鶴相隨。」「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桃萼憑時放，溪雲應候臨。」「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一擊驚天地，萬籟響雷霆。」「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千山平若掌，一路滑如苔。」
僧問：「如何是超宗異目？」師云：「揮毫吐瑞鳳，擊劍引真龍。」「如何是齊眉共躅？」師云：「客來呼煮茗，僧過但焚香。」「如何是影響音聞？」師云：「依稀梧墜月，彷彿柳隨風。」
僧問：「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帶？」師云：「覆嶂霞千里，照溪月一輪。」「如何是佛法藏帶？」師云：「樹長宜遮屋，泉流直到廚。」「如何是理貫帶？」師云：「花雨禪心寂，松風鶴夢恬。」「如何是事貫帶？」師云：「梅花飄伴雪，芻草動牽香。」「如何是理事縱橫帶？」師云：「籍草問花，泛酒登壇，載筆題橋。」「如何是屈曲垂帶？」師云：「月嫌星淡橫天照，花怯春寒傍火開。」「如何是妙協兼帶？」師云：「物外逍遙怯午夢，空中笑語憩朝參。」「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云：「竹裏晨煙茶龜煖，床頭夜月紙窗熒。」「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云：「信手拈來隨運用，和盤普請洵餐嘗。」
僧問：「如何是我手何似佛手？」師云：「興酣搖五嶽，詩狂傲九州。」「如何是我腳何似驢腳？」師云：「一鼾唯自足，萬象任他推。」「如何是人人有個生緣？」師云：「埜鶴孤雲堪合伴，蒼梧翠柏信為賓。」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銕蒺藜。」「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紅衲襖。」「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破沙盆煮爛冬瓜。」
僧問：「如何是一喝如吹毛劍？」師云：「光芒射斗牛。」「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精華貫日月。」「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引草？」師云：「漁翁鼓棹讓西流。」「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春有秋有，種先收後。」

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流水常存今古脈，高山不斷去來雲。」「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槐陰滿地日罩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採花蜂股重，釋籜筍稍輕。」
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阿誰扶上馬，不惺下樓時。」
僧問：「如何是那邊事？」師云：「鳥飛不度，水洩不通。」「如何是這邊事？」師云：「拗直作曲，叱石成羊。」
僧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云：「之乎也者破草鞋。」「如何是就事藏鋒？」師云：「小市經紀誇大口。」「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無絃夜弄師襄調，六月楊花雪裏看。」「如何是不涉理事藏鋒？」師云：「石女波中拍板，木人火裏嘶風。」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烏雞啼曉日，漏罷理歸帆。」「如何偏中正？」師云：「玉樞筆札空花裏，石鏡英賢寤寐中。」「如何是正中來？」師云：「寶匣粧金印，珠簾挂玉鉤。」「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養氣節剛方正直，存心術廣大公平。」「如何是兼中到？」師云：「胸中萬卷英雄譜，筆下千言道德詮。」
僧問：「如何是君？」師云：「龍樓祥瑞氣，鳳閣耀獨尊。」「如何是臣？」師云：「逐電追風速進策，騰霄摩漢早為儀。」「如何是臣向君？」師云：「旰食宵巾不彈勞。」「如何是君視臣？」師云：「龍庭俯坐看文章。」「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紫氣騰草莽，金焰覆林丘。」
僧問：「如何是向？」師云：「一堂成晝錦，百捷佇時熙。」「如何是奉？」師云：「玉書傳詔切，金甲受降勤。」「如何是功？」師云：「一天見慶雲景宿，四時荷甘雨和風。」「如何是共功？」師云：「謀出萬全自克敵，戰期百勝早安邦。」「如何是功功？」師云：「神武宣威不殺，皇仁普澤容降。」
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奮武揆文開日月，世勳國憲奠山川。」「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皇恩帝祉齊臻萃，弘壁綸章總注臨。」「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熒彗銷瑞象，欃槍變景雲。」「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玉書傳詔遠，金冊紀功隆。」「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壯猷定敷元老，風紀永著宰儀。」
僧問：「如何是內紹？」師云：「天朝頒壯瑞，帝命建鴻猷。」「如何是外紹？」師云：「仗鉞臨戎勦帝業，運籌逐鱷佐朝威。」
僧問：「如何是見滲漏？」師云：「雲遮海嶠隱，月掩山村斜。」「如何是情滲漏？」師云：「無窮生意殼，不了工夫團。」「如何

是語滲漏？」師云：「蟬以翼鳴，龍從角聽。」
僧問：「如何是敲唱俱行？」師云：「洗甲天河轉，麾旌海岳傾。」「如何是金鎖玄路？」師云：「關牢須擊碎，石滑務掀翻。」「如何是不墮凡聖？」師云：「魚躍江頭新祖意，風吹水面舊文章。」
僧問：「如何是類墮？」師云：「負重耕犁快囉哩，移真失性樂哆唎。」「如何是隨墮？」師云：「彌勒歌樓去，觀音酒肆來。」「如何是尊貴墮？」師云：「風月疊互為賓主，溪山不換傲王侯。」
僧問：「如何是粗入細？」師云：「牛車布錦文。」「如何是細入粗？」師云：「針眼打鞦韆。」進云：「二途俱不涉又作麼生？」師云：「混江龍。」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尾大頭細一堆堆。」「如何是法？」師：「紙短話長重滴滴。」「如何是僧？」師云：「項促腳粗走忙忙。」進云：「若此究竟時如何？」師云：「紅衲襖。」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踐履？」師云：「穿衣喫飯勞身口。」進云：「脫體一句又如何？」師云：「板橙棹腳。」
僧問：「如何是想生？」師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如何是相生？」師云：「山光晴後綠，樹色曉來青。」「如何是流注生？」師云：「雪融山骨露，風過水鱗斑。」
僧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如何是然燈後？」師云：「已換新日月，不戀舊乾坤。」「如何是正然燈？」師云：「高樹雲連碧，深巖月挂銀。」
僧問：「如何是本來照？」師云：「雲鋪千樹玉，月散萬株花。」「如何是寂照？」師云：「隔籬雞犬靜，枕石夢魂清。」「如何是常照？」師云：「未許爭春暖，偏宜耐歲寒。」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直上青霄外，雲月一掃空。」「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六龍競躍海，一鶚獨橫秋。」「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雲行如駛馬，杯渡不驚鷗。」
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玉山雲影合，銀浦月華重。」「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神威沖斗柄，問氣壓山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淡雲村舍外，流水小橋邊。」
僧問：「如何是即物契神？」師云：「雞鳴方就枕，鶴舞勢沖霄。」「如何是示機？」師云：「杖擊無容佛，磚磨豈注顏？」「如何是毘盧頂？」師云：「壁立山三座，嶺橫水一灣。」「如何迦葉門前？」師云：「大地黃金用不盡，長河白乳飲無窮。」「如

何是三界唯心？」師云：「人面遷獸面，銕山易金山。」「如何是萬法唯識？」師云：「一體分千臂，三身顯六通。」
僧問：「如何是聞聞？」師云：「聽聲風擺柳，應響竹敲門。」「如何是聞不聞？」師云：「放閒即過日，行到若經年。」「如何是不聞聞？」師云：「眼後眼前雲，腳頭腳底山。」「如何是不聞不聞？」師云：「真個世情惟逸睡，不納燕子不開簾。」
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晴空轟霹靂，平地動戈矛。」「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露柱揮雙目，虛空豎兩眉。」「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似暗還明匪月影，將開未吐擬花神。」「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打破壺公術，撲落杯渡篛。」「如何是法眼下事？」師云：「鑿石引流水，開門放好山。」
僧問：「如何治平境？」師云：「屏山列岸外，石鏡湧江間。」「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條拄杖如龍活，兩堂雲水似虎獰。」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關頭事若何？」師云：「伯夷、叔齊，姓墨胎氏。」
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片言纔諷刺，一夜鬧天明。」「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掃石烹茶看十日，推窗待月坐三更。」「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畫工翻舊譜，詩士獲耽嘉。」「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情淡話無趣，心忙言不周。」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梁高茅露骨，蘆久壁生芽。」「磨後如何？」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云：「嫩雲西岫東拖水，小竹橫煙順接風。」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春水滿四澤。」「見後如何？」師云：「夏雲多奇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高高大大。」「如何是道？」師云：「滔滔坦坦。」「如何是禪？」師云：「凹凹凸凸。」曰：「畢竟如何？」師云：「露柱懷胎，三門生耳。」
僧問：「如何是死句？」師云：「門內石敢當。」「如何是活句？」師云：「市上旃陀羅。」「如何是死中有活？」師云：「石敢當起舞。」「如何是活中有死？」師云：「旃陀羅入井。」「不死不活時如何？」師云：「將謂你是個人。」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諸佛眾生仗恩力。」「出窟後如何？」師云：「群靈庶類悉威降。」「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卻使張公沒好氣。」

寄衡極禪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為學者誠能于中把定作主，庶不被有為諸法所苦。適聆令祖先寂昇之繼化山野，可勝傷感。何也？傷則傷其老之可慟，感則感其少尤當惜，不惜其年光之短而惜其相遘之淺，不惜相遘之淺尤惜露電之迫人。賢座倘于露電間一眼覷破，收回腳跟、掉轉鼻孔，則彭殤奚二致？生佛寧兩途？個裏轉得身、吐得氣，始信圓通過嶺非千里，治平度山豈萬程？千里萬程原不隔，一回舉足一回新。那裏是維新之處？俟賢座來，治平另有說話。」

寄聞一上座。「死生變革，恩愛別離，如幻一觀，電光泡影。然亦有深為關切者。何也？如上座有生出處之際遇，以父子而為師為資，經患難而靡間靡隔，朝暮是依，息作相應。今一旦長逝，其情事感傷，詎筆舌可悉諭？然又有可法者焉。昔大覺世尊纔生七日，母氏便生忉利，道成乃昇天說法，以助卓越之因。上座方荷大任，令師遽爾西遊，且道與世尊同別？故經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救迷情，畢竟無有報恩者。』以斯看來，全不在哀慟感傷而為至孝也。唯上座勗之。」

示自覺大德。「人世莫苦於生死，恩愛靡重於別離，此乃俗諦中事也。達苦樂為一致，視冤親無二途，出家兒雖是如斯，然亦實有深於關切者。如大德之師徒，以入世之子母而為出世師資，且也同度患難，共歷干戈，恬然樂道，兼之高年幼壯，勤修功德，可羨可嘉，恢復故園，為法為則。山僧方期永作敬田，廣新儀範，倏聞純持一旦脫化，且權讓彼靈照先吾一籌。大都學道人必須打破這個關捩，便知自性彌陀時時與純持引導，隨心勢至在在共純持參陳，又奚俟山僧筆舌之囑慰耶？雖然，更要自覺主人一觀自在，深契菩薩之十種如幻三昧可也。」

示王居士。「樂善不倦，見義勇為，此性天之真誠，亦大丈夫之能事。匪承夙願，孰能恒久而不變哉？但郵程故假資糧，到家務須灑脫。居士於升堂入室，胸中寧無芥帶乎？舌根頭曾不被趙老無字杜塞乎？麻三斤、乾屎橛亦不黏牙絆齒乎？如上一一穎脫，治平拭目有望。其或未然，姑拈則古人公案以似居士，於斯研窮密究，則持經靜坐、送往迎來，何曾辜負居士？居士又何嘗忘卻山僧？倘或過我治平拄杖子，這回詎可慢過居士耶？呵呵。」

嗣法門人性印徒海(覺　澄　清　明　治)孫寂(壽　長)

捐貲刊刻

本師老和尚語錄第三卷。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四

嗣法門人性(鉅　湛)等編

詩偈

贈劉郡侯

福星臨照已餘年，允矣韓公扣大顛，詎謂衣留于法社，還期火裏燦金蓮。

步劉郡侯韻

法幢維豎錦江頭，吸岳鯨流際此樓，一目河山頻指顧，漁舟唱起宿沙鷗。
薰風拂拂滿江嵋，晏坐披襟勝下帷，徽忽炎塵須蕩戢，勿留清思擾禪規。

贈別劉鎮臺

百戰曾經喜太平，錦還寧暇記功程，玉鞭金馬榮三錫，明月清風富一生。

祝楊郡侯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象欣逢大有年，星燦長庚光普燭，樵歌牧唱樂仁賢。

次朱檀越韻

乘時枉駕事紛紛，未暇與君話返魂，惠我名香應手爇，芳馨遠播賽花村。

題走馬燈

忙忙奔走絕機思，無得無求孰可齊，奈有丹心常不歇，周行任運到何時。

鼓燈

禾山三弄播諸方，敲拍而今迥異常，覿體高懸獅子窟，眼聞耳見任承當。

橘燈

灼灼如金明不夜，隱顯無私豈自欺，不是一番經透脫，暗中消息有誰知。

贈雲空禪宿

先世曾沾護念真，慚予何德荷慇懃，感今憶昔頻惆悵，一握清風達素心。

贈劉鎮臺

山滿常看榮祿公，應知先代受華封，而今澤茂根株永，名遂功成勢若龍。

祝黃守府

桂月秋高景色賒，鑑湖黔水瑞偏嘉，昌期五百乘雲聚，杰士三千慶彩華。

壽汪護法

雲滋露浥豔陽天，握得靈符濟世丹，碩果三千欣永歲，大椿八百慶長年。

祝武郡侯

翩翩鶴駕慶呈祥，瑞藹全川德宿昌，蟠果三千瑩劫石，大椿八百蔭甘棠。

示樂菴居士

存誠履道合天機，應現弘模孰可齊，如來妙諦中孚永，衍慶樂菴濟世奇。

示唯慶居士

處世常存濟世心，隨緣廣布福頻增，珪璋恒抱殊光耀，為慶為祥日益新。

示覺菴上座

金鎞拭醫用無窮，應世因躋大覺功，返聞聞性聞熏復，竿頭進步悟圓通。

示鑑空禪人

踰城意志已多年，一念因真果自圓，性璞直教輕剖琢，鑑空朗徹映三千。

示張道人

啟我尸羅步善財，重重樓閣指彈開，福田廣布人天喜，覺果圓成萬德輝。

次荅胡公韻

卓犖丰神迥脫塵，宦場瀟灑應真身，逃禪有興邀清鑑，萬里緣牽適至人。

示允應禪人

昔日空生曾晏坐，諸天讚歎雨花滋，於今兆出桐山上，允應曇華燦嫩枝。

募修曲水菴

有緣即住住隨緣，緣在山環水曲間，曲水插標何所事，七文一笠莫輕瞞。

復學正陶公

古往今來著眼看，了知非佛亦非仙，冀餐真味原無味，月在天邊雲在山。

示覺蔭居士

佛性堂堂越萃倫，翛然域潤洵耆英，覺華蔭遠期齡壯，無罄功勳允克成。

示慈蔭居士

覺照時時自性明，一朝穎悟悟無生，慈靈琈信迥通徹，蔭覆群芳喜樂榮。

示賢蔭居士

聖賢經濟詎尋常，玉琇瑩滋永燦光，直入真如無限量，慈膏蔭著錫天長。

示福蔭居士

百寶摩尼信手榷，福源慧海總超卓，躍然獲證蔭無涯，高豎菩提堅且確。

示恒覺居士

法性須知物物全，拈來黃葉勝金錢，家珍寶惜恒昭覺，頓令因圓果倍圓。

示曇蔭居士

兔角杖子龜毛拂，運用施為無不足，聖賢事業貴豐亨，在在曇花蔭馥郁。

步慶忠老人山居五首

霧煙滿地似銀盤，極目遙看不見村，野徑曲岐藏宇宙，荒畦連斷合乾坤。月明未許經常榻，日暖無妨過別門，養就白牛全水草，入廛豈類出溟鯤。
採得黃蔬當野芹，頻炊猶勝合歡欣，掃塵豈為來霜月？趺座唯期布法雲。不是閉門徒學解，恐經出戶惹閒文，恩酬匪但還三[祝/土]，席捲胸開莫厭紛。
嚼碎虛空一物無，就中那更有精粗，雲移朗月磨新鏡，雪占青山壓老喁。梅放花開香已播，鶴鳴子和詠無孤，擬將個事頻拈出，只恐時人畫作圖。
重陽九九與冬連，補衲添衣樂自然，雪點紅爐焰說法，瓶煎白滾水談禪。心猿[跳-兆+孛]跳龜毛縛，意馬馳奔兔角拴，但把纖塵循念釋，免教聲色逐流傳。
高懸赤幟俟屠兒，怎奈紅塵路轉岐，絲釣徐舒探錦鯉，繁柯脫落露霜梨。繩床鐵脊隳三體，跌膝金剛豎兩眉，聖智大心雖志遠，等閒猶自隔籓籬。

次韻荅寶善居士

味道餐松豈復暈，還期疏淡映恒星，燒豬煮酒憑君美，種蔬培瓜任我精。獨坐虛窗傷翠鳥，偕行嶺畔感鸝鶯，堪嗟歲月增如許，肯飽甘肥醉萬春。

建新城有感

從來丕極泰旋生，歷歲烽煙似野塵，萬里江山含雜燧，一天風月隱艱辛。微危再誦包桑易，得德還歌樂土人，幾度頻觀松雪操，依稀節候顯忠臣。

中秋無月

金風颯颯漸連低，已是清光正滿時，斜翫碧空雲漫砌，細看蟾色影微移。銀缸擬設光堪待，冰鑑雖懸朗映遲，為愛良宵無遣適，因茲故憶庭芳詩。

喜晴

霧消雲散海山寬，策杖頻瞻興自歡，倦鳥翩翩鳴脫褲，遊人冉冉笑彈冠。芒鞋緊捎隨登陟，椰栗橫擔任往還，為惜世波常汩沒，

曾將晴雨幾回看。

午日苦雨

頻滋霖雨弗時休，出入難教涉遠遊，簷滴潺潺畦鼓亂，鳥音寂寂鶯梭收。陽光鑑翬浮雲護，蒲水柸傾野濬流，好把陰霾一掃盡，翛然行樂絕追求。

除夕

追隨函丈入廛居，出沒蹉跎已夕除，節慶不同風月子，升遷一任去來輿。烹泉共話年丁永，把賦頻敲歲正餘，鐘罷更殘人影亂，參參雲水自成渠。

午夜即事

喜參爐韝鍛諸方，雁落魚沉列兩行，律數閒推將巽短，輪光重照映庚長。滿聲不是龍舟鼓，異味無干虎艾香，更羨林泉非市井，唯期點雪貴當陽。

元宵

日旋薄暮崦嵫斜，鑼鼓驚敲送晚霞，轉覺冰壺升島嶼，忽看星斗煥龍蛇。光生火樹連宵晝，色借金鵝晃露華，燈燦月明人不夜，謾將消息與吾家。

步胡部院被執二首

幻海勞勞轉覺深，何如破夢隱山林，搬柴運水元常事，喫飯穿衣雜用心。語後投機爐點雪，言前薦得眼飄金，世間若限英靈者，誰把浮華易翠岑。
無數情懷說向誰，唯存短句賦輕辭，須知驟雨無終夕，怎奈浮生有了時。解帶留衣聞早矣，挂冠選佛覺遲而，白雲幾度聚還散，一顆紅輪任所之。

寄同參

一自五雲握別時，群鴻南北影參差，忽聞花雨欣無罄，弗共塤篪恨莫移。梅放已隨殘雪萃，松孤詎謂暖春遲，重逢若折賓主句，還羨相將鼎鼐之。

步韻

霏霏細雨釋炎懸，霧集雲興若尚賢，暑熱弗知經幾幾，溫寒何止較千千。統觀萬彙同蒼犬，始信流光若逝川，漫把溪山頻嘯傲，年年雅自看周旋。

新秋有懷

秋晚陰凝計入山，山中成現許多般，枯枝旋拾炊蔬飯，煨芋時熬當素食。夾岸蘆花風剎白，滿林楓葉露凝丹，細將物理閒推測，個是心空奈歲寒。
閒來園畔檢文無，瞥見般般景物殊，馬齒侵蔬鋤鏟漏，蔦蘿援樹斧斤蕪。古道迷原趨鳥道，性珠汩雜捨魚珠，應憐場社競浮者，曾究先賢意也乎。
幾回林下憶吾曹，若個盟偕管鮑交，樹靜寒凝霜凜冽，蘭凋臭隱菊芳嬌。群鴻展轉依沙岸，孤鶴翱翔舞碧霄，珍重漁翁休撥棹，等閒驚起易新巢。
孰道吾儕肆志高，其如節候不相饒，折籬補壁工輪技，覆雨番雲斗轉抄。石鼓輕敲期唱和，鳳凰鳴嘎待摩霄，法門蟲豸 誠如許，信是疇能奪錦標。

寓石鼓和馬文學韻二首

羊腸曲徑幾經穿，為羨幽蘭隱谷泉，秋氣恬然雲淡淡，新晴皓杳月涓涓。禪心豈況沾泥絮，傑士寧同脫殼蟬，好把緣思齊放下，何人老去再童年。
盤陀疊膝雅歡娛，那問軒居過也無？拭涕尚閒空懶瓚，存情起見障文殊。循環日月為燈火，俛仰乾坤作屋廬，撒手懸岩須薦取，非仙非釋亦非儒。

步涪陵陳先生韻(時天使惠藏佛如寸許)

微塵剎土皆是佛，展握何分掌與拳？機熟謾存常斷見，相空寧滯有無邊？若以色見真非見，始信因圓果自圓，於此別開青白眼，

靈峰囑記渾周全。
四八端嚴非法身，為憐族姓應于人，傳來天使忻留帶，轉示高明羨撥塵。有意桃源殊昔果，無心胥國洵前因，從教妙相周沙界，爭似渠儂一念真。

贈余郡侯

福星光燦靄蒼窮，瑞氣騰騰映蜀東，遐邇民歌五褲樂，高低麥秀兩岐穜。神清宇水瑩如玉，政肅岷山賦厥躬，可是靈峰曾付囑，從教緇素沐仁風。

過白岩訪眾禪德

先哲曾經幾共遊，吾儕雅自荷綢繆，主賓意適牽詩興，手足盟心振祖猷。殿閣巍巍金像古，園林鬱鬱素光浮，感今憶昔儔堪述，允矣同撐藏海舟。

祝楊郡侯

重周花甲兆天間，紫極凝禧沛澤長，佛性依依滋翠柳，民心樂樂蔭甘棠。三千蟠實馨香永，九轉靈丹應濟昌，埜外何能興祝獻，持將山海伴壺觴。

和朱檀越韻二首

豎幟江頭展釣磯，時聞鵑語喚人歸，遙看隴樹春光麗，俯閱園蔬翠帶肥。日午風和開竹逕，時清氣淑啟柴扉，曾經破浪垂香餌，為羨金鰲掣電飛。
徜徉埜外洵優遊，踏遍鄉關杜遠丘，雨過曉山青欲滴，煙凝晚岸淡如流。詞林楚楚忻翹首，頑石斑斑解點頭，大道堂堂隨指顧，謾將中閫作郊郵。

步慶忠老人詠蓮六首

豎草拈花構沼臺，為因族姓結蓮胎，二三寧待文殊指，六八親承法藏來。火宅馨香真可羨，汙泥馥郁潔堪栽，為輪為座憑君薦，一念繩真即便開。

曾陪茂叔敞瞿塘，無限清蔭滿院涼，風鶴頻驚莖實泯，史書唯載姓名長。雲根固植非情愛，浯水閒滋啟異香，拔幟豎竿悲願切，眉端弗吝白毫光。
清池葉映鏡團雲，水面風停意更欣，露滴撲翻波底月，魚遊壓落斗稍文。花開好把無生薦，浪破何由漏習聞，冰湛淵沉逸興杳，滿塘菡萏自芳芬。
憑闌凝思白蓮香，出息還將入息長，顏色雪鮮難點綴，藕絲空靜絕馳張。無塵茂叔比君子，有豔楊思況六朗，兩諦共欣同別異，一輪獨自露清光。
炎天沒事漫周行，掩蓋重重疊護陰，風遞荷香根不偶，日穿池影照無侵。覺初倩爾開清思，夢曉憑伊捧智心，鏡破見空花爛熳，寧容識浪起幽深。
垂鉤尤憶火中蕖，牛糞常將熱土芝，悲願誓同不請友，慈衷故示採蓮師。東林社結分階品，西蜀爐開有便宜，若個攪翻無垢面，倒跨鐵馬杜閒詞。

初夏寓觀音菴苦雨感賦

登臨訪故慶檀波，梅雨流漣沒澗柯，一曝十寒生最少，五更三點漏偏多。陽舒須倩拏雲手，霧釋維期鼓棹歌，幾度憑欄觀瀑漲，緣追斯匿睹恒河。

和宣慰馬司君宜亭韻

河山帶礪樂亨嘉，遞代恩榮仰麗華，金谷觴添斑袖舞，玉樓瑞藹彩雲遮。桂蘭棠棣聯芳盛，琴瑟塤篪唱和賒，巧構營為深似海，欞開八面任天涯。

步學正盧公韻

公轡臨時喜暫攀，清風拂拂滿林間，芬芳桃李開窗面，淡蕩溪光映斗山。揮麈談玄攄聖慮，論經化俗解民頑，相將擬話無生句，山水悠悠景色斕。

重遊方廣有懷

巍峨祖脈倚天山，層疊峰巒涌鐵船，野逕曲岐迷古道，荒煙幕覆隱宗傳。重輪佛日真身顯，再沐皇風覺果圓，更冀寂光時照拂，

心花開燦闡優曇。

秋日過觀音寺訪嵩璞耆德

新秋火鏡尚高懸，興適還期訪舊賢，妙湛身心三十二，陀羅手臂萬百千。山橫玉案來東嶺，水遶吟龍出右川，喜雨不須頻作賦，相將一笑卻歸旋。

辭院出關感賦三首

二十餘年住此中，棘林變作梵王宮，積銖累寸恢先緒，茹蘗飲冰鑑古風。蝸角蠅頭匪事志，鳥居魚食信參同，鴟鳶嚇鵷徒張喙，螢燄難將爇海空。
三載工夫未克周，池魚無妄起魔鉤，菩提種布終成果，叉聚形開始就頭。天地蘧廬憑任運，山河關鍵洵遨遊，可憐簷外飯生雀，朝暮無餐空鬧啾。
謾謂吾儕輕浪遊，滔滔虐焰苦搜求，缽囊檢點徒羞澀，杖履追隨適去留。一片痴心唯自解，千斤重擔倩誰酬？竿頭掉撥圖真化，不釣金鱗誓不休。

謝學正陶公元日惠念珠

晝夜輪來百八數，數完理極任周旋，性天月朗光明潔，識海波恬珠媚鮮。韓子留衣輝法苑，蘇公解帶鎮林泉，何如今日齊穿貫，一顆圓時萬顆圓。

臨江八景總題

鯨音大振覺群生，桂魄光浮夜氣清，頑石含瑛鑑照朗，靈蟲貢寶物華明。暮煙宛轉山拖練，澗水委蛇地涌瓊，卷幔天河頻倒瀉，陽回淑景萬方榮。

吊恒心禪德

守道精操數十秋，培元梓幹衍宗猷，滿期東建新蓮社，詎意西歸預聖流。君願既周功早熟，予懷深慟愧遲留，了知個裏無來去，恒燦心化五葉優。

瀘陵白塔

肩級玲瓏勢接天，登臨一望邈山川，遊人簇雜蟻旋磨，奉像蕭疏石綻蓮。二水遶環雙應現，四方拱峙總殊妍，到來未暇論賓主，共座分居各晏然。

詠梅兼柬圓森、去文二座

雙株頻綻逗先春，我過尋幽意可人，噴鼻直須經九上，還拳尤喜越三登。冰肌傲雪偕微笑，玉骨凌霜凝化神，眾美群芳欣賞鑑，成圓調鼎洵舒陳。

題燈

微塵普現一燈中，一燈悉具微塵義，試觀一一燈光明，究竟咸借油薪力。我有靈明不借者，歷歷明明莫可把，顛拈倒弄任施呈，豈是尋常之乎也？

贈別童兄和尚

遽奮搏風翼，摩天邈萬程，出北誠佳賞，圖南意更殷。勁翮超群羽，挺特傑時倫，翛然難比況，卓約詎可評。壯志寧如此，誰為競流行，杳渺天地間，一目盡煙塵。湖海鉤竿別，乾坤局調新，高超千聖軌，獨步祖庭闉。佇聞花雨靄，還期龍象騰，杖錫今飛也，塤篪異地鳴。去去難為別，蓬帆憶遠雲，致懷聊以贈，願啟少林春。

贈別李鎮臺

憶昔武侯初，澤隆于蜀地，殷勤盡國忠，憂恤樂民義。輔弼壯千夫，謀猷冠萬帥，移星換斗機，浴日補天智。夷夏仰殊勳，叟童懷去思，博施念未灰，遺蔭情何寄。再見韋皋仁，重逾淑度治，呼禽布勝因，感羽輝舍利。爰古以驗今，疇能芳厥緒，弗憚運籌功，唯守安常志。公賦三生約，我承兩諦備，緇侶慶檀波，黔黎樂廕庇。德師自融融，福源亦易易，丁斯鼎革時，潛御韜藏轡。大樹應方榮，細柳聿增翠，偉哉過量人，佛果永斯記。

祝宣慰馬司君

紫氣騰函關，庚星耀倚天，八紘雲冉冉，四面水漣漣。桃熟降王母，榴開醉李仙，鹿車欣御伍，鶴駕喜盤旋。文物多師古，詞鋒伴友賢，玉堂光不夜，金谷酒如泉。鐵券分符永，銅章浥露淵，宜亭增晏樂，閬苑益真詮。味道瑤池上，逃禪象帝先，法源二諦共，誼結三生緣。趙老時攜晉，寶公歲滿延，依依何以頌，願濟海山綿。

新秋有懷

颯颯凄風至，蕭然景物殊，雲迷古道隱，雨滴徑庭蕪。法係憑他濫，禪心雅自符，報予林下客，守志急其孤。

中秋無月有感

寒蛩經噪砌，隙晷影頻移，人謂秋中節，我傷法晚時。桂輪懸帳幕，冰鑑覆簾帷，寧肖蟾宮步，連空一掃之。

步劉郡侯韻

兩諦何殊別，唯空與未空，慈雲周性海，惠澤溥仁風。報國心丹赤，投機雪點紅，世間出世法，貞越詎能窮。

寓石鼓和馬文學韻

石鼓聲傳久，推敲意可人，爐山空秀麗，錦水益清新。隱士昂藏志，衲僧散淡身，融通不二旨，相共話無生。

贈余三護法

錦水一澄清，唯君惠澤深，幹旋舒壯志，經濟冠元勳。漁牧關城閱，琴堂座席君，相期話不二，兩諦喜春昕。

贈吳郡侯

梅燦喜芳妍，馨香播九天，陽春洵有腳，愛旭映全川。里巷歌聲遍，關城瑞氣延，林泉何以頌，可是應金仙。

祝嵩山居士

二載隱天臺，埜心雅快哉，採芝尋古道，煨芋待英才。寶掌乘雲集，安期駕鶴來，南星庚耀朗，共赴海門開。

示聞一上座

祖庭拭望久，機叩應臨時，青眼恒瞻盼，赤肩每在期。開胸隨縱奪，捲席任成褫，卓爾徹天躍，垂鉤四海涯。

示泰來上座

君為我而至，為君我特回，尋源探虎穴，達岸鼓雲雷。頭角興競出，掌拳俱拓開，摶風宜奮翮，泰運自天來。

贈睿珍上座

擔荷經年久，參差謾躋攀，乾坤朗若鑑，今古鎮如山。祖道勤珍惜，宗綱莫放閒，行行須穎脫，宜闡上頭關。

贈馬司君

應現主中主，天然尊貴殊，玉樓懸古鏡，金冊篆新符。二諦懷無間，三生約有孚，靈明原卓犖，進步足良圖。

祝武郡侯

庚耀燦浯水，籌添澍島萊，仁人躋壽域，庶物樂春臺。權應五驄瑞，維期萬戶才，林泉時祝頌，指日仰三台。

祝劉鎮臺

喜留籌添屋，欣聞里巷歌，天香雲結篆，桂子月繁科。一路威聲遠，三秋露沛多，舞松連紫氣，惠澤孰能過。

祝黃守府

節度重臨蜀，涪陵紫氣陳，松屏增列翠，黔水益澄清。上苑桂棠永，瑤池桃藕榮，萍心何以晉，山海慶同春。

壽汪三護法

九十春光遍，關城景物嘉，翠屏朝獻彩，紫極晚飛霞。日啖冰桃藕，時餐玉李瓜，埜情何以贈，芹藻賽丹沙。

贈馬護法(代作)

靈峰親記茀，法社喜同源，支許耽巖谷，李楊振教門。金章蔭祖德，鐵券鎮宗藩，兩諦欽擔荷，依依介一言。

贈俗兄

手足重逢日，依依儒釋親，兩間成皓首，一氣度玄津。慧遠邀蓮社，淵明醉本真，就中稱快處，濟濟蔭瓊林。

贈俗姪

至親喜再遘，一日勝於年，逸翮知元壯，修鱗洵夙緣。家傳維啟後，世業已光前，埜外儔堪贈，吾宗慶躍然。

贈學正鄒檀越

多年懷夙願，君為我成圓，藏海重輪永，壽山鞏固延。千秋經史聚，億代桂蘭聯，更冀三台耀，常持佛日宣。

登重龍山(上有龍池水、來鶴亭)

覽勝重龍上，登臨眼界超，鶴來擬丁令，杯渡換王喬。企足捫星斗，凝眸遠市朝，惟池高且潔，飲鑑滌煩囂。

再步重龍兼柬羅學正

重龍稱勝趣，泉壓眾山川，源自定中發，鶴從空裏旋。憑欄低市井，倚樹挹雲仙，追昔古資治，幸今仰二天。

贈重龍住持

曩昔水觀出，而今山厭看，水山轉舊局，日月運新丸。具是堅貞操，持斯方便竿，濯纓濯足者，慎毋自輕瞞。

即事偶占

踏遍雲山趣，大都洵夙緣，君來胡應現，我至即還編。葦渡疑真教，桴浮匪浪傳，棲棲何所事，界海任翛然。

和學正熊公

憶昔賢芳躅，遐心憩輞川，優遊唯學道，笑傲喜逃禪。反第還皈佛，投機法悟仙，相將語不二，謾自謂幽玄。

其二

諦觀諸萬象，山靜水忙忙，老樹枝蒼翠，新林葉淡黃。松篩金粉膩，池茁白蓮香，若個能齊物，來同共飲光。

五言

重龍山晚眺

重龍晚眺望，夕照挂枝斜，坐樂觀魚藻，行吟聽井蛙。

其二

龍山高且潔，池水甘而匀，樹曲如虯伏，石橫似虎蹲。

臨江八景

翠屏春曉

翠出群峰外，倚天勢莫休，挺然擁岸立，淑氣滿林丘。

紫極晚煙

淡淡如鋪練，橫拖紫極前，詳觀其出處，遠罩夕陽邊。

治平晨鐘

鋗聲徹太虛，震起斗杓磯，驚醒群生夢，行行得自揮。

巴臺夜月

玉魄正懸空，漁人鼓浪中，棹穿一天碧，釣起滿江紅。

鳴玉浮沙

溪湧金沙聚，人遊玉帶圍，相逢不是路，來往步如飛。

西岩瀑布

誰將此素絨，閃爍挂懸空，織造多機巧，絲毫不費工。

石臺照鏡

頑石解含情，溶溶若鑑瑩，屋廬皆端映，竹樹弗倒生。

五龍托寶

江頭堆異磧，宛轉若虯龍，共捧團圞石，回環洵水衝。

平都山

仙去名猶在，山空水益清，我來纔展拜，佇聽鹿長鳴。

拈頌

聚雲師翁荅漢月禪師四問。

第一問：「正睡著時，與死了燒了，心之與性，牙齒打不著，須向這裏希取大用。如何是此處大用？」

荅云：「南泉貓兒，趙州狗子。」

頌：「捏不成團撥不開，如如了了自徘徊，旋元根境離回互，彌勒徒勞顧善財。」

第二問：「沿流不止，絕卻真照，照不到處，如何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且道磨個甚磨？」

荅云：「鐵稜角丁丁枎枎，水鳥針颯颯瀟瀟。」

頌：「線斷重聯鏡破圓，前三後四了無關，磨稜合縫阿誰鑑？黑漆崑崙一串穿。」

第三問：「用處既已脫卻心性，且莫在離心性處躲根，除此二邊，如何相見？」

荅云：「朝拂南浦雲，暮捲西山水。」

頌：「獨露全彰空劫前，霧銷雲淨月華鮮，漁翁棹破三更夢，野鶴枝啼半夜天。」

第四問：「近世野狐都說心性禪，不知姓張姓李？請禪師代荅一轉語，貴圖天下衲僧脫卻腥臭。」

荅云：「麻姑擲米去，丁令化鶴歸。」

頌：「百家姓趙從頭錯，彼錯此錯錯莫休，錯錯頓令錯亦錯，一天霜月晒骷髏。」

舉聚雲師翁問漢月禪師四問。

第一作相問：「用水一碗，貯米七粒，架茅草十字在上，請道是甚麼義？」

荅云：「撲翻明鏡換烏珠，粉碎虛空抽橫骨。」

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顛拈倒弄行摩訶，摩訶般若波羅蜜。」

第二問：「為仰九十六種圓相收在六義，這個收在那一義？」

荅云：「陳公睡重，脅老眠輕。」

頌：「一團和氣鼓春風，八萬四千數莫窮，只在尋常方寸裏，熨斗煎茶銚不同。」

第三問：「古人道：『八角磨盤空裏走。』不知是空走磨？磨走空？」

荅云：「跌宕二儀，摩娑六子。」

頌：「日月籠中鳥，乾坤馬上毛。放去也轟雷掣電，收來兮靜浪潛濤。俯仰折旋無不是，何如畢吏飲酏醄。」

第四問：「老鼠吞大象，蝦蟆口咬著。吞不入，拖不出。蒼頭老兒跳一步，請下一轉語。」

荅云：「風吹石臼眼麻迷。」

頌：「六根互用碗脫臼，四大抽添眉結絛，寄語時人休顧戀，一聲欸乃徹雲霄。」

舉：「聚雲師翁令僧問破山禪師：『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語未終，山便啐。僧云：『作麼生會？』山云：『會個甚麼？』僧作禮，山與一踏。僧云：『還有麼？』山擬取棒，僧便出。」師聞之，呵呵大笑。

拈云：「啐與踏，棒與摑，是耶？非耶？至今誠為不了之案。何也？謾道笑裏無刀。」

頌：「卦爻未動早蒙屯，況復披雲更露文，爭似東風一吹綻，千紅萬紫逐時昕。」

舉：「劉墨仙居士持聖恩錄與聚雲，坐間論及楊岐、九峰之語，雲問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士良久，遂問：『和尚作麼生？』雲便喝。士曰：『這一喝是前是後？』雲翹一足，士便禮拜。」

拈云：「唱喁和于，乃後先之啟迪；喝中棒下，實賓主之機鋒。個中還有不蹈此輒者麼？也是徐六擔板。」

頌：「問道何如見道真，敲枷打鎖貴無心，翹伸參禮髑髏露，已覺回頭錯應人。」

舉：「聚雲聽晚課畢，問僧云：『僧是自己，又皈個甚麼？』僧云：『和尚也須歸方丈。』雲曰：『用歸作麼？』僧趨前而立。雲曰：『好個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僧云：『用臨終作麼？』雲曰：『我是死了不曾埋底。』僧云：『若活來，西方則無矣。』雲曰：『如佛度一切。』」

拈云：「好個西方境，無端添了許多狼藉，且道如何與伊？除卻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

頌：「求人莫若求己，倚門傍戶暫止。家家路透長安，未識長安程幾。程幾幾，方寸裏，一元燦燦，三輪濟濟。」

舉：「聚雲問僧：『汝自金粟來，如何是金粟得力句？』僧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雲曰：『此是意識家語。如何是得力句？』僧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雲曰：『此是義學家語。如何是得力句？』僧云：『一拳打破時如何？』雲曰：『此是衲僧家語。如何是得力句？』」

拈云：「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雖然言端語的，未免苦口叮嚀。要識叮嚀處麼？一番遇飯一番飽，一度聞雷一度驚。」

頌：「肩擔日月步風雲，俯視乾坤灰線痕，線斷焰銷絕朕跡，從教鵑鳥叫深林。」

舉：「聚雲閱五代史次，僧問云：『既是死了不曾埋底，又如何荅得話？』雲曰：『唐以劉瓚為秦王傳。』」

拈云：「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

頌：「剔透肯綮不留筋，庖丁刃發若新硎，停刀四顧儔能解，煙水茫茫泡影明。」

舉：「僧問聚雲：『世尊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麼雲門要一棒打殺？』雲曰：『路見不平，傍人鏟削。』進云：『既打殺，為何將與狗子喫？』雲曰：『一報還一報。』」

拈云：「從教冤債自分明，千古萬古阿喇喇。」

頌：「見得分明用得親，不平還有不平人，個中娛樂無窮已，那肯輕將持贈君。」

舉：「僧問聚雲曹洞宗旨，雲曰：『汝曾問過人麼？』僧云：『曾問瑞象來。』雲曰：『渠作麼生荅？』僧云：『他豎五指。』雲曰：『死漢！還問甚麼人？』僧云：『問萬峰。』雲曰：『渠作麼荅？』僧云：『他打五棒。』雲曰：『死漢！』僧便問：『如何是君向臣？』雲打僧一扇。『如何是臣奉君？』雲將扇一旋。『如何是君？』雲豎起扇。『如何是臣？』雲橫按扇。『如何是君臣道合？』雲擲下扇。僧便禮拜。」

拈云：「東坡羹，看破天下禪和子；聚雲扇，驗盡世上野狐禪。若遇醉臥雨中，並其一而亡之者來，又作麼與伊打當？」

頌：「機不離位墮毒海，乘時打劫陷深坑，奉向共功功弗共，日午三更調轉新。」

舉：「聚雲問書記云：『會寫不怕筆頭椿。』記云：『不打這鼓笛。』雲打云：『不打這鼓笛。』記云：『無手人又作麼生？』雲打云：『不打這鼓笛。』記云：『草裏漢。』雲復打云：『不打這鼓笛。』」

拈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鼓也無，打甚麼皮？雖未爛額燋頭，難為毘鼓畢地。」

頌：「鞀鼓年年鬧不休，何人善解汨江愁，滿聲直透雲霄也，免使華亭覆卻舟。」

舉：「聚雲問僧：『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首山念唱道：「大慧依樣畫葫蘆。」聚雲又作麼生？』僧云：『鐵稜角笑殺水烏龜。』雲便打。」

拈云：「雖然不借陽和令，自在東風暖上林。」

頌：「顛拈倒弄慣施為，唱道依摸總屬痴，菱角烏龜開夜晏，從教一擊亡所之。」

舉：「聚雲因僧多慕朝海，乃云：『海雖闊大，都是川水流去底。』僧云：『未審川水在甚麼處流來？』雲喚侍者云：『盤中菜著些醋好。』」

拈云：「海水雖川水匯源，卻也鹹淡各別，無端添醋，其中可謂酸鹹得所。」

頌：「萬派朝宗入海源，酸鹹苦澀一般餐，舌頭好教知溫暖，唼著些兒心膽寒。」

舉：「聚雲因侍者設桌太遠，雲自撤近前。者云：『君子離臺三尺。』雲曰：『小人鄴？』者云：『挨桌磕膝。』雲曰：『衲僧分上。』者無語。」

拈云：「中庸之為德，全在體物而不可移。侍者幸自不語，若語，未免反了中庸。」

頌：「踢倒飯床捲卻席，小人君子兩難立。面皮翻轉衲僧機，無言有語只這是。是不是，王老莊中喫油餈，土地至今猶害噎。」

舉聚雲示四字。



拈云：「頭戴剛叉帽，身穿衲結衣。」

頌：「魚遊江水月當空，散步徜徉興趣濃，木馬泥牛憑運轉，銀河斗柄直朝東。」



拈云：「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

頌：「幾度憑欄數白雲，山頭石畔恰相應，腳跟弗動閒觀聽，鳥語溪聲演梵音。」



拈云：「舌端湧素馬，鼻息納金牛。」

頌：「煙嵐為蓋月為燈，鐵脊隳空萬境澄，耳裏厭聞吳鼠鬧，眼中詎視黔驢鳴。」



拈云：「翻身那管布單破，普天匝地一聲雷。」

頌：「地作枕兮天作衾，一齁鼾夢老乾坤，黃梁熟矣華胥覺，喚醒從前錯悟人。」

舉：「聚雲師翁示眾云(沒量大人被語默裏轉)：『撥塵見佛(抖擻破瓦)，佛亦是塵(光耀恒沙數)。問了荅了(兒啼女哭)，直下翻身(還須擊碎髑髏)。請君再進一杯酒(爭似盧仝七碗茶)，西出陽關無故人(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拈云：「一等沒絃琴，三換無孔笛。」

頌：「淡淡煙籠樹影橫，松濤竹詠雜溪聲，誰知陌上黃鸝囀，露出深閨幽隱情。」

華嚴三觀頌

色空無礙，雲飛天外，飆飆颮颮，霆霆霹霹。景靜物閒，神融意醉，沒頭沒腦，大虛粉碎。

理事無礙，須彌投芥，不寬不窄，穩持穩載。無正無偏，不觸不背，縱奪卷舒，我觀自在。

事事無礙，蛇蟲蜂蠆，活捉生擒，貴買賤賣。六道逍遙，四生萃類，不乞一文，放下布袋。

十二時歌

雞鳴丑，驚起子胡那隻狗，聲吠啀喍醒齁鼾，角催嗚咽寒星斗。慢思惟，慵動口，下榻更衣正抖擻。究竟堅持獲法身，妙音清梵勤操守。
平旦寅，曙光灼破廣寒城，琉璃殿上逍遙過，碧玉階前坦蕩行。不羨貴，不憂貧，乾坤讓我一閒身。耽名逐利輕浮子，樂隱修真散淡僧。
日出卯，光輝萬象分妍好，無絃曲調協妙音，沒底籃兒盛至寶。徇賢愚，隨拙巧，一齊附入靈雲老。桃萼芳鮮醫眼沙，梅核渾淪塞口棗。
食時辰，收摺巾單入眾行，撞著飯頭橫鐵橛，返聞齧老度金針。末後句，讓當仁，從教同吐不同吞。吸乾滄海母勞舌，嚼碎虛空不動唇。
禺中巳，搬柴運水原常事，拾得一頭拋一頭，解空四句非四句。莫踟躕，休擬議，折旋俛仰無不是。兩翼蜻蜓俱摘卻，一枚鐵釘恰相似。
日南午，時御白牛親步伍，掩耳偷鈴樓子歌，奪精賣肥盤山脯。唱者唱，舞者舞，脫落繁柯毋滯阻。得得撲翻布袋錢，斑斑倒跨豐干虎。
日昳未，明白轉身親異類，縮尾伸頭假顛狂，張牙露爪閒遊戲。脫功勳，卸尊貴，若不拿三便道四。雉雀沖霄羊角摶，野狐陣鼓金毛隊。
晡時申，忙著蓑衣整釣綸，樵子負薪擔霧重，牧童橫笛隔煙輕。小釋迦，老華亭，者回負命有金鱗。短舡巨楫俱拋棄，餌月鉤雲一並吞。
日落酉，分咐泥豬並癩狗，朝去暮來勤把捉，出作入息牢堅守。叩妙玄，問知有，管他陰六與陽九。擬于天際覓南辰，已自袖中藏北斗。
黃昏戌，縷腰繩子常收束，夜明簾外快抽身，荊棘林中謾住足。莫瞞頇，勤照燭，寧分稚壯與真俗。薪傳一盞無盡燈，焰覆三尊常住佛。
人定亥，玉魄懸空銀色界，不須黑夜扮觀音，寧向太陽粧自在。原本有，非借貸，何必囊藏與被蓋。蕉鹿既空心性恬，華胥早覺夢魂快。

半夜子，於穆緝熙存敬止，泥牛啣月臥深潭，木馬嘶風棲澗底。飲瓊漿，餐玉醴，個個無褌長者子。自覺覺他三覺圓，後天天復先天啟。

讚

慶忠老人真

稽首禮師像，像兮不可擬。翹勤讚師真，真兮妙難比。讚禮俱莫及，冤結何時已。劈筈奪窩，貫便神鋒。就機打劫，徵入骨髓。惹得兒孫苦效顰，向道眉毛生板齒。那裏是毛生處聾。裊裊香煙白鶴飛，轟轟雷電金光紫。喝一喝。

慶忠老人半影

眉橫鼻直睛青，廣顙豐頤，月面捲軸，丈室相親，原來只是者漢。唯其個裏丹衷，匪輕可以稱讚。繼起也，狐涎勢若消霜；整頹兮，細軌洞然懸鑑。噫！贓私露，出沒遮欄，一任大小半滿，在在處處，隨宜應現。

釋迦栴檀瑞像(有恒禪人請)

大哉能仁，示茲瑞像。不居王宮，豈住天上。剎塵遍滿，匪虛匪誑。一瞻一禮莫輕瞞，是則有恒真供養。

送子觀音

童子在膝，紫竹參天。撫摩顧注，慈意宛然。婆心急切，悲願恒圓。龍女近侍，善財遙瞻。意其有法說兮，休從眼聽；意其無相睹兮，毋用耳觀。如此方得大自在，夫是之謂有靈有感，有因有緣。

祖峰和尚

認真即假，以假為真，真假不立，讚頌何云？何所云，卻有憑。憑君崛起祖室，憑君丕顯門庭，門庭祖室重恢拓，從教依缽自繩繩。

徐見宇善士

耄耋介壽兮，瑞藹忠南。玉筍斑濟兮，永永厥傳。塗染丹青兮，猊像生嚴。手執箑扇兮，舒卷優閒。蘭芳桂秀兮，於斯見焉。讚諭莫可紀及兮，從教香煙綿邈，萬億斯年。

徐孺人

手輪一百數循環，靡罄靡窮。坤德卓爾厚載，楂梨橘抽崇隆。念念欣從樂土，心心注想金容。酌水獻花勤頂禮，彌陀親記獲圓通。

松下達磨

昔將隻履西歸，今則雙屣仍見，蘆葦變作葫蘆，擔頭少卻經卷。總是丹青妄塗摸，致令吾祖巧應現，輪珠疊膝信安排，未識婆心那一片。是何婆心鄨？咦！松陰爭似嵩山堅？壁面何如親覿面？

觀音

童子渾濯，狻猊威獰。兩兩互相參禮，巍巍疊坐慈尊。這慈尊，勿外尋。在邇而求諸遠，在己而求乎人。其人，其人。水月珠珍原在海，鉼[金*弁]釵釧詎逃金。

面壁達磨(二)

三三挨過年頭，一一不知月尾。苦苦面壁何雔，默默腰雪失理。大家徒費痴肝腸，他咱原是我的。你、你、你，都盧是個真師真弟子。
脊骨剛似銕，心膽逕如風。九載熊山闐寂，一花少室崇隆。盡屬懸疣負贅，徒自避影逃空。還知後面底人麼？才也養其才，忠也養厥忠。

渡江達磨(二)

犯人苗稼摘蘆枝，撥浪穿沙涉水泥。不是無端輕賣弄，總為痴心未化而。那裏是，未化處，忙攜隻履潛歸去，又被宋雲識得伊。識得也，卻無詞，嘴烏面黑到斯時。

對梁皇云不識，一葦航飄然去。雖是浪靜波恬，爭奈悶來多睡。至今猶未醒醒，鼾聲遍震天地。且幸長年懵懂，稍覺時，勢須還神光那一臂。

自讚

原名治平祖堂，敕建振宗禪寺。維其創造兼守，不惜腦門著地。一味素分安貧，百般外緣不事。弗拈三要三玄，務徵末後一句。非又不非，是卻不是。腳跟掉動解談禪，鼻孔無聲演妙義。噫！(妙微上座請)

功無一點，事有千錯，株守振宗三十載餘，偶遊江浙四八月個，無端描寫陋形，卻是照程列課。謂是竺峰耶？可諾則諾；謂非竺峰耶？將錯就錯。錯不錯，高豎兩道粗眉，一任諸人說長短，論醍醐、談毒藥。咦！(渾玉上座請)

本無位次，何用安排？不偏不倚，如去如來。強將圖形畫影，洵是火裏蓮開，蓮開從教香九九，燈籠露柱舞三臺。久踞振宗寺，遠往江浙回，回還迴無有何定？水邊林下暢予懷。暢余懷，雅快哉！曇林瑞蔭香煙永，麈尾飛揚慧炬輝。(曇蔭居士請)

見初禪人

手持一百八，循環合其數。見見之時念不妄，兀兀其問醒初步。梓枝挺秀真俗芳，花蕊芬榮枝葉裕。云是像兮矚之不見其光，言非像兮卻之端有本據。是何據，六字耑持聖德昭。生生頂禮波羅蜜諦。

嗣法門人性印徒海(覺　澄　清　明　台)孫寂(壽　長)
捐貲刊刻

本師老和尚語錄第四卷。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五

嗣法門人性(鉅　湛)等編

書問

復沈縣尹

掀翻界地若為酬？擢破虛空誰可補？直謂大居士所閱者先老人錄耳，詎意(某)等俱被青睛賞鑑耶？譽(某)乎？冤(某)甚矣！蒼天！蒼天！翰札諄諄，誠有未見老人之嘆，然老人鼻孔既落居士手中，老人面目未嘗不在居士眼裏，似亦可以無憾。舌頭在口，居士業已自信，更復何說？遠承遣莫，兼荷誄辭，老人這段光明卻又向居士筆尖頭流輝去矣。所請舍利如命數十顆，幸珍重藏之，敬寄老人遺杖一莖、字帖一本，一任我大居士焚之折之，惟不作吾宗話柄可耳。

候童真和尚

恭惟吾兄，道行海國，名振蜀川。棒喝齊施，滿地狐涎消曝雪；宗教俱敞，遍空花雨藹晴煙。匪特布千古徽猷，亦抑啟百代異業。敬之深矣，慶亦悠歟！(弟)迺樗散劣質，忝同社火甄陶。赧承麗澤相滋，愧未青藍企及。年來雁行折陣，徒切春樹暮雲。素鯉頻臨，一代時師收眼角；佳編三復，萬里英豪納鑑中。更祈折攝等慈文，頓使頑懦解便僻。躋攀莫定，把臂誓期。大家打鼓弄琵琶，一眾登堂歡燕翼。俚辭裁復，郢筆當揮。

候嵩山馬司君

百辰拱聚，萬彙敷榮。榴開壯不老之丹，桃熟慶無疆之福。正鶴筭與時偕臻，寶籙並日俱永矣。賀賀。曩接翰教，足徵注念。總緣去不忍恕之心，不無一番濡滯，是以未遑報命。夏初承貴治譚門眾檀信重為挽留，故爾暫借一枝於新聖耳。緬想大檀越法誼攸關，同風千里，自是不以遠近內外殊觀也。適茲嶽降，理合登堂，快睹百壽圓開，欣聆千秋歲永。攜雲門，邀趙老，庶宜亭真樂，別增野趣。其如拄杖子不力，徒增戀慕已耳。聊申賀私，曷勝神往。

復杜瑞蘭居士

桃李培春樹，經書掩目扉，正居士樂自然，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荷！荷！治平這舖功德，承諸檀極力勖勳，于月八已將圓滿矣。唯恒嘗守護，道誼愈嘉，下手點眼者能有幾哉？姑拈則古人公案以似。昔張拙秀才參石霜和尚，霜問曰：「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才有省，即呈偈云云。居士但將這公案朝參暮叩，念念予懷，則倉忙壯稚無二乃心，巧拙賢愚唯一其志，如是匪特松蕙穿針，自應金針刺腐耳，有何難易苦樂之足云乎？

復童和尚

濟北之道，慧祖重光。朝陽之傳，雲翁鼎振。微我先老人，於干戈劫焰中，轉大法輪。儔能克昌厥後，丕顯宗猷哉。吾兄年來，戮力法門，苦心苦志。綸竿指處，收盡奇英，第未識負命金鱗有幾耶？今別和尚，又將派匯南洋，益知我慧祖之道，源遠而流長也。(弟)幾欲順舟，與兄共賞普陀勝蹟。無何，忠郡文武護法，再四挽留。去不忍恝，住則神疲話聚，姑有待耳。吾兄倘懷故里著簪，遠邇圖新大業。俾一燈聯燈，以至無盡燈，一傳再傳，直欲千萬傳。在在甘露門開，頭頭剎竿幢建，正符仙箕所謂逢虎大闡，風聲遍動明矣。關山修阻，惱我遐思。寤寐時通，筆舌難罄。

又

蘭芳春谷，菊綻秋籬。彼物物也，而能順序與推，應時不爽者如是。矧茲法運興隆，因緣輻輳，又豈偶然哉？目今別公海上獨步，吾兄在處卓標，我老人與三和尚，寂光中不言而慰，不介而符。易東道南之慶，匪筆舌所能悉矣。唯(弟)株守治平，痴拙自甘。年來鑄造諸功德，兼啟三載幽明，兩利勝會。雖則稱水和泥，似覺勞勞靡息，欲罷不能。良由福慧二嚴，未獲精誠純萃，故爾舉動維艱，親教愈遠。吾兄邇者作略新奇，道聲藹著，自是人天愛戴，神鬼欽尊。則在在廣建赤幟，頭頭奮發狻猊，四海英賢，疇不欣其徑山楨幹益榮，佛日輪光普耀？致若妄庸魔吐，何煩芥帶齒頰哉？螢火詎傷日月之明乎？地遠衷長，穎楮難悉。

復別菴和尚

聚雲先師翁曾於朝陽洞中識得徑山一口慧泉，在在標名，時時顯字，是以涉海入吳，適閩過越，方向湖東院裏輕輕逗露腥臊，諸方將來錦水江干、三目山頂，激揚湧沸，霧驟雲興，一時麇至者夥矣。得我先老人繼起，盡此一派曹源，直入干戈劫火中，振鬣無

休，霏灑靡罄。嗣後玉印江頭又得解擔於高峰和尚，復攪長河收入一滴，持向檇李鴛湖一番洗雪，源源本本，冤結無休。今和尚卓爾匪含南溟，奚啻摶風九萬、激水三千？誠所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某)雖放酣丘壑，而志願足矣。但未識這點真源，從教永住白花，按時潮候，更須杯渡，普濟群靈也耶？雲月雖通，關河未免，少間屢承索我贓私。至若(某)之素志，實懶且拙，矧年來株守治平，日與木石撕結，雖有數則唾餘，無乃應時塞責，詎可遺臭諸方？頻煩注念，增愧愧耳。讀諸佳編，著作清新，發藥超邁，暫爾皇恩遠沛，天使雲臨，佇見紫衣光賁，佛日重輪矣。唯冀深穩德性，大展金鎞，謾謂智老再世，即起從上而問，亦莫是過者，筆莫悉衷，神與俱往。

又

王老師修行無力，卻被鬼神覷破，土地前更添一分，治平拄杖今將[跳-兆+孛]跳，又為檀信東扯西拉，那一分畢竟指向甚處安著好？細讀歷歷佳編，綽綽然確有回天之勢，益思隱隱愚衷，急急焉恨無縮地之謀，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和尚其何以寬慰我心耶？致若晤聚商酌之縷衷，愚若賢座自為備述，茲不贅。

復體如和尚

白露凝寒梧葉墜，玉輪皎潔桂香飄，正和尚德化維新，道行普應時也。羨羨！(弟)年來木石勞勞靡息，雖暫渡江南，休靜三載，無何治平未得卸肩，客冬又被郡人士再囚挽歸，了此蟲豸。和尚聞之，惜乎慰耶！屢承翰教盛貺，不為禮數優渥，兼之獎譽過情，頷愧良多。近聞拄杖芒鞋有[跳-兆+孛]跳之意，特走奉迎，倘慨惠然，詎獨手足得以聚談？益令兩諦渴塵一瀉，倏聞烽煙之傳，而道人拄杖所指，自有龍天拱護。況治平、新聖相望咫尺，南北叢席任意安居，幸勿遲疑，解我懸念。

復醒徹和尚

天地蘧廬也，長揖者只經一宿；古今傳舍也，采真者無容半偈。斯語匪獨為世諦而言，即林下人亦莫是過者。自癸卯別後，再圖聚首，詎意甲寅變起倉卒，急歸治平圓成祖塔。逮塔工稍就，而祖席缺如，復為匏繫。雖年來滄桑幾度，日與木石撕結，勞勞未已，是以手足各天，衡音杳若。甲子冬，暫渡江南，漸圖白下。無何，忠、石兩地諸檀信再四挽留，只得勉焉，寓錫於新聖院耳。適接手

翰，依依宛如覿面，所云秋晚後進，目擊心傷，在在同況。唯冀吾兄深穩德性，益增遐齡，與趙老寶公把手共遊，則獅子菴中多獅子子，兩諦光揚端有厚望在焉。

候嵩山馬司君

倏焉山林，忽爾城市，城市山林雖別，然而斗柄猶在河漢間也。二載隱靜天臺，叨荷福庇，已將口掛壁上，飽飫煙霞，心愜神怡。詎意客冬又為忠郡官紳士庶責以大義，勉歸治平，整理祖室。是以匆匆渡北，未及音聞，遂結百廿期場，仗賴遠注周圓矣。法乳之恩，雖獲少酬先老人之萬一；柴米鹽醬，未免挽撒如許大護法。可是為(某)惜耶？喜耶？倘或二途不涉，試問南賓主人還肯合本圖利也無？

候黃星馬檀越

鷲嶺花猶茂，嵩山髓不枯。益知南賓城中，金粟應身有在也。荷！荷！(某)年餘隱靜天臺，每承遠注，閒來採茹拾芝，大快雅志。客冬為忠郡諸檀奪我所好，復歸治平，重理葛藤，建其百廿制期，已荷周圓。雖則少酬先老人法乳之恩，然而創業維艱，守成亦不易易耳。我公其何以為(某)善策耶？肅裁代面，不宣。

候石司馬新君

睽違台教，裘葛屢更。雖日與木石撕結，然孜孜拭目覓種子，隱隱伊人意可懷。近者偶寓十方堂中，閱雲兄和尚法錄，始知雲老漢一時謝擔，大居士兩諦親承。眼目人天，詎同小小。聚雲一宗，燈燈續焰，端有厚望在於南賓山斗矣。肅椷申候，以致永懷。

鏃可中馬檀越

昔龐老將家財悉沉滄海，闔宅熏修。今我公率身家隱處市廛，幻視塵境。正淨名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不捨道法而現凡夫相。其性天之樂，聲臭之旨，捨是又奚從而他適哉。今幸聚雲法脈，光著南海。我公聆之，能不躍然耶。(某)擬送先老人舍利，於中建塔。肯慨捐一分栴檀，遙申普陀代爇否？別和尚來書云，有續燈正統之編。我公護法，入室有年。可中居士，寧不與子韶無盡，並耀聯芳乎？筆舌聊通，企仰莫罄。

賀劉鎮臺壽

恭惟鎮臺大檀越台臺，五百名世，八千大椿。膺天寵以永年，輝增南極；錄仙斑而益慶，澤沛東川。多祝媲美于華封，譽望稱隆乎郡國。士民感仰，泉石歡騰。(某)行愧前賢，功慚宿哲。霞可餐，水可啜，願學古人；誓未果，關未周，有辜護法。頻蒙檀蔭，方圖瓊報之未能；喜值鶴齡，適幸嵩呼之有自。三生石上，每懷夙遘良緣；萬福堂中，弗獲躬趨令旦。敬具不腆之私，敢曰甘泉菊水；伏乞如空之納，竊云棠詠松陰。德盛千秋，芳流億祀。伏冀椒花日啖，石髓時滋。巨富龐公，寶船永濟江海；須達長者，金磚常注祇園。五福駢臻，九如耀麗。謹啟。

候嵩山馬司君

宜亭佳製，巧奪天工。騷客品題，光瑩斗極。雖未目睹耳食之大暢塋懷，鄙者我公屢索俚句，第年來木石撕結，筆硯塵生，胸襟茅塞，是以遲遲未復，抱慊良多。今渡江南來，急欲躬覽勝概。無何，關居數載，足步維艱。故爾暫寓十方，俟春溫凍解，意轉棹別圖矣。則笑亭借座之緣，姑有所待。至若治平祖堂、祖塔、寶聖兩代錄板，統祈遠垂照拂，感佩匪獨(某)等也。先老人寂光中，自是訂囑有在。

復千峰和尚

古人纔下禪床，已謂只得半藏；治平今日務須一一翻閱，始獲正令全提。恁麼不恁麼，和尚堅密不動之體，自是在在安恬、時時保惜，老婆禪脫空話，豈容張喙於側耶？尤幸線脈悠長，勢藉重光祖室，其鼯鼠聲潛蹤潛跡，寶公壽益著益增，俾三藏參禮於蘭院，戒賢引讚乎竺天，兩諦攸賴，四眾欽崇，正有日也。萬望強飯寬懷，龍天耑為擁肅，率茲暫復並謝。

復馬新君

倚天恒巍峙，萬壽永崢嶸。祖孫迢遞，瓜瓞聯芳，正我檀越橋梓同躋壽域，共享昇平時也。適聞尊翁大人倏爾仙遊，不勝悲感交集。悲則悲其尊大人回頭覺早，撒手忒遲；感則感其我公春秋鼎盛，政事維新。至若悲感不相關一句，卻也瞞我公些子不得。那裏是瞞不

得處斖？老安少懷崇矜式，富庶教養壯輿圖。肅裁暫復，俟容耑芻。

又

曩接南賓方丈稿，益知親承付囑之有在也。第踞此室者，未審借座燈王、取飯香積，令其三萬二千獅子座寬容充足否？且道入室後還有事也無？倘能于斯穎脫，則在在甘露門開，處處赤幟星布，正所謂一滴獅乳迸撒七斛驢乳矣。靈山一會，儼然常住，我公付囑，卓爾荷擔，彼嘖嘖榆枋者，何足與之較量哉？

復學正鄒檀越

一庭春色入文章，滿眼英才爭豔麗。檀越無窮雨花，政爾與時臻新矣。羨羨。曩者兩候江頭，竟未躬親握別，悵歉何似。嘉平得接華翰，始悉仙任早陞，門墻濟濟。總之入此堪忍場頭，難免這番局套。雖則暫履元階，佇見萃升指日。唯等以如幻一觀，在在皆為遊戲三昧耳。夫如是，則雲路與林泉靡隔，宦遊共埜樂何殊。統俟治平千日，鐘會圓時，少遂峨眉青城之念，又得快賞逍遙勝境，促膝談心，話舊端有日也。肅裁暫復，曷勝翹企。

復笑旨上座

丁卯，嘉平掌老人親持寶器，寄我治平社火爐中，幾經鍛煉，詎知此物惡辣，無端煙焰迅發，故山埜示以科發少年之語，信不虛也。遽爾圖南適北，光射東洋，氣沖吳越，而且揭露我之贓私，遙函數至，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尤冀上座珍惜此器，將來撲碎成團，潛符密用，兼復恒親鎮海，令其白花穩過，素質無侵，俾掌老人得所寄，而山埜滿所望，亦抑令鎮海分厥宗緒耳。衍慶宗譜，光耀人天，端有厚望在焉。

復海若眾座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古人確乎不可拔之定論。第像末之際，道假人弘，守經行權，隨宜所適。眾座既念承接不易，報德實難。即此一念，可以紹續宗傳，恢弘先緒，莫不由斯致也。山埜幾有徑山禮塔，普陀覽勝之遊。且於眾座決志向上者，相拉其往。其如檀信再四挽留，且將內外諸務安妥，大覺更增起免。眾座各乘本願，毋忘先人遺囑，早歸祖室，同入社火。重經

鍛煉，三拳一掌，報德酬恩，始不辜人負己，亦稍遂山野拭望眾座之素心也。雷此暫復，不盡。

候武貞劉文學昆玉

梵鐸新成，知音喜遘，雖未獲親炙光儀，然已飽飫惠愛，兼復信施。且賢昆玉芳名，載鑄鐘鼎，永為萬代之傳，恒布三生之果。盈盈帶水，鼓棹匪遙，倘肯乘興遨遊，則蓮社之約，又借沛露於黔水，滋培多矣。治平縱無沽酒以待，卻存煨芋可將。春光明媚，景物輝煌，桃柳芳榮於紫陌，桂蘭森茂於芸窗，斑斑玉筍，實堪娛樂。尤冀溟摶躍海，逸翮靡天，留笏住檀林，慎勿謂芯芻生妄想也。

寄況盈沖昆玉

人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如令師覺菴上座之住世出世也，其所得者多，而所益不少。何也？上座生平以仁濟為心，其應上接下，咸皆等之以慈，且好義勇為，樂善不倦。及乎一旦應夢而興出塵之想，恩愛不能留、骨肉莫可阻，竟赴山埜座下，毅然薙髮剃鬚，披緇茹蘗。數年來，孜孜矻矻，以圓通是念，功行日新，持誦不掇。逮山野躬臨其境，深探厥心，雖病勢垂危，而意志無二。雖未觀其脫去灑然，其操心篤實處，自爾穩步蓮階，一超直入如來地，信不誣矣。賢昆玉慎勿過慟，唯善繼、善述恒以佛事為心，則盡孝報恩，統在是矣。握管心酸，筆舌難罄，賢昆玉最之。

上座

乘勢待時，各適所宜。上座品識卓犖，精操於南浦已有年矣；山埜採聽拭望，把釣於臨江詎無謂乎？但其聚頭日淺，鉗錘靡致毒辣；觀時下手，機括謾露鋒鋩。菊月廿間得接來翰，益覺拄杖子慢過上座良多。倘或鼓棹再遊，切忌累及參蓮上座，亦勿謂山埜重重錯愛好。今於十月中旬確有普陀之行，棹已買定，晤睿上座可與共訂前約，溯舟順流，行止緩急唯眾上座裁之。

候若石和尚

治平祖席，螳臂支撐，幾去復來，蟲豸未了。客冬闔郡文武官宰、紳衿護法，共結百廿期制者，令其同門諸耆德上座咸皆雲集，不特以表數年未舉之禪規，亦令後生晚進知有先人面目也。詎意遠近相聞不一，是以法筵中皓首龐眉弗獲齊聚耳。今於月八佛誕圓滿，倘不辭跋涉，出江一晤，茲又社火爐頭一番鼓動也。盛惠附廚，統謝並候。

復蓉城葉檀越

春光罔茂，景物舒融，檀越壽祿與時序偕臻，持誦協道，念益進矣。羨羨。但以江山迢遞，寤寐不無關懷，幸爾雲月相通，遐邇未嘗少間。其所惠施，如數收明，已供大悲像前，長年奉獻。緣以來人歸緩，因之修謝致遲。緬想檀越無相心燈與金剛真體，時時燦爛、在在光輝，匪特蓉城遠映浯江，展轉光遍天下，庶不負十數年弘護之至意，亦抑得進彼此相遇一段奇緣。倘能直下承當，極力頓斷，則慧燈悠永，心焰長瑩，治平有厚望在焉。

復黃陳眾檀越

弘彰法化，一方之盛舉也；大闡宗乘，諸檀之盛心也。具盛心而成盛舉，則遐邇學行有不聞風美成厥果者哉？山埜滿擬一至，飽飫信施，其如拄杖子有普陀之遊，確於十月廿間，棹已買定，是以弗克領悉盛筵。至若本堂內外學行，亦以山埜束裝在即，統未能應命。俟容挽棹歸來，重新社火，復增護助，正有日也。肅茲率復，不戩。

復學正鄒檀越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身，千古在此一夕。大丈夫之志，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大安穩，方為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檀越倘于焦濡不涉間深契如幻，則一切愁魔怒盡護法善神，一切憊魔困魔悉為富相長者。夫匪特埜衲在在金湯永賴，四海處處甘露益沛濟疆矣。述此而談，似覺迂古忒甚，然亦不誑不妄也。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

又

境中，峰岑拱峙；陽安署裏，桃李芳妍。大都孰占，信是東君掌握。荅幸我公梓枝挺萃，尺壁騰光義教家傳，故衣缽不從外得也。億溟摶大展高翔，佇見紫泥封報；鴈塔名題，即叢林草木更俾亭有衣而室有帶，詎非彼此千載之奇遘。準提聖像，如命附來。然大士之願，有求皆應，無感通。我公信能誠篤，則響應必矣立驗。至若進步竿頭，又當於持誦外覓大士之真體也。縷縷心悰，筆舌難悉。

聯芳偈

囑鑑堂上座

功行隆時，爾龍天鑑格；主賓洽處，務須針芥符投。致令法系悠長，益俾宗譜綿遠。鑑上座曩受具足於先師座下，復經策進於天臺山中，濟眾無方，參陳有據。值茲溯流循本盛舉，何妨稱水和泥？添嘉直指淵源，全彰授受。聽吾偈：天臺三載意慇懃，接待唯斯一念誠；砥柱中流捍水，屏垣法海湧金城。千江月朗千江印，萬里雲開萬里明；直下鉤竿須驗取，為霖普濟潤蒼生。

囑慶堂上座

川兄法系遙相委，衣缽真傳信屬吾，踏遍天涯徵四足，香浮海國蔭雙株。機鋒妙密渾兼帶，節候巧彰應合符，拄杖拂莖齊付與，羅龍御象衍宗圖。

代囑正幢禪座

十方三世已親承，法海幢幢正可人，深養翼鱗頭尾具，慈膏布露洽群英。

囑覺堂上座

龍頭自古屬耆英，守道淳真徇化衡，末代規繩勤整肅，先賢範快揮瑩。精藍鼎搆殊王舍，法苑枝分耀覺城，祖佛家風憑展演，宏施棒喝震雷轟。

囑淨修大德

數代親依志願清，莊嚴萬德證無生，千斤重擔宜承接，億世崇功允克成。鐵磨神機隨互換，末山妙用洵舒陳，騎獅坐象頻昭著，衣缽薪傳信受行。

囑濟堂知藏

泗水曹溪共一源，超然起魯更齊賢，持竿持鐸開方便，立主立賓應化權。入室務須勤細軌，酬恩謾用展粗拳，堂堂普濟周沙界，佛祖心傳總荷肩。

代囑繼堂上座

慶忠法席中興地，繼起其中意可人，直教授受輝真諦，頓令原源耀祖闉。隨機建設彰權實，就勢安身立主賓，脅下還拳憑展拓，曇華開燦逐時新。

囑誨堂藏主

寶聖叢中育聖胎，養成頭角喜滋培，重圓藏海師資慶，再展嘉猷祖禰恢。入室維持冰煉火，開筵慣用雪烹煤，個中消息隨收放，灼灼優曇羨倍栽。

囑永堂書狀

雙株開綻已多年，在在逢渠洵有緣，魏水植根枝永固，平山培果葉繁鮮。塤篪疊奏無生曲，手足偕彈沒影絃，九上三登勤策礪，燈燈續焰演心傳。

囑徹堂上座

薙染曾將個事期，迥然闊徹悟無思，已經密記親承矣，更憶弘揚代囑之。二諦相關關法印，三乘演應應當機，拈花旨意微舒笑，燦爛人天振祖規。

囑碩堂上座

歷載殷殷雅誼孜，誠心濟眾實稱奇，杏林碩蔭祇林茂，蟠果長榮覺果滋。世事揮榮崇法範，人情益裕衍宗枝，三拳一掌憑施設，

道脈親承正遍知。

囑月堂知藏

稟賦繩誠意志諄，三壇演習越當仁，棒頭早已舒青眼，麈尾今應繫赤鱗。倒跨金猊輝北極，直撐鐵艇耀東明，法門砥砫倚天峙，華果繁英萬彙勻。

雜述

募鑄四十八願洪鐘引

治平晨鐘，乃八景之標著；鎮居左臂，實萬姓之屏垣。晝夜一百八聲，鍧聲振醒齁鼾夢；周圓四十八願，慈願感招仁濟心。須知循去，即是環來；要識得收，仍歸廣種。砥砫城郭，叮鼕鼓角協鏗鏘；補障黌宮，羅列樓臺興壯麗。鴻銘永鑄，懿範恒新。

新鑄鐘磬銘

佛佛授受，祖祖聯芳。鉗錘扣擊，鐘磬鏗鏘。緊維治平，卓豎法幢。陶凡鑄聖，拓梯設[舟*元]。砥砫水口，屏障黌宮。緇素饒益，文武興崇。福山藹盛，慧海融通。大器聿圓，洪範攸鐘。據座居此，嚴守意城。毋嗜蠅利，毋耽蝸名。十戒毋違，五辛毋親。寶蓮可誡，僧護允箴。恢揚道脈，肇啟法源。個個狻猊，片片栴檀。六度常勤，四誓益堅。梵韻遍滿，妙應綿延。返聞聞性，自覺覺他。時新寶鐸，日燦心花。運周劫石，量等恒沙。聲傳億祀，永振無涯。

募塑功德引

巨舫將成，必須珍藏滿載；大廈甫就，務期金碧莊嚴。矧茲治平禪院，先康創修，本朝重建。通州關水口，闔郡總福田。殿角容儀，雖可壯觀；贊佐神祇，尤屬缺典。保境護國，風調雨順，仗四大天王；應供利生，虎伏龍降，咸推十八尊者。馴獅駕象，四板首位，慈蔭昭彰；濟世裕民，八部龍神，恩波浩蕩。昔曾同受靈山記，今復偕撐般若舟。冀其一人而獨建一尊，或引眾手以共襄眾像。現為叢林功德主，當證頭陀金色身。施受無差，果因不昧。涓涓檀露頻滋潤，藹藹桂蘭永綻榮。億代招提，萬年香火。

募重修普樂寺引

大廈將成，必鳩眾材而結搆；寶鼎欲舉，誓藉眾力以維持。普樂叢林，創建多代，今也梁頹棟朽，勢覺難以久支。住居禪人，重新有志，奈橐罄囊空，力不能逮，敬持短疏，竭募洪仁。總之，為善務在普施，享福斯由樂捨。七文一笠，瑤池魏闕匪輕酬；杓食杯漿，玉宇巍利奚小慶？粟帛金錢隨喜布，棟梁椽柱任欽陳。一去即是一來，幸毋煩苦生厭；有收還歸有種，疾須踴躍歡抒。佛事八萬四千門，頭頭合轍；公案一千七百則，法法圓成。有願斯從，無私不服，個個普臻功德主，人人樂享太平春。紺殿維新，慈容允固。

募慶佛誕引

一年一度益油薪，感應道交難比況。瑪瑙階前紫氣騰，琉璃殿上玉毫放。朝天慧炬照無私，徹夜晶燈輝有象。施也一任樂隨緣，受兮詎謂為虛妄。良田福種洵滋培，粟帛金貲厥胙蠁。合會勸成功德林，大家圓滿光明藏。普勸人人著意看，者回始信沒遮障。從教覿面露堂堂，慶祝綿綿山海量。

募疏

檀度恒開，唯羨家常添缽滿；惠施樂竭，務期囊底益金貲。詩稱求福不回，易嘉作善餘慶。洵惟一源合轍，九彰三教同途。不拘粟帛金錢，共襄棟梁椽柱。莊嚴精舍，時時得見巨富龐公；結搆祇園，在在相逢給孤長者。昔曾金磚迴布，今且紺殿聿新。無福不臻，有緣斯度。

又

七文生象魏，一飯誕瑤池。因果元不昧，施受應無虛。正好乘時布種，且共稱水和泥。泥多佛大香煙永，水漲船高櫓棹齊。

募修萬聚山方廣禪院疏

萬聚巍峨，先賢曾荷皇恩錫；倚天崒嵂，後裔維祈佛日瑩。昔也洪輝祖印鉗錘，茲則拭望人天眼目。詎知獅乳任器，益徵鸞膠續絃。縑緣泣路悲絲之迷離，兼值劫火烽煙之遷革。象龍落寞，棟宇圮頹。雖曰年來微功漸培，其如今日大觀未備。故撐大廈，非一木而為力；且舉巨鼎，籍眾手以劻扶。幸際德星照臨，巨富龐公稱佛國；敢叩仁人溥濟，給孤長者應人間。布粟金珠，多寡隨心播植；

棟梁椽柱，長短任意施陳。七文一笠無虛酬，瑤池魏闕；五莖半杓有實據，寶座琳宮。庶方廣法席以再彰，三關歷歷喜崇建；俾檀度良田而更拓，五福源源快落成。石橋溪水益清新，祇樹心華增曜麗。遐邇胥慶，緇素騰歡。

募修白雲菴疏

一塢白雲，補衲遮頭用無盡；數椽草室，棲真容膝樂有餘。胡為區區事豐屋，乃爾矻矻叩檀門？良由獨覺匪遍行之儔，聿開普度；自了違薩埵之願，聊展化緣。白雲菴者，在旦上人昔與親族創其始，含波禪座今募檀信勷厥終，先後兩兩合尖落成，緇素各各同圓甫就。無心出岫，清風明月喜相從；有意捐金，錫樹布園隨播植。庶幾香火永盛，益令功德日新，慶衍三輪，福臻二諦。

法派

慧幻應觀方，葦乘洵普航。西來明大意，東震建真幢。道脈恒輝遠，宗源永紹芳。嚴華法界海，覺果鎮圓常。

嗣法門人性應裔刊

竺峰敏禪師語錄卷之五終

竺峰敏禪師語錄序

天宗門相傳，拈槌豎拂，闡晰元微大夢，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謂語言文字可以不立也。然《楞嚴經》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又曰：「聖所知，相授受。」夫文，載道之輿也，曠古今而百千其世，夫孰能知？盡虛空界，無非佛法，一燈相照，燈燈相續。故余以為非文與言，無以詔大千而授久遠。西蜀竺峰禪師，道契真，見地洞徹，早年受付囑於鐵壁老人，自鐵壁而上，為吹萬，為月明，為鐵牛，以至於大慧，源遠流長，法乳相承，而竺師尤空視一切，勇猛超卓，誠梁棟之茂材，荷擔如來實際之理地者歟！歲壬午，蹇裳東渡，泛杯南海，復自南海赴我禾楞嚴禪席之請，惠然卓錫，所以弘玅覺而啟幽迷者，莫不粲然條理。其門人錄其語、其文、其詩，集為一卷，壽之梨棗，固已如甘露之沃人，香風之襲眾矣。茲復以前後之語而錄者，彙而集之，斐然累帙焉。蓋師之主席於蜀之治平已久，爐錘烹鍊之下，承其造就而入室者，不可勝計。夫是以緇素傾心，奔走恐後。今流覽其錄，恍焉若日月之中天，大燭昏衢，津梁後學，何異乎大慧再來？因益歎夫文與言之不可以不立也。曩余備官朝宁，嘗奉使南海，遙瞻洛伽之勝，謂此中緇流，當必多穎脫根塵，超凡入聖，如昔之南岳、雲門其人者，神通具足者乎！乃不圖於竺師而親見之。庚辰，余蒙恩予告還里，優游於水邊林下，詠歌太平之餘，得與竺師研求真乘，為鬢絲禪榻之遊焉，詎非幸與？夫楞嚴，古剎也。自宋五百餘載以來，英靈高衲，後先輝映。今得竺師建立法幢，高豎宗風，提唱其間，將使濟慈航，千彼岸，合人天而景從，昭慧日於當陽，了我物而一致。獅音震徹，龍象蹴踏，余且拭目而聿觀其盛已。是為拜。

時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孟秋上浣賜進士第、光祿大夫、予告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秀水法弟杜臻遇徐氏拜撰

浙江嘉興郡縉紳護法公啟

伏以凌空寶鐸，標法苑之金湯；遍界祥雲，沛香林之花雨。鍛烹凡聖，憑藉爐錘。恭惟竺翁大和尚，秀毓西川，名高東國。道嗣妙喜，剔五夜之昏燈而燃之載焰；法傳杲祖，衍一絲之慧命乃續以遐昌。梅子熟也，悟心即是佛之傳；木樨香乎，會我無隱爾之旨。眼光爍破，直教大地平沉；心印提將，莫不普天率服。昔年住錫治平，瞻杖履而遠近動色；今日浮杯浙水，振鐘鼓而緇素傾心。允矣！栴檀林裏，都是良材；獅子窟中，原無異族。敝邑楞嚴古寺，

創始有宋；長水法師，中興於前。明達觀古德，流通梵典，兼諸家宗教之書；安頓僧徒，接四海水雲之侶。名藍不宜廢墜，須待人而後興；輿情久切瞻依，願擇賢以為事。伏候拄杖攜持，速命出山之駕；袈裟披拂，遄登泛海之舟。敬布蕪緘，肅伸虔悃。臨啟無任顒切之至。

法弟杜　臻　朱彝尊　毛延芳　馬壽穀
徐嘉炎　袁定遠　屠又良　何　崇
沈瞻日　譚有年　沈纘曾　張聯箕
朱彝爵　朱建子　項維聰　陳廷煒
杜雲鴻　沈京文　張龍驤　沈　綰
朱象鼎　馬登岱　賀方來　項維貞
沈樹聲　徐天稽　周蘭森　萬必大
朱德遴　趙　璠　李含澤　朱魏雲
陳　荃　虞元標　倪鳳喈　朱　泓
陸　章　李含潛　朱丕武　袁萃生
虞元枋　嚴　侗　朱丕麟　袁雋生
朱　泰　于錫疇　　仝頓首拜
楞嚴十地衣末祖振　演智　行廣
上瞻　性澄　源徹
圓碧　慧容　寬慈
經房衣末照清　　仝頓首拜

竺峰敏禪師語錄

書狀性珩　錄

住浙江嘉興楞嚴禪寺

康熙壬午季夏朔九日，師受浙省臬憲于公、太尊佟公、邑侯于公、陳公暨闔郡縉紳、本寺耆舊公請入院。

三門

「密因修證路，究竟堅固門，鳳麟隨類萃，龍象任昇騰。務從山僧舉趾，洵爾大步寬行。」便入。

彌勒天王

「相逢便展笑容，碩顱豐頰曝腹。在在欲覓箇人，雨順風調其足。足更足，他咱我你是何物？」

韋馱。「示現童真體，位證最後尊。佛佛欽輔佐，法法允干城。末代規繩尤冀整，堂堂寶杵萬千斤。」

伽藍。「千載密護，慧眼靈通。毋撿其過，維建厥功。格兮度兮隨變幻，祇林億代永豐隆。」
祖師。「老蒼頭，少風流，四七二三鼓鬣無。休休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遠謀。」
佛殿
「佛以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俱不著，直下便知歸。知歸後又作麼生？」乃展禮云：「雲門棒下落空，黃蘗眼中著刺。」
方丈。「入如是室，坐如是座，魔佛潛銷，人天協合，俊快衲僧，切忌卜度。」據座，喝一喝。
即於是日請上堂。拈疏云：「三教同源，萬靈合輒，箇中點畫分明，一任珠璣錯落。」度疏云：「維那分明宣說。」指座云：「大佛頂毘盧座，睜眼覷著，舉步踏著。」喝一喝云：「過。」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光昭明漢，澤浹唐虞，爇向爐中，奉祝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文武官僚高增祿位，伏願一人行健，四海謳歌欽聖化，百辟崇功，萬邦鼓腹樂昇平。此瓣香，智偕姜傅，才並伊周，爇向爐中，奉為本省當事臬憲于公府主邑侯暨闔郡文武護法，伏願揚文奮武，各晉葵衷勷帝業，出將入相，咸舒忠悃壯皇圖。此瓣香，派發尼山，源匯鷲嶺，爇向爐中，奉為闔郡請主縉紳檀護、中興本院紫柏大師、洎闔院耆德，伏願隱顯無私，同瑩法海光佛日，真俗不二，再芳蓮社續心燈。此瓣香，針錐不入，斧鑿難開，爇向爐中，奉酬高峰得戒和尚、薙髮二位尊師，伏願尸羅永固，三聚萃精嚴妙諦，海印恒輝，二株挺秀衍薪傳。此瓣香，執鞭二十餘載，守欄三十多春。茲則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靈山道脈六十三世西蜀治平堂上過去本師上鐵下壁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寂光照遠，禪丹頌投般若聚；慧脈淵長，問答錄傳功德林。」斂衣就座。普陀和尚白槌畢，僧問：「未離南海，已到楞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大地一伽藍。」進云：「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何是轉法輪句？」師云：「天高群象正。」進云：「《金剛經》云：『一切阿耨多羅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切勿數墨尋行。」進云：「即今四眾臨筵，未審將何指示？」師云：「夏日蒸于火，殿閣轉微涼。」進云：「青山不鎖常飛勢，滄海咸知來處高。」師云：「拄杖子放汝不過。」進云：「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師云：「聽取令行時。」問：「鐘鼓交加即不問，鵬程一舉是如何？」師云：「海闊從魚躍。」進云：「妙莊嚴路作麼親登？」師云：「天空任鳥飛。」進云：「兩堂龍象如何安排？」師云：「地似赤烏臨白馬，法兼拍板振揵椎。」進云：「擬把心香盤中獻，又得荷花放滿池。」師云：「一念因真，千生果實。」乃云：「閱歷

天涯境，雲月總如然，千峰同一聚，萬派總歸源。忽無張起滅，倏幻示抽添，蜃樓現礁畔，海市湧潮端。犬吠白雲裏，雞鳴赤水間，踏遍梅岑石，飽餐椒頂泉。午渡乘風快，山陰夜興便，擬唱還鄉曲，誤入采蓮船。采蓮船上清江引，轉聲又調鷓鴣天。鷓鴣天，忒無端，恰值普陀法雨和尚把住柁尾、檇李縉紳悉檀阻著船頭，致令山僧退鼓難撾、隱身沒術，不唯逢場作戲，且要老店新開。既爾如斯，即今舖面作麼施展？」乃舉：「僧問同安和尚：『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離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管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師云：「同安和尚雖是豐儉隨家，未免將來送去唐喪時光。若問新楞嚴：『如何是和尚家風？』答云：『芒鞋踏月離巖岸，拄杖挑雲入市廛。』『忽遇客來，將何管待？』答云：『冰鐺漫煮銕釘飯，雲甑頻煨木札羹。』恁般施設，與古人優劣姑置毋論，且不誤主顧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嘉禾森蔚祇林茂，長水澄瑩法海清。」卓拄杖，結槌，下座。

當晚小參。舉：「古德云：『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開眼看，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師云：「古人雖是看病用方，未免針灸忒毒。山僧今則不然，跡寄楞嚴無定期，到來那復論東西？五更鐘徹香煙杳，三板聲敲月影低，漫撥祖機機彀筈，閒持心印印空泥。箇中可是忘賓主？休問全提及半提。恁麼告報，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小？」良久，云：「空通風送屋，雞栖溪齊啼。」

茶話。舉：「趙州祖師問僧：『曾到趙州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云：『曾到趙州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白州云：『未曾到喫茶去且從，曾到因甚也要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曾到喫茶去，無數落花紅滿地；未曾到喫茶去，嘉禾景色山秀麗。院主切忌貪雙杯，清風匝地有何極？有何極？一二三四五六七。」

立兩序，小參。「楊岐盞輝煌千古，寶壽薑辛竦萬年。慧祖洗籌，始見指頭烜赫；溈老作飯，終歸匙下收除。法輪宛轉推五祖，號令森嚴頌克賓。都是這般傀儡，今古搬弄靡休。生旦丑末憑伊扮，果因福慧務全周。那裏是全周邊事鄴？休令滴漿寸舌苦，毋教片紙疋紬酬。」

晚參。「昔大明神宗年間，紫柏大師偕陸五臺先生洎諸縉紳興復楞嚴古剎，五臺先生之弟雲臺獨建此禪堂五楹，紫大師遂題聯云：『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尤益真修。』用血書之，即今此語猶存，此堂現在。試問諸昆仲：建堂書聯之人向甚麼

處去？若識此人去處，便知念佛是誰；若識念佛之人，便知萬法歸一；識得萬法歸一，便知庭前柏樹子。所以古德頌云：『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施為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那裏是長安之所？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中秋示眾。舉：「古德云：『吾心似秋月，光明真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又云：『吾心似燈籠，點著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師云：「恁麼拈弄，可謂事合理融。楞嚴即今也要應箇時節：吾心本無心，無心何處尋？秋深與冬暮，無變亦無更。作麼說箇無變無更底道理？手持經卷孤危坐，門外佳賓懶送迎。」

徑山禮大慧祖塔座，元玉峰和尚同兩序耆舊請上堂。豎拄杖，云：「三十餘年展釣舟，衝寒冒暑策同儔，而今棹撥臨安境，破浪金鱗直上鉤。就中有一釣便上者麼？」良久，乃云：「第一義，絕商量，時節至，理自彰，峨眉月映西湖水，錦江風送古餘杭。昔日升堂方入室，今朝入室後升堂，到來不用論賓主，端然衣錦自還鄉。作麼生說箇衣錦還鄉底道理？憶昔開山欽祖縛茅於斯，鹿豕為侶，迨乎德化日滋，龍神獻地，異類歸馴，皇風沛注，一國師之至。我大慧老祖兩奉詔旨住此，萬方英豪聚此，棒頭觸背齊施，說法如雲如雨，是以聚雲師翁拾此臭味於錦江岸畔、三目山中，輕輕逗露，腥蠻諸方，發藥匪特五車，展演奚唯四院？洎我慶忠先師持此於劫火焰中、干戈叢裏，霏洒靡罄，鼓鬣寧休？後於玉印江頭掄材，交卸高峰老人，老人持此向檇李鴛湖，將三世贓私陸沉于法海深淵。嗣至別公和尚匯此于南洋道岸、白花山間，詎謂千株競放，實乃萬派潮宗，又向於祖山一番振此。故爾，山僧衝炎冒暑，特特到此，又承玉峰和尚、闔山耆舊必欲山僧陞此。雖然，暫應其誠，可謂先入吾祖之室，後升吾祖之堂。且祖孫相見，親承入室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尤冀皇風輝舊緒，挽回佛日振新猷。」

禮大慧祖塔。「巍巍永鎮凌霄頂，曠劫如如不動搖，自是鵬搏超九萬，大人境界適逍遙。那裏是逍遙處麼？憶昔吾祖懸河詞瀉傾甘露，廣長舌吐溢慈膏，禽魚水石咸蒙潤，草木河沙悉感昭。至今峰巒疊嶂仍規畫，樓閣零星擬變爻，遠孫萬里來親覲，寂寂常光不露顏。吾祖面目悠且久，既望之月滿而圓，作麼生說箇悠久滿圓底道理？」爇香，云：「薪傳七疊天輝燦，煙透九重光焰綿。」

送舍利至普陀，法雨別庵和尚引座請上堂。僧問：「雙林示雙趺，熊耳遺空壙，隱峰之倒化，性空之水葬，未審治平老祖歸真時有何嘉瑞？」師云：「盤陀曉日永光榮。」進云：「恁麼則溥施最後法檀也。」師云：「無邊界海一時新。」進云：「大庾衣缽何人得？少室真燈付阿誰？」師去：「法雨寶座恒輝爍。」進云：「若不問

過，焉知端的？」師云：「打中間底。」進云：「秖如無去亦無來，無生亦無滅，又作麼生？」師云：「蓮洋午渡乘風快。」僧顧左右云：「分明記取。」師云：「切忌妄流傳。」進云：「敢為流芳。」師云：「恁麼中卻不恁麼。」僧掩耳歸位。師云：「呿咽呿咽。」僧問：「翻轉面皮，呵佛罵祖，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洛伽燈火羨常明。」進云：「腳跟踏遍滄海，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彌勒真彌勒。」進云：「把住要津，不通凡聖，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踢倒傀棚罷歌舞。」進云：「覿面相逢，貫通今古，如何人境俱不奪？」師云：「千家慶燈火，萬戶樂笙歌。」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老和尚送舍利到山陞座如何施設？」師云：「無尾螺泛夜杭舟。」進云：「莫是南來禮祖塔，共聚子孫酬？」師云：「知即得。」乃云：「虛空啟口問須彌，積愫凝誠是幾時？舜若多知欣悉諦，爍迦那轉演嘛[口*彌]，倒騎白象騰雲漢，橫跨青獅陟海隅，至止三摩真勝地，主人歡聚喜相歸。作麼生道箇歡聚喜歸底邊事？昔日世尊設利那，收來八斛四斗多，或炭或灰無憂聚，若牙若髮迦葉波，天地龍宮咸斂集，隨光應現以安和，吾師舍利無增減，剎剎塵塵悉遍滿。唯我別公誼篤殷，人書數致幾叮寧，幸逢金輪御極際，詳觀萬彙總熙平。況復大智願海實淵淵，大士慈雲真靄靄，淵淵靄靄互綢繆，不風流處也風流，吾今頂戴親捧至，縱奪成褫得自由。自由也竟如何？」喝一喝，云：「百萬山河臻普嚕，億千界海衍摩訶。」

信善戚維新妻張氏領眾姓男女等為千手眼大悲菩薩上鏡光，請上堂。師豎拂子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祖師鏡智早已安措分明，即今菩薩鏡光與闔會善男信女一段至誠心光又作麼生安置？若安向前，菩薩示茲千手，各各拈弄有分；若安向後，菩薩縱具千眼，在在窺覷無從。作麼生示以無前無後底安置？」良久云：「紅爐幾度曾經煉，橐籥安般隨互換，無動無搖任卷舒，精金躍冶胡更變。變不變……」畫圓相云：「滿願從心，常光永鑑。」

為法雲淹澤庵尊宿舉火。師把火炬，云：「八葉薪傳芳煒燁，八人遞送盛煇煌，八萬四千憑灼煥，三百六十燦周詳，廿七有零支舊住，一點無私煉真藏。此是我澤翁老宿本具三昧真火，早自施設了也。即今眾耆德復延山僧到來，畢竟又作麼生打當？」良久，以火炬左右拂，云：「法雲遍覆琉璃界，智焰莊嚴琥珀光。」

上元，上堂，囑維那萬堂、書記遍堂、藏主蔚堂。問：「今朝上元十五，集眾上堂打鼓，如何是佛法流通句？」師云：「萬象光含紫極高。」進云：「瓜瓞綿延事若何？」師云：「春未到時先有信，

風纔過處便生香。」進云：「且道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家家燈火，戶戶笙歌。」乃豎拄杖，云：「黃面老子拈花，粧點龍文耀北闕；金色頭陀破顏，激揚麟角奮南溟。快騎紙馬渡江，漫誘蠟人炙火，牽惹得四七二三一，箇箇捫空竊響，露尾潛頭。逮後一夥不唧溜底，又說甚麼三玄四喝，縱奪主賓，五位君臣，偏正回互？更有紅爐內奪槍旗，電影中覓朕兆，高設迷魂陣，密布連環圈，盤根錯節，枝上生枝。山僧輥入這夥水牯牛隊中，牽犁負重，三十六春秋，幾番洗雪難清，累次擺脫不下，欲卸鐵枷項下，須覓金臂肩擔。而今且自乘時乘勢，相簍打簍，重重與伊計算。且道算箇甚麼？一二三四子當機，千萬億載堂輪奐，旋風[車*度]轢演三臺，動湧吼擊等震遍。」卓拄杖，下座。

萬堂、遍堂、蔚堂三上座請上堂。問：「爐內檀煙藹瑞，堂前燭影呈祥，三位大師設齋，和尚畢竟如何施設？」師云：「雲從龍，風從虎。」進云：「施設後又作麼生？」師云：「聖人作而萬物睹。」進云：「年逢喜事頻頻舉，如何得七八九十一串穿？」師云：「水流今古脈，山聚去來雲。」問：「乾坤山色麗，巖谷桂蘭香，鐘鼓交參即不問，項下鐵枷作麼放下？」師云：「一五二五三四五。」進云：「昔日世尊說法未存一字，和尚即今說箇甚麼？」師云：「善思善聽。」乃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睹箇甚麼？睹兩堂之龍象彬彬，四海之鳳麟楚楚，一五二五三四五，五五二十五，京垓載正悉旋元，無量阿僧祇莫數。」復舉：「圓悟老祖舉慧祖首座上堂云：『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況復羽翼成，況復爪牙備，奮迅即驚群，八面清風起，一條脊梁堅似鐵，一根白棒掀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師云：「悟祖恁麼道，雖是激揚之語，仔細檢點，未免有舐犢之私。不肖遠孫則不然，萃倫須用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萬千遍滿微塵剎，光蔚人天不可思。恁麼道與吾祖相去多少？」喝一喝，云：「知。」

法雨和尚請師為鐵祖舍利、高峰老和尚衣缽、護國童真和尚靈骨起龕

「其入而微，其出而離，離微俱不涉，端歸上上機。上上機，任所之。」喝一喝，云：「三座驤馳獅子窟，百千諸佛豎降旗。」

入塔

「威音劫外無位次，用世門頭立主賓，雲籠嶽麓千株茂，日鎮長空萬派清。海印蜀山頻煥發，白花雙徑互輝騰，師資協聚聯芳盛，手足囊成衍慶榮。此是法雨主人十數年來一段孝誼惇誠，今將慶忠先師舍利、高峰老和尚衣缽、護國童兄靈骨各豎窣堵波，師弟大家和合團圞，洵屬主人功德福聚。茲乃三位老漢轉功就位之辰，畢竟如何道箇原始要終、裕後光前底句？」良久，云：「千條萬縷行行紫，五葉一花在在新。」

法雨寺高峰老和尚忌晨設供

「崇聖堂中叨荷毘尼，石龍院裏蒙承教鐸，二三載親炙依依，十七年遠違落落。關中瓣香遙陳，愧未躬申芻汋，白花巖畔夢裏先逢，正續堂中到此方覺。父子祖孫濟楚英威，麟鳳象龍彬森卓犖，冀老和尚常光寂照永昭垂，俾法雨主人丹詔紫章輝大覺，幻敏一點冤衷直至而今未雪。道是那一點墨？」爇香，云：「裊裊白鶴滿庭階，片片赤心傾海嶽。」

震天禪座封龕

「杖策渡南來，沿途風雨濟，忽遇震天雷，驀直過關去。雖然關隘無拘，要問過所本據是何據墨？」以手指龕，云：「明明沒覆藏，如如不動地。」

起龕

「不居位次，詎屬安排？隨其所指顧，一路碧於苔，弗居銀色界，蓮向火中栽。作麼栽？」以手引龕，云：「大道如絃直，翛然任意裁。」

舉火

「越水乘流泛，船窗掩復開。晴雲隨岫湧，驟雨落花來。既爾泥水會合，無妨霹靂相摧。」攛下火炬，喝一喝，云：「一聲震處乾坤烈，灼破虛空萬慮灰。」

席紹芳昆玉為母沈氏請對靈

師據座撫案云：「沈道人惺惺著。」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識這個麼？道人六十九年已前持家治業、教子訓孫唯憑這個。既爾捨識，則六十九年已後逍遙樂土、抖擻蓮邦亦憑這個。夫如是，正所謂：生本無生，倒騎鐵馬任揮騰；滅原不滅，橫駕泥牛洵煒燁。揮騰煒燁應乘機，桂蕊蘭芳合時節。是甚麼時節？」喝一喝云：「風飄蠟炬和煙裊，露滴蒼梧伴月圓。」

禮巫山慈祥和尚塔

「巫山雲，巴江霧，主人出沒離回互，離回互處弗應時，只咫天涯安厥數。倏焉相隔旬餘秋，未展芻誠衷曷訴？到來面目益方新，巍巍窣堵金光聚，感承麗澤洵有年，法乳均滋源本據。據款結案又作麼生？」爇香，云：「五峰秀發顯當仁，二桂聯芳馨後裕。」

禮慈常道兄塔

「難兄難弟，法乳源深。班班玉筍，濟濟金鱗。唱喁和于循位次，師作資隨疊主賓。塔影雙垂雙映，道脈日益日新。新篁萬個英芳綻，雲石千方篆綺文。」

蕪湖護國童真和尚設供

「三十七年前曾於寶聖山中為兄送行，三十七年後擬於護國院裏快聆慈音，詎期金風無情，吹落梧桐一葉。雖然法幢摧折，且喜後裔親承。維思蜀山迢遞兮芻音杳隔，鳩水淵澄兮點滴心傾，傾心瀉膽衷莫罄，法乳淵深恨益深。即今手足至誼作何表白？」良久，爇香，云：「金爐焰灼沖霄漢，慧鑑光昭達本真。」
萬堂首座請上堂。問答畢，舉：「虔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臺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師云：「虔峰舉一不得舉二，興適江山皆入句，醉餘天地總為家。雲門從天臺來、往徑山去，千點花飛千點雨，一重雲鎖一重門。致若典座不暇普請，卻倩座元兼理監院。且道意在於何嚲？箕裘克紹本天然，燮理裁成應化權，金狻每將兔角繫，玉麟慣用龜毛牷。揆文奮武輝塵剎，激濁揚清耀海淵，究竟其間堅固境，果因福慧總周圓。」以拄杖畫○○○。

囑萬堂維那

克賓法戰快乘時，左右逢原任所之，棒喝臨機無郢堊，鉗錘在握有箴規。索訶砥柱行行建，界海津梁在在支，兩手當陽親付授，從教雨化遍天涯。

囑遍堂書記

昔覲童兄於護國，擔簦千里入楞嚴，一莖拄杖原同輒，萬法殊途務合尖。縛象拏龍頭角勁，操觚染翰筆毫銛，親承委囑憑施設，遍界慈霖溥濟寬。

囑蔚堂藏主

涉海登山至普陀，相將拉我蔚嘉禾，累呈偈句吾編削，歷訪名賢自琢磨。戴角金獅憑應現，無文鐵印任摩娑，上元節屆燈熒湛，萬道圓光映索訶。

囑杰堂堂主

涉海穿山喜共遊，森羅萬象悉全收，千徵百詰投吾彀，九上三登振祖猷。賓主唱酬欣穎脫，權衡穩握應維鉤，翛然赤膽傳心印，一葉五花任遍周。

囑豁堂聖僧

果正因圓信飽參，善財遍覓樂指南，當機豁徹百千億，撒手頓超五十三。智積勤施六度筏，功深直荷萬觔擔，二株桂蔭芳馨永，界海重敷優缽曇。

慶忠老人楞嚴

「職理巾觚二十一齡，違別慈音三十五春。丈室旅亭惟一志，治平楞嚴無二人。普陀誠意頻相召，捧持萬里涉南溟。祖山鎮海悉安妥，得意錦還寧計程。檇李悉檀重邀約，杖頭掉轉入嘉興。至止究竟堅固地，了無一物可相陳。未備鄉椒里茗，聊申越筍海芹。憶其一一鑑格，尤希法法益新。作麼生是益新處？」爇香，云：「薪分焰續衷難罄，海闊天高願主盟。」

慶忠老人讚(法雨和尚首座西竺師請)

追隨二十餘載，株守三十多春，一味養成露地，百般護植霜筠。稚壯職理，攜瓶挈笠，暮齡頂戴，遠涉長征。窣堵波已建高峰並祖席，設利那歸安雙逕與梅岑？雖係法雨主人，恢弘篤誼益晉。不肖幻敏，窮赤愚誠，新冤舊債猶未了，紙幀子上要我點綴分明。是阿那箇要分明噩？西傳正續脈，竺土大仙心。

高峰老和尚讚(西首座請)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兩間俱坐斷，萬法悉維新。繩繩衣缽奠定乎白花智岸，班班龍象鼎峙夫赤縣神京。絲絲皓髮盈頭雪，片片婆心遍地金。縱奪成褫無虛也，更要於中等個人。且道等著阿誰？法雨和尚胤子，原是老人嫡孫。

紫柏大師讚

娑婆砥柱，法海神龍。恢復楞嚴地，光顯大覺風。振千二百眾之綱紀，撤九十六種之藩籠。謂師逝兮，雙徑雙株恒應現；謂師住也，隻履隻影竟何從。惟其密藏密行之究竟堅固，則長水長源之懿範悠隆。

功德林讚

三生願重，二諦功深。創斯般若聚，建厥功德林。布金布粟隨捐佐，豎竿豎草信施陳。同受靈峰記莂，共熒少室薪燈。唯諸公發歡喜，遠離垢而證夫不動；致方外現難勝，善焰慧而超乎法雲。

雲祖鐵祖高峰老和尚共軸(接待監院師請)

仰在其上，瞻在其左，顧在其右，看來的是祖父師孫，丹青和合，團圞巧就，不舒赤手與空拳，便要拈花並弄塵。似這般底婆舌婆心，端然罔續牟尼之後，且道後面還有拔萃者麼？從教接待永流芳，梅嶺分燈光宇宙。

復嘉興闔郡護法縉紳啟

伏以熙朝元鼎，靈山曾付曇華；法海慈航，翰苑新開覺路。蓮社蒙青雲之廕，燈圖染白雪之馨。山斗恒依，金湯永仗。恭惟闔郡大護法，鴛湖楨榦，麟閣英姿。輝揚鷲嶺家風，驪珠衣下朗；丕顯尼山

鐸範，海印掌中觀。現三十二應之容儀，啟千七百之公案。木樨枝上香噴噴，聞來洵屬君焉；柏樹庭前實離離，指出果瞞誰也？心燈賴續，慧焰希熒。(某)行愧前賢，才慚往哲。齠年薙髮於西蜀，短褐莫睹紛華；暮齒遠涉乎南洋，長驅為了先緒。詎意普陀方丈彊相牽，拖犁拽鈀；更叨檇李悉檀就拉著，稱泥和水。掉臂持竿去，杵臼空明鏡之題；揮塵入廛來，丈室近留衣之主。名藍擬振，螳臂奚支？伏冀護教仁人，慈心永固；布金長者，善績彌彰。不揣魯質頹齡，謬應加台命。肅茲暫復，曷勝悚惶？謹啟。

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偈兼慶法雨禪院落成

稽首慈悲大教主，發僧那以濟群生。千手千眼儔能數，大慈大悲孰與京。無畏慈力證妙果，救苦悲願賑愚盲。旋通眼聽音愈巧，返應心聞觀轉勍。斂則雙手並雙眼，放之千臂執千枰。大處大圓敷大器，杜德杜機而杜衡。浩浩湯湯滄海量，馨馨郁郁白花英。薰聞慈洽千根利，旋見悲凝萬慮清。至止補旦三摩地，選勝蓬萊八德瀛。千步金沙襯足穩，萬年燈火奪日精。或施大智伊始創，或酬大願中興成。離離錯出千手運，總總幻現千眼瑩。分形與樂拔諸趣，注念齊滋主眾盟。三十二應咸迪吉，千百億身胥泰亨。九龍殿敞九重御，萬佛樓開萬姓禎。汪洋碩映琉璃景，晃朗高昭水月晶。千年祝頌千邦慶，千歲歡呼千手擎。千楨萬柱載椽拱，千磚萬瓦正欞閎。烏革翬飛煥星斗，法雨普濟躍鯤鯨。足徵大士薩埵行，益屬吾皇慈惠榮。　帑金三錫衣重紫，　宸翰頻頒諡倍旌。天花廣播霏霏落，　聖澤鴻均靄靄盈。普門闊闢纖流納，童子遍參巨寶呈。試觀千手眼施設，洵渠一毫忽屯蒙。返聞聞性潛機紐，原來鼻直眼眉橫。千手互攝千方便，千眼融通千等平。平等方便俱捐棄，千千手眼了何評。世人手眼雙視執，莫不參差而蔽縈。慈念示茲千手眼，良緣族姓策鈴錚。大行大用矯如山，千萬億劫靡沉薨。大誓大願淵若海，草木沙礫燦光明。棒喝鉗錘飛電閃，潮音梵韻迅雷轟。縱也千般萬億類，收兮一微塵粟莖。莖粟算數齊蕩氈，粉碎虛空不計程。龜哥眼裏排嶽瀆，蟭螟睫上展維紘。無手拋捘織古錦，石女懷胎妊俊丁。此是吾宗真實具，拈來扮作大士纓。點綴嚴華法界海，須彌億兆極微瓊。

和東坡蘇公遊徑山七言古(三首)

極目岧嶢萬疊山，五峰攢拱湧臨川，周圍環布杉松密，高下齊輝日月旋。殿閣巍峨真佛上，階亭浸潤古龍淵，蘇公鄴擬參欽化，

韓子曾為訪大顛。存心味道冰種火，著意求玄石綻蓮，竹根節錯盤蚯蚓，樹老枝灣陟蜿蜒。喝石引文知避世，靈雞聽法解逃禪，春至巖花鋪玉錦，秋零榆葉墜金錢。興適倚松閒下顧，倦遊枕石樂高眠，絲絲瀑布懸軸畫，片片歸雲放紙鳶。三冬霧重多寒慄，九夏風清沒暑煎，粥飯隨緣稱抖擻，起居任意得宜便。鶤躍三千恣逸興，鵬摶九萬快翛然，思今感古懷無罄，佛日祈輝億萬年。池頭纓足隨其濯，尤憶洗心參普覺，滿山塵淨洵追尋，闔院風清憑把握。兔向欽師絕愛纏，石從巾子遠磽确，纖毫纔展越千峰，跬步方伸跨五嶽。鼻惡休留郢匠揮，性珠奚俟良工琢？動兮方擬月幾望，轉焉頓覺旬初朔。松花風弄篩金粉，巖溜絲牽墜玉璞，有翅蜻蜓勿追求，無尾蝸螺休拈捉。餐霞啗石隱煙蘿，憑虛御風遠刀槊，半山亭畔望天涯，極頂峰頭窺海角。無言童子解呈機，參飽道人務絕學，凝眸雙逕邁三清，信步一乘離五濁。倏聞埜鳥語關關，側聽林禽鳴啄啄，一法透時萬象空，郵亭假館奚辭數？天地蘧廬我揖客，覺來到處觸聲色，聲色叢中不動爻，丈夫自佩黃金骨。春去夏來炎氣蒸，秋深令肅縱蒼鷹，獨唯雙徑人天應，四時常住耀心燈。燈燈續焰達人至，坐臥經行長相似，水月雲山總棄捐，吾宗原不立文字。

又步蘇公五言

適從別峰來，直往徑山去，四面水潺湲，一溪煙蒙霧。策杖過短墻，牽衣涉勁渡，梵音出雲霄，鐘響馳林暮。雨微下箬笠，風緊捎芒屨，重重憶遠程，踏踏警初步。龍象肅參陳，主賓敬回顧，寄語周遊者，急追向上路。

巫山十二峰

嵯峨卓立勢沖霄，夾岸頻瞻景色饒，砥定全川思怙恃，障回元海適逍遙。楚王夢想偕槐國，神女雲興混鹿樵，今古標題知幾許，誰能斡轉斗中杓。

祝法雨和尚

大術攀枝詎偶爾，降真御世錫麟趾，鵬摶九萬躍天衢，椿蔭八千輝錦里。香象祥稱二足尊，玉龍慶藹五宗紀，吾門數代隱岷江，山海重光新直指。

過金山步蘇公韻

鎮定中流遠岸傾，囂塵泡影鑑分明，浮杯幾渡煙波穩，把釣懸知識浪清。佛國莊嚴輝晝錦，　皇圖點綴躍春晴，遙瞻滄海難量測，界地宛同一葉輕。

寄懷載孺俗兄

重逢遽別屬倉然(劫燮始晤)，為法周遊情暗牽；萬里關河唯弟適，千年煙嗣賴兄傳。班班麟趾家聲永，濟濟衣冠裔續延；更冀頤齡勤淨土，巴園再燦火中蓮。

詠十姊妹花

輕紅重綠傍籬西，叢簇依依似姊嫟，風過引香添滿袖，月移捲幔入深閨。遊蜂遶遶怯難近，舞蝶翩翩畏莫稽，若限嬌容空露泡，才郎謾自憶梅悽。

過湖口阻雨

為酬夙願往，寒暑詎辭勞，沿路波濤靜，連宵風雨騷。漏篷如線注，短棹似油熬，徹夜無寧息，魚龍混戰鼕。

贈玉峰和尚

佛道深於海，回瀾憶傑人，五峰聳似舊，雙徑闢來新。志壯舒神臂，心空轉法身，卓哉超聖軌，獨握祖經綸。

贈臬憲于公護法

夙受靈峰印，檀波遞代芳，遺榮蜀澤永，沛露越恩長。奕葉榮金帶，仍雲錫玉瑋，林泉恒祝頌，山海慶無疆。

贈佟太尊

恩榮世澤延，樾蔭遍山川，紫閣稱元鼎，黃堂肅化權。萬方供玉燭，億戶應金仙，埜外奚堪獻，烹泉代綺筵。

渡錢塘江

郵程幾萬里，冒暑渡錢塘，不知江水闊，思惟心緒長。普陀未達岸，舍利已舒光，晝夜乘風快，鵬搏勢杳茫。

和阿諾和尚韻兼贈之

拈花示的旨，衍化在兒孫，拔卻虛空楔，掃除泡影痕。重編今古法，抱道乾坤喧，尤冀新顏笑，長光鷲嶺門。

飛來峰

理公曾直指，云是飛來峰，猿洞白雲鎖，雀巢紫霧封。石蒼蹲似虎，樹老曲猶龍，靈隱仰屏障，清流匝數重。

普陀十二景

梅灣春曉

一枝開放占魁先，梅子丹成洵有年，可是慈仁悲願重，頻滋淑氣耀山川。

茶山夙霧

濃濃淡淡隱巖龕，重若凝雲輕若嵐，分付巽郎勤蕩拂，母令雀舌減餘甘。

古洞潮音

聲來耳處耳聞聲，聲耳交參無二鳴，古洞就中原不動，返聞聞性海潮清。

龜潭寒碧

文明十兆應禎祥，爭似淵潛聖澤鄉，獲沐慈悲三昧水，碧潭清冷鐵蓮香。

天門清梵

鏗鏘協合韻瑯然，展演蜂壇越梵天，除卻見聞消息外，了知空劫太音先。

磐陀曉日

跌膝磐陀萬慮灰，梵韻潮音聲隱回，清飆乍拂金輪轉，萬道赬光湧浪開。

千步金沙

西竺運將磚數頃，東洋又展沙千步，良由給孤志念殷，大士如來親囑付。

蓮洋午渡

蓮池九品若何階，自在慈航任往回，轉柁推蓬日罩午，直登彼岸見如來。

鑪峰翠靄

寶鼎遙陳碧漢中，半浮滄海半懸空。四山供列汪洋匯，一線香和翠影融。

缽盂鴻灝

雞足傳持遺至聖，梅岑顯現護真龍。千江一月無虛也，應量鴻兮悲願濃。

靜室茶煙

數椽巧搆傍山陰，煮茗頻煨折腳鐺；七碗興濃猶未罄，清風習習淡煙橫。

洛伽燈火

百千光徹百千應，萬億靈通萬億熒，一點就中何限際，燈傳無盡耀山溟。

贈香積祥和尚

水秀山明古禹杭，應真遞代藹慈光，本源授受無虛也，寶鼎薪傳奕葉香。

楞嚴八詠和同岑和尚韻

龍亭(前朝御賜藏經敕書刻于內)

貝葉錦莊衣紫黃，先朝敕賜護真藏，龍亭石碣千年在，箇裏深衷屬道旁。

紫柏院(供達觀大師真)

恢復楞嚴達市朝，千山萬水詎辭勞，真衷懿範垂今古，萬道神光透碧霄。

功德林(供建殿刻經諸護法神主)

囑自靈峰應宰官，布金布髮孰為難？福田法海成永鎮，緇素弘功卻暑寒。

書本經坊

梵疊方書字一同，緣因僻壤遍周通，就中會得真言句，玉屑無留在眼中。

禪堂

創自雲臺樾蔭香(五台先生弟)，滿堂龍象事悠長，主賓互換心無易，留得芳名遞代揚。

笠院(中峰國)

山林市水總皆居，何事笠蓬有剩餘，不奉九重安隱樂，權依紫柏伴清虛。

十地靜室

歡欣離垢發光陰，焰慧難勝不動鄰，善現遠行隨布列，法雲普散遍叢林。

放生池

沿流深遠異諸泉，萍藻漪漪若鏡天，躍鯉游龍隨混世，優洋直達蓮池邊。

渡湖

宿鳥驚棹飛去，漁人盪槳歸來，岸邊桃紅柳綠，殊勝三島蓬萊。

灩澦堆

誰將拳石子，卓立緊關端，淹形若象馬，滯舟上下難。

宿巫山

夜宿巫山寺，綢繆話舊遊，五峰欣秀發，二桂喜芳稠。

泊觀音洲

夙懷南海願，在在獲圓通，雲月垂鉤餌，乾坤作邸篷。

登晴川閣

徜徉臨水滸，瀟灑陟層樓，俯視雙飛燕，趨蹌若蚍蜉。

望黃鶴樓

隔岸羨遊仙，映波影御鶴，鱗鱗頃億家，若箇揮先鐸。

過小孤山

萬里無雲淨，八方有水漣，殿閣懸空出，一柱獨擎天。

望大孤山

湖光千頃碧，波面一痕青，遙盼雲聯水，乘流渡短汀。

廬山

翹企廬山高，未知頭與面，煙籠白鶴塢，日罩青牛巘。

夜過虎丘

乘風龍背適，帶月虎丘遊，夜卒招呼急，疑驚石點頭。

姑蘇紅蝦池

遇賢曾混世，飲啖總無稽，吞吐從中變，赬蝦躍滿隄。

雞冠花

紫紅開綻繁，隊列似雞冠，廝鬥因風鼓，爭先勢未闌。

遊湖(二首)

亭和山影合，天與水光連，四望迥無際，隱微出岫尖。
芙蕖綻滿隄，柳浪漾林西，亭閣高低敞，鶴鷗上下飛。

法雨晚步

金沙緩步回，潮響吼如雷，殘月挂書案，餘霞襯石苔。

法華洞

優遊古洞行，袖拂嶺頭春，草砌岩龕密，苔封石屋璘。

梵音洞

萬姓肅皈依，岩懸妙相威，筍攜朝旭至，笠帶晚煙歸。

遲歸

早起尋山去，歸來夜已深，流螢遶殿砌，促織鬧階陰。

乘輿

林間一放情，萬籟鼓篁鳴，風摩天色淨，雲拭月華清。

語溪

泉聲枕上聞，嗚咽鬧斜曛，長短隨千派，消溶未十分。

大佛頭(二首)

湛湛滿湖月，巍巍半法身，全軀何不現，等視一微塵。
多方惠濟人，湖畔設慈津，行願胡深重，至今只半身。

西湖十景

(斷橋殘雪)

四山雜碎玉，兩岸滯行人，我欲收餘瑣，恐驚深臥鱗。

蘇堤春曉

堤自何年築，柳垂萬古青，同鄉曲未啟，淑氣滿池亭。

平湖秋月

鼓棹御風微，一輪正滿肥，停橈頻四顧，萬里沃清輝。

曲苑風荷

重疊閣依漪，青荷布滿池，仁風輕一播(俱係御題)，是處仰丕思。

三潭映月

四望諸峰淨，三潭一月清，百般稱盛賞，萬歲樂餘榮。

花港觀魚

紅白滿湖香，魚遊適圉洋，莊生真樂處，孰共再論量。

柳浪聞鶯

夾岸綠楊垂，映波魚怯釣，黃鸝忽囀枝，唱出無生調。

兩峰插雲

南北峙相對，俯觀萬象空，湖心亭畔月，灼映梵王宮。

雷峰西照

曾經鍛煉久，赬色出林稍，更罩西陽焰，始終不動爻。

南屏晚鐘

暮景看無罄，歸鴉棲未定，鐘聲出麓間，響徹千山應。

岳王墳

正氣千秋範，綱常萬古箴，至今枝南向，廟墓鎮如琛。

寫意

春花方滿谷，秋黍已遍稙，一目觀如幻，萬緣視屬空。

晏坐

兀兀渾忘眠，紅日射窗穿，琴書供舊案，鶯語話新篇。

詠老少年

擬賦凌霜質，確存傲雪心，頂紅壯耋健，枝碧顯齠。

捐衣貲刊刻

本師和尚住浙江嘉興楞嚴寺錄一卷

弟子(性（應　瑋）)　孫(空（暟）)

竺峰敏禪師後錄目次

卷上
上堂
小參
卷下
示眾
茶話
佛事
讚偈
(附)塔銘
行狀

竺峰敏禪師後錄卷上

嗣法門人性濟錄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闔郡文武官宰紳衿、原任葭州太守振翁、大護法、四眾等，請師再住敕建振宗禪寺。結制，請上堂。拈請啟云：「筆燦珠璣，文鋪錦繡，箇裏機關，行行漏逗。」付維那宣讀畢，師云：「踏開報化頂，劈破玄黃圈，直中取，曲中探，縱奪由來不等閒。」遂陞座。拈香云：「此瓣香至健至厚，碩智碩明，爇向爐中，敬祝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伏願金輪煥彩，福蔭萬邦滋世澤，玉葉騰輝，恩籠兆姓沐深仁。」次拈香云：「此瓣香應現無虛，親承有自，爇向爐中，奉為本州闔郡文武官宰紳衿、太守振翁、建會期主眾、大護法等，伏願奮武揆文，甫晉伊周之業，參玄味道，宏開楊李之門。此瓣香同株共蒂，發燄聯輝，爇向爐中，專為得戒和尚、薙髮尊師，伏願宗律弘彰，金燄玉輝驢覷井，俗真普耀，雪花爐火箭開胸。此瓣香數回推謝未能，幾度洗雪不下，茲第五番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當士堂上上鐵下璧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棒喝施時，頓令虛空粉碎，楗椎舉處，從教大地平沉。」斂衣就座，維那白鎚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拄杖云：「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立登樓子樓，無心應物無不濟，有意拋綸有便收。有麼？有麼？」僧問：「闔郡文武官宰、紳衿護法敦請和尚開選佛場，鍛煉凡聖，如何是為人處？」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拋三弄兩，已正全提，出格人來，如何施設？」師云：「任爾橫拋豎拽。」進云：「大開爐鞴，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如何是至理一言？」師云：「之乎也者破草鞋。」問：「山花似景，澗水如藍，大道目前即不問，汾陽四句請師分。」師云：「逐一問將

來。」進云：「如何是接初機句？」師豎拄杖，云：「見麼？」進云：「如何是辨衲僧句？」師云：「點動便行。」進云：「如何是行正令句？」師云：「撥著阿喇喇。」進云：「如何是定乾坤句？」師云：「大地山河同一片。」進云：「汾陽四句蒙師指，為國開堂事若何？」師云：「棋花昨夜發祥柯。」進云：「賀公護法供齋，請求法要，畢竟得何祥瑞？」師云：「三三兩兩聯科第。」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如何？」師云：「蟭螟吞大象。」進云：「滿堂龍象皆成隊，誰是靈山第一人？」師云：「從教鼻孔遼天。」進云：「天命之謂性，如何是性？」師云：「頓令腦門著地。」進云：「率性之謂道，如何是道？」師云：「曲如絃，直似帶。」進云：「修道之謂教，如何是教？」師云：「滿座衣冠濟濟，闔堂龍象彬彬。」乃云：「霜月照，朔風吹，晝夜敲推何所為？第一義諦叵難測，九十日中休坐馳。急猛省，謾遲疑，免使檀那把韻催，金紫行中歌妙梵，簪纓隊裏鼓玄詞。雖然如是，且道聯腔合拍在甚麼處？」舉：「雲門禪師到江州，陳操尚書供齋次，問云：『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書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云：『黃卷赤軸。』門云：『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執著，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門云：『見說尚書持《法華經》，是否？』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書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衲僧拋卻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怎得？』尚書云：『某甲罪過。』」師云：「今日太守振翁大護法亦設安期普齋，然翁亦不問山僧行腳事，山僧亦不問翁教意，且與紳衿、四眾等啟請山僧開選佛場，況選佛儼同選官，選官何殊選佛？且道選官、選佛大同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錦還共慶千祥集，再造同榮萬福臻，十有九如恒耀麗，從教各各播嘉聲。」再白鎚，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冫/井]井金剛會文學眾信啟法名，請上堂。豎拄杖，云：「喚作清淨法身，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以拄杖畫〇，云：「喚作圓滿報身，碧眼難開口，黃頭詎展眉？」橫按拄杖，云：「喚作千百億化身，不騎金色馬，豈著紫羅袍？所以道：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識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作麼生說個一樣底道理？」卓一卓，云：「會麼？盧祖師得斯而留肉身，川禪師悟斯以示拈頌，乃至擊石敲筠、登酒樓、睹肉案，莫不由斯獲證。蟒聽斯以生天，龍聞斯而悟道。即今[冫/井]井一會文學眾善

士，信斯而持誦精專，覺斯以興齋辦供，啟請山僧陞于斯座，演最上乘兼取法名，可謂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旃檀片片皆香，以斯酬宗親而福資益利，以斯培蘭桂而奕葉榮敷。雖然，且道德業攸歸更有何據？」良久，云：「三心五眼恒冰釋，四相六通總洞融，趁起銅頭揚鳳嶺，挽回鐵額鎮獅峰。」復卓一卓，下座。

佛成道，普賢眾大德請上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一眇乎？時雨注矣，尚猶溉灌，其於功也，不一勞乎？明星現矣，各各如來道已圓成，其於事也，不一贅乎？況復體毘履悉替那班班上趨，釋曷擺阿夷恬濟濟直進，惹得一夥興起大慈、發斯大行，恒為玉潔冰清，永教淑德瑩淨，素怛覽、毘柰耶、阿毘曇頭，究竟末山主非女非男，劉鐵磨旋聞旋聽。既爾如是，作麼生說箇功成悟證底道理？」良久，云：「福慧齊資昭五眼，自他俱利耀三明。」卓拄杖一下。

元旦，上堂。問：「昨日乃一歲之終，今朝是一歲之始。且道：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雨滋蘭箭茁，露潤筍莖鮮。」進云：「處處村歌社飲，家家宴樂華筵。如何是祝聖句？」師云：「萬年松蔭九華峰。」進云：「舊年尾，新年頭，去舊換新即不問，大振宗風事若何？」師云：「眉毛拖地，腳指朝天。」進云：「結制三冬今將半，負命鯨鱗幾上鉤。」師便喝。進云：「塞外將軍猛，朝中天子尊。」師云：「如何得截斷眾流去？」僧喝一喝，便禮拜。師云：「仔細眉毛。」乃舉：「古德云：『雲淡風輕處，堯天舜日新。雨滋蘭竹茂，月映斗星橫。伏虎山頭嘯，潛龍海內聲。乾坤踏破後，大地吼雷音。』」師云：「古德恁麼道，雖是應候乘時，振宗今日卻要斬新條例。那裏是斬新處覿？四十復添五，乾坤一統新。萬邦興樂順，億土化頑橫。士庶嵩呼語，林泉祝頌聲。唯拈斯一瓣，八表足元音。茲乃丙戌元旦之辰，(臣)僧幻敏唯拈此一瓣上祝吾君之壽，則山無量、海無量、無量壽、無量壽，福盡塵沙數，莫能罄其涯際。唯此一瓣上祝吾君之箄，則那由他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轉遍林毛端，奚足完厥限量？唯此一瓣敬祝滿朝文武公卿、合郡宰官、紳衿護法，則隱顯功勛，耀麗朝野，祿位榮增。雖然如是，且道：地天泰濟、律呂調陽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日月重輪鑑照永，海山崇湧物華新。」

[冶/井]井眾善信請上堂。僧問：「心佛眾生等無差別，無差別法作麼舉揚？」師云：「風暖鳥聲碎。」進云：「即今眾檀信啟請和尚陞于此座，當說何法？」師云：「日高花影重。」進云：「恁麼則緇素同乘般若力，聖賢共聚菩提場。」師云：「好好修事著。」問：「鐘鼓齊鳴，兩序交參，今日消息即不問，古人公案請師宣。」師云：「問將來。」進云：「如何是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師云：「休坐萬年床。」進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莫踏斷頭枝。」進云：「如何是轉身句？」師云：「汝轉得也未？」進云：「學人轉身去也。」師云：「盲人趁大隊。」問：「如何是振宗境？」師云：「庭前風走葉。」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拄杖任縱橫。」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花鳥語宣明。」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袖拂煙霞盡。」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卻令行行坐斷。」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明月清風入我懷。」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醉老乾坤不識春。」乃云：「門外春將半，百花次第開，山童不用折，幽鳥自啣來。露柱歌檀板，燈籠和卷懷，施受無差互，事理總兼該。那裏是無差兼該底道理？」舉：「太守許公得法于洞山和尚，一日入上藍寺，問：『首座年多少？』座云：『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座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座曰：『與虛空齊受戒。』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師曰：「這箇公案事理與今日相符。何也？只如[冶/井]井一會眾檀信，自振宗開建數十年來，歲歲惠施不缺，年年調鼎無虛，可謂喫飯不似喫鹽多。即今辦齋設供，啟請上堂，卻又喫飯不似喫鹽少。就中多少價值勿論，且道唱酬響應在甚麼處？」豎拄杖，云：「為斯一味相應草，追呼何用仙陀婆？慧齊福足益慶永，果正因周輝耀多。」卓拄杖，下座。

信士周世臣薦親，請就蕭公祠上堂。僧問：「昨日是十五，家家門前鬧花鼓；今朝是十六，火樹銀花滿俱足。此是慶賀上元邊事，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山僧入門須進禮。」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住持有念急尋茶。」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一喝，云：「大坐當軒任所之。」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門外行人憑揖讓。」進云：「即今周施主母子建斯勝會，敦請和尚當說何法？」師云：「紫極凝煙永，玉溪泛水長。」進云：「畢竟存亡有何利益？」師云：「榕樹勢參參，風聲響颯颯。」問：「昔日靈山一會，今朝正覺當時，如何是佛寶？」師云：「獨獨慈尊，雙雙大士。」進云：「如何是法寶？」師云：「滿座任敷宣。」進云：「如何是僧寶？」師云：「彬彬楚楚列兩行。」進云：「三寶拈向一邊，眉間挂劍時如何？」師震威一喝。進云：「某甲領取去也。」師云：「珍重二三。」問：「人天慶集，景物增輝，周居士母子同作有為佛事，共建無漏道場，畢竟功歸何所？」師云：「老梅綻玉參差白，嫩柳舒金淺淡黃。」進云：「菩提本是善人植，待得春深花自開。」師云：「東巖瀑布急，西澗層巒高。」乃云：「元宵燈火盛，萬姓樂熙和，座借蕭公第，杖探薩

埵波。酬恩滋萬德，賜福應三多，韶鐸齊鳴普，清音遍大羅。那裏是周遍處？」舉：「古德云：『十五日已前，春雨如膏；十五日已後，春光似箭；正當十五日，管絃沸月宣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師云：「古人以前後分次第，山僧今日卻用節候應當機；十五以前，燈燦玉蟲花更發，指彈箜引唄還吹；正當十五日，明月在天燈在市，遊人如蟻夜如年；十五日以後，既望之月圓而滿，載陽之旭悠且長，布果崇功隨響應，培蘭植桂自昭彰。恁麼告報，與古人優劣異同姑置勿論，且道慶餘福遠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坐賈行商咸泰濟，資生利逝總禎祥。」
解制，上堂。問：「春風拂拂，聖制功圓，法令當行，請垂法要。」師云：「雲散家家月。」進云：「四眾雲臻，十方坐斷，把住即是？放行即是？」師云：「春來樹樹花。」進云：「古人道：『牛過窗櫺頭角易，惟有尾巴最難去。』即今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任運優游唱卷阿。」進云：「突出首羅三隻眼，虎頭虎尾一齊收。」師云：「遮天蓋地把英雄。」進云：「恁麼則大眾沾恩去也。」師云：「一任捫摸。」進云：「惟有振宗無更易，選佛場開不記春。」師云：「滿座清風一握收。」堂主問：「冬月十五謂之始，二月十五謂之終，如何是全始全終一句？」師云：「鼓聲鐘響一齊鳴。」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震威一喝。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怒悻悻，瞋燄燄。」進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好好問將來。」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何不問前面底？」僧禮拜，師云：「無為無所為。」乃云：「日月剎那轉，光陰倏忽過，九十期已滿，任運唱卷阿。其始也，一陽丁來復，梅開雪嶺生；香既滿兮，萬卉正芬芳，桃燦枝頭爭結實。所以道：期終念未終，嚴規繩千在在；制解意莫解，綿功候于年年。到這裏，玉麒麟單絲莫繫，金狻猊兔角難拴，致令合郡文武官宰、紳衿、眾檀越，如日如月、如山如海、如玉如金、如松如柏、如如不動，益俾兩堂龍象、十方衲子有解有結、有去有來、有收有放、有縱有奪、有因有果。那裏是因果分明處覿？本州郡主、葭州太翁與合郡紳衿、四眾等添炭益薪，營齋送供，總教箇箇名覆金甌；現任鎮府、合營將領專設繩陀，表圓功德，尤祈各各勛標麟閣。雖然如是，且道：盡善盡美、全始全終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安和內外享餘慶，調攝俗真樂遠榮，八解六通心地印，九如十有總亨貞。」喝一喝。
金剛會眾弟子啟名，請上堂。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遇緣即應即不問，因齋慶讚事如何？」師云：「有花如遇優曇放，無水不為甘露流。」進云：「即今佛會眾居士求取法名，敦請和尚陞于寶華王座，畢竟功歸何所？」師云：「寶網珠

常曉，瑤階樹永新。」進云：「弘開法道四十餘年，且問末後一著誰人擔荷？」師云：「一三五九二四六。」進云：「恁麼則海上蟠桃重結子，月中嫩桂又生枝。」師云：「逆數數逆逆還源。」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八面威風。」云：「已出窟時如何？」師云：「威風八面。」云：「出與未出時又作麼生道？」師云：「雲從龍，風從虎。」乃云：「昨夜東風鼓，吹我中心際，雙蔭復雙垂，聯芳發億祀，一窩六七子，連科並及第，匪特感三生，實乃光二諦，一圓一切圓，展轉無差互。那裏是重圓無差互底道理？」舉：「明昭謙和尚到雙峁喫茶次，峁曰：『某甲致一問，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是何人說？」』昭曰：『說與不說，拈向一邊，決定喚甚麼作經？』峁無對。昭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秖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悉皆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峁又無語。昭曰：『噫！雪峰道底。』」師云：「雙峁音韻不熟，明昭切腳不真，致令垛生招箭，怎如高盈山金剛會眾善士月月持誦不輟、年年功德益新？且也莊嚴金像、鑄造洪鐘，又向振宗禪期營齋供眾，覓取法名，啟請山僧陞于此座，演最上乘。且道與雪峰道底是同？是別？就中還有徵兆也無？」良久，云：「宗源道脈屬吾傳，兩諦相承詎偶然？四七二三難數量，金剛妙應愈貞堅。」

佛誕，合郡檀越供長年燈，洎佛會眾居士啟名，請上堂。豎拄杖云：「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斯乃證道邊事，即今降生一句又作麼生？不記程途，寧列功課？比玉之無瑕，若金之試火，梅雨潤群靈，曇華飄寶座。事事靡由他，頭頭唯在我，一我、二我、三四我，恒河沙數莫能窮，微塵剎土咸安妥。」復舉：「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臺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師云：「古人雖是應機乘時，怎如振宗權實兼具？那裏是兼具處？啟名底樂利亨嘉，誘引底壽祿齊備，若文、若武，真諦、俗諦，箇箇歡欣，人人普濟。作麼普濟嚫？」喝一喝云：「年年長明智慧燈，各各永證菩提果。」

優曇院輝、體二禪座薦師，請上堂。「法苑藹千祥，新陽輝萬象。草木悉蒙屯，象龍興泰壯。僧那念已周，阿波循數量。所以鑑上座精勤夙願，今已表酬；眾檀信捐資莊嚴，弘功難量；眾法眷孝誼惇惇，心誠雅尚。可謂一圓一切普成圓，十聖三賢回所向。如何說箇圓成回向底道理？」舉：「僧問鏡清和尚：『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

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寬和尚：『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因甚道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佛鑒勤頌云：『新年佛法鏡清有，須是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堪笑兩人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卻鼻。太平可是忒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賓收卻鋪，釣魚船上謝三郎。』」師云：「恁麼酬酢，可謂善應機宜。振宗今日不免唱和一上：新年佛法在處有，仰面南辰看北斗。新年佛法何地無？極目山河總畫圖。檀信僧伽皆獲利，佛陀達磨任招呼。優曇碩燦馨香永，常樂恒安奕葉敷。可向箇中深穎脫，剎塵界海總如如。恁麼告報，與古人優劣姑置勿論，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四境春融千佛蔭，十方衍慶萬靈歡。」
金玉振居士請上堂。「金音方樂典，玉振卒章陳，對境隨拈示，逢場任剖分。雨過鳩聲滑，風來蝶翅輕，土饒稼穡茂，地靜物華榮。報恩恩普報，錫福福駢臻，祖禰齊超脫，冤親胥薦伸。滯魄幽魂咸卓犖，山光鳥語盡知音。作麼生說箇盡知音底道理？」舉：「僧問趙州祖師：『如何是西來意？』州云：『庭前柏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復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子。』」師云：「這張公案拈頌甚多，穎脫實少。今日若有問山僧：『如何是西來意？』但向他道：『當場榕樹雙株萃，隔嶺春光萬象芬。』恁般告報，且道是即境明心耶？是逢場作戲耶？」良久，喝一喝，云：「露滴菩提枝燦玉，花開覺樹果舒金。」
羽仙耆德請上堂。拈香，云：「此是羽仙耆德一段報本精誠。」爇香爐中，云：「此是耆德修因植福張本。」以香煙四面拂，云：「此是耆德普施利濟慈仁。矧耆德住茲十有餘年，自捐衣貲，誘引檀信，莊嚴梵相，維新精藍，修圓窣堵。即今年將期耋，復建勝會，啟請山僧陞于此座，表圓功德。畢竟如何是表圓一句？曇花碩燦桐山上，老榦抽條固本根，薦遠追先崇福慧，修因植果蔭雲仍。無絃琴韻隨調和，有相條章次第陳，啟我心宗無別旨，名稱功德普皆聞。作麼得普聞去？」良久，云：「鐵牛耕野乾坤闊，木馬春遊山海臻。」喝一喝。
佛誕，金剛會眾善信啟名，請上堂。「清和運際旭長舒，遍野芬芳萬卉敷，鼓動槐風穿玉葉，盆傾梅雨沐金軀。文經武緯欣嵩祝，白叟黃童慶嶽呼，敬獻長年燈普燭，海山輝耀樂唐虞。無生調，正協符，一曲兩曲，任意歡娛。那裏是任意處？一三四六解乘機，恰值

群英讚頌時，如是我聞並信受，期頤耄耋洵繩持。作麼得繩持不動去？」良久，云：「無住無生無住著，四面八方總遍知。」

說戒，小參。「心因境以了，境會心而成，心境無差互，日午打三更。日午三更令莫移，正是爐紅雪點時，雪點紅爐啟說法，忙忙撞著盧祖師，兩兩相將猶未決，無端牽惹高沙彌。高沙彌，盧祖師，箇箇收回詎放渠？那是不放處？」舉：「則監寺問青峰和尚：『如何是自身已？』青云：『丙丁童子去討火。』僧後遇法問和尚，問云：『曾見甚麼人？』僧云：『青峰和尚。』眼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眼云：『上座作麼生會？』僧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眼云：『恁麼會又怎得？』僧云：『某甲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眼云：『你問來。』僧云：『如何是自己身？』眼云：『丙丁童子去討火。』僧大悟。」師云：「前面如是問，青峰恁麼答，這僧卻也拋枷打鎖；後面如是問，法眼恁麼答，這僧為甚麼掉轉腳跟？試問諸昆仲：拋枷打鎖底是？掉轉腳跟底是？倘能于斯薦得，何須三登九上？胡用五條、七條、二十五條？設或未能，寶蓋層層呈聚寶，龍潭曲曲護真龍。」

羯磨，小參。「萬法自心生，諸緣唯性曉，本來迷悟人，只要當下了。作麼生是當下了脫邊事？」舉：「俱[月*氏]和尚仞住菴時，有比丘尼來，戴笠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放下笠子。』如是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胝又無對。尼去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善知識。』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胝乃迎禮，俱呈前事，龍豎一指示之，[月*氏]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問，唯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人問事，亦豎指相對。人問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月*氏]遂潛刀于袖，乃問童曰：『聞汝會佛法，是否？』童曰：『是。』胝曰：『如何是佛？』童豎指，胝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胝喚童，童回首，胝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及胝順世，乃云：『吾得天龍一指頭，一生受用不盡。』」師云：「汝等于斯指頭畢竟如何相見？若于豎指處會得，朝觀松鶴摩天舞，暮看嵓猿挽樹旋；若于斷指處會得，倒跨綠猊披雲躍，橫駕蒼龍挾雨飛。其或未然，洗足收衣安樂禁，輕遮重難總冰灰。」

歲夜，小參。「古德愛烹露地牛，山僧不放焦尾虎，縱奪成褫總自如，乘時建立主中主。那裏是主中之主？」舉：「香嚴閑禪師在百丈和尚會下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荅百，此是聰明伶利所使，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嚴被一問，茫然莫對，遂將往常所習欲尋酬

答，竟不能得，乃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遂將平日所蓄文字燒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忠國師遺跡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乃沐浴焚香，遙禮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乃述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意識所成，待某驗過。』仰見嚴曰：『和尚讚師弟發明大事，試說看。』嚴舉前頌，仰曰：『此是夙昔記持，別更說看。』嚴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汝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報溈曰：『且喜閑師弟會得祖師禪。』」師云：「諸昆仲！若要會如來禪，明朝必定是新年，三百六十從斯始，七十二候聽周旋。要會祖師禪，方不方兮圓不圓，奪來嚼碎又成團，從教一法總無著，信口都是還丹藥，毘囉挈羯露單毫，臂臿履也戴雙角。」喝一喝。

鑑堂上座首九，小參。「天臺千日意勤懇，嗣則廿年擔箇事，千日廿年渾莫論，唯斯一念恒周備。那裏是一念周備處？齠齡厭葷辛，童歲樂薙染，割愛遽離親，禮佛習梵典。唯茲一念麼？跳出干戈林，直越饑饉世，無動亦無搖，坦蕩而舒志。唯茲一念麼？重新常樂院，濟眾廣福田，招引孤獨類，遐邇悉相傳。唯茲一念麼？直接曹溪源，永續單傳燄，在在豎剎竿，時時開普便。唯茲一念麼？再闢優曇林，大啟功德案，插草信手成，指揮美輪奐。唯茲一念麼？年逾七十三，說偈而坐脫，法眾恒濟楚，音容儼歷落。即今一九已周，且道這一念又向何處安著？諸人倘于這裏諦信的當、了了分明，匪特鑑上座永證涅槃，致令一會法眾常樂常安。其或未然，更聽一偈：鐵鷂騰空啖紫極，泥牛躍海吸長鯨，九夏榴花紅似火，三秋桂蕊赤如金。」

囑祖堂監院兼交方丈，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紫煙若練當空挂，蒼樹如龍覿面呈。寶偈宣揚，金襴密囑，烹冰煮雪渾無朕，逐電追風妙有聲。更餘甚麼縱奪主賓，遍正君臣，高嚴平實，細密簡明？九十六種迷魂套，千七百則葛藤樁，將謂鎧橫疑是懆，誰知腔正實無腸？不見古德頌汾陽十智同真云：『十智同真面目全，于中一智是根源，而今要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振宗今日錦上鋪花，也有些子盈輪寶月隨舒展，滿袖清風恁遍揚，兩手雙交無

限際，二三四七總禎祥。恁麼告報，畢竟歸何位次？」良久，云：「輝煌朗耀楊岐盞，毒辣辛鹹寶壽薑。」
竺峰敏禪師後錄卷上終
竺峰敏禪師後錄卷下

嗣法門人性濟錄

示眾

示眾。「舉古明今，總要掉喚汝等識性；拈槌豎拂，必要撥轉汝等樞機。古有四禁四依，山僧今為汝逐一示出。古德云：『莫行新處路，堂堂出入何顧佇？不挂本來衣，青州布衫價值低。何須正恁麼？任運優游唱囉哩。切忌未生時，月映長江水畫眉。』又云：『依法不依人，淫防酒肆尋觀音；依義不依語，乾矢橛頭清風起；依智不依識，三行咒咀吽[口*紇]唎；依了義不依了義，不萌枝架鞦韆勢。』如上閒言剩語，總要開汝等舌頭上十字關，斷汝等足下五色線。畢竟如何得速開疾斷去？」良久，云：「法法無容掉背走，忙忙進取話頭來。」
示眾。「今日打七三期了，山僧不欲長篇短句聒鬧諸人，但與汝落草而談，舉則公案，汝等一一透頂透底，方可挽回末運，克振家聲。其餘差別機緣、肴訛公案，庶不牽絆腳跟，粘帶唇齒。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後堂便問：「如何是青州衫？」師云：「不在南山與北山。」復示偈云：「後堂問我青州衫，不在南山與北山，黃河水遶三三曲，青草湖連六六灣。灣灣曲無涯際密，波羅撞著僧揭諦，箇箇臨場用得親，堪為諸祖供養具。」
元宵，示眾。「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望何極，尋所據，策馬雲外行，穿靴水上立，問取一點明，幾箇知端的？但見走馬人物奔忙，鰲山煙火盛熾，玉龍宛轉周旋，金獅昂軒猛利，只知逐境徬徨，忘卻中心四字，殷勤反覆叮嚀，箇箇默而未識。不是上元一品、不是天官賜福、不是品物亨貞、不是文武兼濟，試問汝等就中還有識四字者麼？倘若識得，不妨出班道取；其或未然，見聞聲色莫輕覷，食息起居毋妄棄。」

茶話

茶話。西堂出班云：「新戒設茶，特請老和尚普施慈霖。」師云：「古人道：『釅茶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即今意在那裏？」堂喝

一喝，師云：「須知落處好。」乃云：「新戒設普茶，黑豆已生芽。西堂請茶話，買賣兩不賒。那裡是兩不賒處？」舉：「溈山與仰山摘茶次，溈謂仰山云：『終日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曰：『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曰：『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溈曰：『放汝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溈曰：『放子三十棒。』」師云：「前頭三十棒，富千口少；後來三十棒，貧恨一身多。只饒說箇不前不後，未許囫圇吞棗。畢竟如何？三盞清泉眾悅樂，一杯甘露自清涼。」

除夕茶話。維那出班云：「兩序龍象，望老和尚慈悲開示。」師舉茶杯云：「識得山僧這箇麼？」那云：「乞垂法語普施。」師云：「木人戴草隨言舌，滿座頻傾任量啜，盧仝七碗洵淡濃，振宗一盞愈親切摭。」乃舉：「古詩云：『一碗喉吻潤，帶齒粘牙尤滯齦；二碗散孤悶，寂寂惺惺成痾病；三碗肌骨清，癩馬枯樁擊轉深；四碗通仙靈，西出陽關無故人；五碗、六碗、七碗喫不得也，吸乾滄海實平常，但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假饒直入非非想，也則不如歸去來。』」師云：「這般批判，且道是抑揚先哲、激勵後昆耶？」良久云：「信手和杯吞入腹，百億須彌光熇熇。」

上元茶話。堂主問：「今朝正十四，兩堂龍象濟濟，監院大師設茶，特請和尚垂慈。」師云：「汝須再酌一杯好。」云：「如何是十五日以前事？」師云：「燈火燄沖霄，鑼鼓聲鬧市。」云：「如何是十五日以後事？」師云：「然燈善逝登華座，琉璃光王鎮寶臺。」云：「正當十五日，和尚又作麼生道？」師云：「五百星辰一齊下，空中倒捲長生畫。」乃云：「雲門餅、趙州茶，飲之喉吻潤，唼著嚼齒牙，麵果子攪住線搭絮，米[飢-几+禾]餅裹著浪濤沙，鑼鼓聲中含雪曲，燈光影裡協露華，到口休說酸鹹醲淡，坐席勿論你我他咱，箇箇無倔長者子，大家齊來聽採茶。」良久云：「從教勝令帶大訝鼓，勿令行香子趁鵝鴨滿渡船。」

除夕茶話。「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執事設普茶，知有不知有？杜甫無詩不成句，李白無酒不題詩，振宗喫茶須說話，不知若箇擅當機？」僧出云：「對面不識。」師震威一喝，僧作禮云：「且喜爆竹一聲除舊，梅花萬點增新。」師云：「咄！咄！咄！」應爆竹，復喝一喝。

佛事

挂鐘板

「二上座，迥超卓，聲應響隨，鏗鏘協合。勿于那畔躲根，好向這邊安著。佛祖聽令遵行，龍象橫趨直過。過不過？」敲板一下，鐘一下，喝一喝。

禮酆鄰聚雲師太舍利塔拈香

「平山常拱峙，枳水益悠洋，重疊峰巒擁，循環日月光。設利那至止，福蔭遠隆昌。那裡是福蔭遠隆處聻？雙徑峰頭在在聯芳續燄，普陀嵒畔永永熏聞瑞香，山高水杳知音富，地闊天空識鑑饒，為憶本源旋故里，無勞鼓喙肆虛張。今日法孫遠遠到來，畢竟有何實據？」良久，云：「紫茸蘋藻隨心獻，煉臂刳腸任意量。」

禮灼然和尚並外祖祇園主塔拈香

「一直如矢，一清如水，破衲單瓢，終身行履，此是先師讚揚和尚之語。一直如鉤，一曲如絃，豁開九有，劈破三玄，此是小姪光顯和尚之詞。即今開山師、祇園主，共聚同瑩，(幻敏)萬里歸來，畢竟有何表白？」良久，爇香，云：「二諦矢心恢重誓，三生悲願勿輕忘。」

禮聚雲祖塔拈香

「龍屋灣狻猊濟濟，鷲峰嶺鸑鷟紛紛，翠屏紫極恒拱護，青山綠水互環旋。師翁神足遍大地，兒孫鼻孔解撩天，茲逢中元佳節，要與師翁打筭飯錢。作麼生打筭聻？」良久，爇香，云：「兜那婆爇傾肝膽，畢力迦熏透頂門。」

禮九峰、汾陽、般若、四維、懋谷眾法兄和尚塔拈香

「同源法乳，誼若金珂，生聚阿蘭若，逝共窣堵波。四七二三侶，孰剩孰為多？惟冀勿忘夙誓，振厥末代沉痾。今則法弟遠別歸來，媿其無物堪陳，白雲朵朵莊點，赤心片片殷勤，但拈旃檀作供，卻指明月為燈。最喜竹苞松茂，益欣桂秀蘭馨，流水常存今古脈，草花木樹總知音。那裡是知音處？」爇香，云：「六木森排山點供，四維羅列海潮文。」

鑑堂上座封龕

「闔闢從方便，捲舒任自由，乘時應候去，辭樓謝殿周。雖爾辭謝了了，箇裡猶剩關頭，且道是何關頭耶？」以手掩龕，云：「檻外草芊紫露罩，室中龕倩白雲封。」

起龕

「登山不礙高，入林何嫌密。高密林山水，無適非所自。那裡是意適處？熏風拂拂滿庭芳，信步迢迢劈箭急。」

舉火

「四大盡皆空，唯空無不通。空通隨互換，雪火一爐紅。紅爐雪點快乘機，正是薪傳燄續時。」以火炬畫〇云：「薪傳燄續無窮已，重輪寶鑑滿天輝。」

挂真

「將真以換假，弄假卻成真。真假洵煥發，衣缽自繩繩。繩繩衣缽何紀極，永鎮如如不動尊。」

起骨

師拈二塊骨，云：「一人歸兩聚，如是彼得三。三一共給我，法法盡安恬。兩兩恒蔭覆，在在悉周圓。何所圓？」乃投骨二瓶，云：「八萬四千付廣莫，三百六日應周天。」

常樂院入塔

「造化本無情，幻現諸山水。動靜實悠悠，吾人尋至止。在在樂常安，互應有終始。作麼是互應終始邊事？」入塔，云：「溪環萬派匯真源，安列千峰輝妙旨。」

優曇院入塔

「創建阿蘭若，旋築窣堵波。波恬恒鎮靜，境肅益安和。何得鎮靜安和去？」乃入塔云：「蒼松翠竹行行秀，嫩桂幽芝鬱鬱多。」

安位

「新堂安舊主，殿閣轉清涼。舉日乾坤闊，推窗日月光。室裡香煙盛，庭前奕葉芳。」良久，畫〇云：「優曇曇蔭馨香永，法雨雨滋沛澤長。」

正知大德起龕

「應正遍知意幽玄，收來放去樂恬然。無端驚醒莊周夢，水綠山青任縱觀。那裡是縱觀處？」畫〇相云：「一輪杲旭隨西指，百道神光腦後看。」

舉火

「生緣九九有零，著緇七七餘數，行藏去住端嚴，動止安閒優裕。群黎樂樂欽從，眾姓依依拱護，園林妙相維新，撒手翛然蛻去。山僧今既到來，特為大德安措。作麼生安措摭？」攛下火炬，云：「丙丁童子洵縱橫，遍體金光齊透露。」

安位

師指位，云：「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既離幻，又脫空，箇中消息與誰同？」乃安位，云：「百靈拱聚香煙永，萬行莊嚴蘭桂崇。」

起骨

「去住等空花，往來如電拂。百煉出紅爐，千般推具足。那裡是具足處？」乃投骨入瓶，云：「收歸寶藏任營為，萬億須彌光焟焟。」

入塔

「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乾坤闔闢，永鎮一靈。長成枝葉，覆蔭雲仍。箇中永作主，大地正知音。作麼生是知音底道理？」捧骨入瓶，云：「不響谷聲隨應感，無陰陽地總維新。」

覷井耆德入塔

「生于宦室家，幼入緇儔侶，精潔護毘尼，性直而言矢。依吾信受行，全終復全始，今朝四大分，特請為直指。且道指歸何所？」捧骨入塔，云：「厚載厚持洵意安，福餘蔭遠靡他自。」

安位

「適入于彼，又安于此，彼此恬然，何莫非爾？既然如是，畢竟歸重阿誰？」乃安位云：「熏風拂地快承當，榕樹參天須薦取。」

睿珍上座舉火

「謂爾是法門中人，咫尺之間因甚不歸祖剎？謂爾非法門中人，曇華室裡多年親承挂搭。到而今是非去住休論量，山僧箇裡自然有賞有罰。那裡是賞罰分明處？」攛下火炬，云：「紅爐爍盡萬緣灰，桐柏山頭新桂發。」

起骨

師拈骨，云：「這一片，那一片，東也有，西也有，八萬四千竟落誰？其中一段屬吾手。既屬吾手，今當為爾一一分剖。作麼分剖覿？」投骨入瓶，云：「從教虛空粉碎也，腊月蓮花開九九。」

讚偈

高峰三老和尚讚（紫溪請）

鶴髮[髟/令][髟/令]，蠶眉峻峙。據座威儀，形容節次。肘頭動露玄機，腳底談宣妙義。拄杖直指撐天，拂子英風蓋地。多少俊叉衲僧，從教腦門擊碎。不擊碎，徒虛棄。而今公案紫溪圓，奕葉聯芳增耀麗。匪特祖武克繩，卻乃遺謀燕翼。咦！不是冤家不是兒，桂秀蘭馨，薪傳億祀。

金山圖讚（尚有德居士請）

昔賢解帶鎮護今上運寶莊嚴，襄成殊勝佛國，益光海印法筵，山水布，若棋局。日月轉，如彈丸。樓閣籠雲匝地，竹樹嵌石參天。亭塔巍峨壯麗，欄楯錯落蜿蜒。宸翰仁風浩浩，御題聖澤淵淵，洋裡龍舟競渡，就中僧侶宜潛。可是迦文化跡，適當慈氏舒

權。去來卓爾旋復，因果於焉圓滿。如何是圓滿功德鄄？咦！點綴嚴華淨土境，若行若坐任翛然。福海壽山恒鞏固，擎天砥柱億千年。

鑑堂上座讚(體宗請)

住茲四十餘載，生齒七十零三，紛華了無少事，濟眾卻有多般。直紹單傳，開人天之正眼；重新梵苑，廣檀信之福田。麈尾輝揚獅象裘，棒頭落點薪燈傳。噫嘻哉！只是之謂因該果海，果徹因緣。

又讚(覺宗請)

隨緣欣快活，任性適逍遙，插草從心建，持竿信手標。千山拱伏圖畫錦，萬派回環達海潮，于中現出靈雲面，箇裡掀翻投子橈。鳳麟濟楚，龍象英豪。咦！麈柄高揮意願足，優曇開建智光昭。

祝郡侯金公大護法

四海仰雍熙，慈膏沛露滋，仁山臻履吉，壽域衍昌期。兄弟榮華衮，叟童獻紫芝，適邀仙子屆，野外益添杯。

寄郡侯朱公大護法

嘉禾叨樾蔭，枳水益蚌幪，曩任靈峰記，夙勤平麓功。三生願有準，萬姓福無窮，權應現甘棠，英榮黃閣風。

祝馬司君

嘉平喜嶽降，樹噴適芳英，萬壽輝紫極，九重耀朝庚。大椿疇可量，蟠果獻為評，山海壯華祝，籌添奕世榮。

示紫溪法姪孫

荷擔箇事志非輕，行解冥符捍法城，信手弘功溥濟世，紫溪柳蔭允芳榮。

示胡先貴，寰名璡，號祥蔭

美石含璋越萃精，圓通真諦果因成，金剛妙應恒周遍，普蔭群靈在處禎。

示劉朝佐漢卿，名璥，號碩蔭

道法原非分外求，敬之如在玉瑩周，箇中恒具金剛體，萬德莊嚴碩蔭悠。

示蔡永貴九鼎，名玘，號普蔭

四相皆空般若明，菩提智果普芳英，從教透徹本來面，佩玉玲瓏蔭世榮。

示劉顯雲榮衢，名璷，號崇蔭

耄耋頤齡間世瑛，頻將妙應演無生，誦持永遠崇功課，蔭覆雲仍覺果新。

示黃起鳳騰霄，名[璪-品+其]，號繩蔭

一念繩真念念周，聞持信受任優遊，超然直步長生上，撒手逍遙玉樹稠。

弔悟徹耆德

拂拂金風勢漸低，西歸隻履遽相催，瑤階切忌頻耽著，回首閻浮度世師。

弔冰壺上座

法道垂秋憶傑人，傑人繼逝慟予心，薪傳燄湧爐配雪，電影光騰火煉冰。界外乾坤空泡沫，壺中日月映幽林，我來欲究西宗旨，符兆九華容更新。

弔淨修大德

金風凜冽起人思，倏聽哀鴻聲遍知，杖拂高捲安養界，重來振理本伽黎。

弔樂居士

善行優隆蔭世長，桂蘭馥蔚永芬芳，蓮池勝友親和合，撒手逍遙極樂邦。

聯芳

囑祖堂監院

挈笠攜瓶已有年，登堂入室洵當然，株株嫩桂競時茁，朵朵寒梅鬥雪鮮。果熟馨香功濟濟，因周秘密行綿綿，祖庭擔荷宗傳永，鐵脊持撐禎兆聯。

囑兆堂藏主

不先不後慣當頭，洵屬吾宗正敲鼄，養翼脩翎經幾載，還拳報掌歷多秋。心源密付乾坤闊，性地穩持藏海周，賓主唱酬迴卓犖，金鎞碩展兆禎悠。

囑德堂上座

一言為重勝千觔，氣概天然迥出群，入室曾親須進步，陞堂演化正芳芬。立功立德洪宗譜，崇古崇英耀祖君，獅象麟龍隨蹴踏，寶華煥彩任敷芸。

囑憲堂知眾

杯渡乘篛汛普航，穿山涉海任施張，直收曲取隨拈弄，暗縱明擒信展揚。二桂榮敷光祖室，五峰秀發耀宗綱，吾今親授匪虛也，棠棣聯芳蔭永昌。

囑覿堂知客

幼歲曾將大器期，殷殷拭望已多時，門庭振起分權實，道脈親承應扣基。鬧市場間尋法友，笙歌叢裡覓良知，就中識得主中主，豎拂拈槌任所之。

囑曉堂書記

予昔曾遇蕭侯寺，山水人情悉信心，紫霧晚凝北渡口，玉溪曉映東山森。寶鏡堂堂懸藻鑑，金光朗朗耀冰林，吾將付囑匪輕授，法化宣時貫古今。

囑杲堂掌教

明明杲日耀東頭，照徹乾坤不記秋，萬卉芬敷雲靄靄，千葩馥郁水悠悠。法化相承憑任運，宗源繼起蔭優遊，從今葉茂花爭豔，方廣興隆紹續周。

囑几堂知藏

梵院堂堂懸玉印，法門砥柱汛雄奇，遙傳鷲嶺千枝遠，直接曹源萬派枝。紹續有由原有據，昭彰無隱妙無私，几雲雲几隨收放，一顆圓明任意施。

囑燦堂上座住峨眉山

峨眉鼎搆已多年，幾度逢渠洵有緣，入室不須重勘驗，酬恩那用展粗拳。持竿持錞垂方便，立主立賓應化權，法道洪宣憑碩燦，一花五葉永芳傳。

囑耀堂上座

繩持厚重正可思，法道弘彰擬稱時，光耀人天輝祖室，顯揚嫡脈立綱基。永傳普化明宗緒，繼起承先育嫩枝，五葉一花頻燦爛，芬敷碩發任榮施。

代囑立堂法姪

單傳原不立言詮，參訪曾經幾法筵，雖未三登與九上，雅從百煉及千研。安心更擬銅頭露，勵志遠須鐵硯穿，節候乘時興變動，弘彰雨化洵宜然。

代囑茂堂法姪

桐山嫩桂茁多年，蒼翠而今茂更鮮，雲覆蔭隆鋪界地，雨滋澤渥注人天。昂提從教如龍躍，動變應知似虎旋，代囑由吾親驗實，

揮揚六度顯冥權。

代囑容也法孫

寶藏玲瓏護法海，玉潭淵湛育真龍，本源授受匪虛也，應量弘知祖道隆。

代囑玉堂法姪

吾師初創慶忠剎，委任慈兄歷多年，授受無虛宜猛發，原源本據應當然。寶花盈室天花燦，玉葉滿堂一葉宣，洪敷法化乘時也，從教直旨利人天。

代囑果堂法姪

執侍吾兄歷有年，三呼三喚應當然，臨行未獲分囊袋，別後方知覓庫錢。始終一念追師範，出入多般意本源，報恩弘化從予授，果滿因周遍界傳。

代囑體宗法孫

溪頭常樂信悠然，道脈傳持是幾年，遞代相乘源有據，一光應滿百千圓。

代囑覺宗法孫

優曇灼燦臨江境，馥郁馨香意可人，繼啟承心輝祖室，繽紛花雨潤宗親。

囑朱曇馥居士

應現王臣護佛臣，靈山親囑洵當人，而今碩發曇華燦，桂馥蘭馨遞代蓁。

囑況柄衡廣化居士

昔日維摩談不二，而今廣化悟原一，一三二四任收除，法法弘宣宣秘密。

辭世別郡侯施公

一見喜知音，依依德愛匀，承顏方數度，別意重千鈞。爵祿祈褒尚，振宗仰鑑親，臨行奚贈囑，在在頌鴻仁。

辭世遺偈

幻空空幻兩交馳，幻證幻修電影揮，幻去幻來空幻夢，幻生幻滅幻原離。龜毛繩繫虛空髻，兔角拴沌眉，鐵樹花開香噴噴，冰河燄發火離離。咦！

紱
鑑　紹
嗣法門人性濟法孫空鐸曾孫法　捐貲刊刻
銓　紀
緒

竺峰敏禪師後錄卷下終(後附塔銘行狀)

竺峰敏禪師塔銘(有序)

欽定乙丑會魁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四明仇兆鰲頓首撰

粵自西旨東流，宗分五派，于中權實兼用，棒喝齊施，轟晴空之霹靂，舞當場之太阿，臨濟一宗稱獨盛焉。迨十二傳得徑山杲，開懸河之口，施掣電之機，說盡人間禪病，斷除末世疑網，臨濟宗風為之一振。又十四傳得聚雲真，博搜群集，提挈五宗，紹將墜之緒，衍不盡之燈，臨濟宗風為之再振。普陀別公係出聚雲，唱其宗風于海上。予自史館給假旋里，日與交遊，因得探其源流。康熙癸未，翠華南幸，予與別公同迎駕于吳門。會別公奏請振宗寺額，引及竺峰禪師，并詳奏其行道始末，上為嘉歎久之。予退而詢其由來，始知竺峰禪師，別公諸父行也，現住嘉禾楞嚴。于是渴慕師名，正欲叩其淵源，乃師又齎御額西還，誠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矣。予還史館，倏經數載。今夏，師之門人狀師平生行業，托別公為之价紹，請銘于予。按狀師，西蜀酆陵人，姓徐氏，世業儒。師生而穎異，十歲薙髮，侍慶忠老人，能機辯，善偈頌。圓具後，掌記室廿有一載，而忠順世，師遂繼其席。以守為創，缺者補之，傾者修之，土木瓦石，拮据維勤；以怒為慈，頑者治之，懦者扶之，凡聖賢愚，勸誘匪懈。尋遷郡之方廣，主浙之楞嚴。譽望日隆，法化廣衍。震雷霆之棒喝，施妙密之鉗錘。入其門者，咸獲妙證；叩其室者，俱

契真詮。凡夫冠裳名教之倫，接其音容，承其色笑者，莫不虛往實歸。末季之世，大振臨濟宗風，舍師其誰歟？迨晚年，復歸振宗。奉睿藻之光華，戴天恩之眷注，直令法社梵宮，騰輝煥彩，佛日同化日以爭麗，宗風偕仁風以並扇也。猗歟盛哉！丁亥三月朔日，偶示微恙，真俗問候，應對如常。初十日，書囑偈數章。十二日卯時，沐浴更衣，集眾訓誡。援筆書偈，別郡主施公。復書遺偈云：「幻空空幻兩交馳，幻證幻修電影揮。幻去幻來空幻夢，幻生幻滅幻原離。龜毛繩繫虛空髻，兔角杖拴混沌眉。鐵樹花開香噴噴，冰河燄發火離離。咦！」擲筆趺坐而逝。荼毘，煙飛五色，旋結不散。起骨數齒不壞，得黃金瑣子骨三莖，舍利無數。餘骼重如金石，鬚髮堅若琉璃。嗚呼！非師之白業清淨，烏能有此？距生于崇禎戊寅十二月十五日亥時，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五。坐道場度弟子一百二十餘人，嗣法弟子三十三人。語錄八卷，附藏流通。師之行業昭著，服其化者，類能傳述。予安得不為之銘？銘曰：

浮屠設教，　肇自西乾，　法行震旦，
化衍三千。　五宗分派，　浪起滹沱，
雙徑承之，　流遍支郡。　氣鬱而蒸，
旋起聚雲，　廣注法雨，　化為甘霖。
爰有慶忠，　開厥振宗，　傳者維師，
德重道隆。　赤肩擔荷，　幾四十載，
兼攝方廣，　弘開藏海。　道行兩浙，
聲達九重，
聖藻光鍠，　煥彩梵宮。　法幢摧折，
寶珠夜沉，　巴臺月落，　黯淡翠屏。
不遷不變，　惟黃金骨，　高豎窣堵，
鎮茲山麓。

竺峰禪師行狀

師諱幻敏，字竺峰，酆陵徐氏子，世業儒。師生而穎異，六歲讀孔孟書，能記善解。十歲與萬峰善禪師同薙髮作沙彌，事慶忠老人。時門下學徒雲集，咸推二沙彌有機辯，且善偈頌，聲振一時。師兼沉默寡言，識者知其必成大器。一日忠指燈命師作偈，師應聲曰：「光如閃電，虛空可徹。未來作燈，是銅是鐵。」時三目和尚見之，徵曰：「是銅是鐵？」師曰：「火裡波浪起。」忠異之，問：「汝名甚麼？」師曰：「幻敏。」忠曰：「幻敏以前？」師曰：「海底青天外。」忠曰：「幻敏以後？」師曰：「佛法永無窮。」忠曰：「甚麼處見？」師曰：「靈峰山下在安期日。」曰：「期解

後如何？」師曰：「虛空大地。」目曰：「落在甚麼處？」師頓足。目曰：「有足頓，無足頓箇甚麼？」師曰：「和尚也莫太認真。」忠大笑。一日閱經次，忠曰：「眼中常見如是經典。只這便是？為復別有？」師曰：「和尚直須恁麼會。」忠曰：「離卻紙墨道將一句來。」師曰：「東邊風也不多。」忠曰：「者小師。」尋受具于崇聖。再參五雲，機益迅捷，遂自五雲歸省老人。忠見曰：「聞汝慣打人。」師曰：「和尚也須仔細。」忠曰：「汝走路穿甚麼？」師曰：「草鞋。」忠曰：「獰牙生也未？」師翹足。忠曰：「那箇鼈？」師曰：「問者話作麼生？」忠曰：「三空說汝掌他，要將汝來處治。」師曰：「早與他說過了也。」忠曰：「作麼生說？」師曰：「盜一賠九。」忠曰：「吾助汝遠來。善曰童真，汝名童行。」後值除夕，師獻席燈。忠書偈囑曰：「無根樹上九燈傳，果繫橘金枝葉鮮。稍稍借力油燈火，照開新舊樂人天。」命掌記室，執侍座下廿有一年。康熙戊申歲，忠示寂，眾舉師繼席。冰兢自持，克己惠眾。舉揚大法，朝暮不倦。老人之中興振宗也，惟經樓甫成，土木之功肇始。師則每事身先，造殿造塔，三年之內，煥然一新。尋退居郡之石鼓寺，請同門普門顯禪師輪繼住持。若曰：「祖庭公所，非一人等擅之地耳。」乃顯師三年後亦謝去。眾議仍延師返，堅請乃就。時當地方風鶴狼煙四起，都人士聚散無常，禪衲子去來匪定。師之挺身守此，良多苦心焉。迨乙丑丁卯間，海宇昇平，縉紳向化，緇衲雲興。法席之盛，較慶忠老人初創時，猶或過之。丙子，兼攝郡之方廣。丁巳，齎慶忠老人舍利南下，寓居普陀。壬午，主嘉禾楞嚴。司徒杜公、太守袁公倡先持衛，合郡紳士，咸相皈禮，提唱元音，宗風蔚起。師之接人，一以真實，鉗錘辛辣處，愈令人痛快難忘也。癸未春，今上南巡，駐蹕蘇州普陀別菴。禪師迎駕命題，應制之際，因得從容詳奏師始末。上聞而嘉歎，遂御書振宗禪寺額，欽賜還蜀。次年，千歲亦睿書藏海慈波額賜楞嚴，皆師之盛德感召，千載一時，非偶然也。自敕黃臨忠郡，治平古剎重頒新綸，慶忠祖塔御題妙光，遠邇欣瞻，緇素景從，伐鼓敲鐘無虛日，朝參暮請無寧晷。師年近古稀，老而益壯，誠為道忘軀乃爾也。無何，丁亥三月朔日偶示微恙，本郡文武官宰、縉紳故舊競來問候，師應對如常，于初十日書囑偈數章。十二日五鼓，沐浴集眾，援筆書偈別郡侯施主，復書遺偈云：「幻空空幻兩交馳，幻證幻修電影揮，幻去幻來空幻夢，幻生幻滅幻原離。龜毛繩繫虛空髻，兔角杖拴混沌眉，鐵樹花開香噴噴，冰河燄發火離離。咦！」書畢，復諄誡眾，于卯時趺坐而逝。茶昆煙飛，五色旋空，蓋頂起骨，數齒不壞，得黃金瑣子骨三莖、舍利無數，其餘骨殖重如金石，鬚髮堅似琉璃，建塔于慶忠祖塔之右。師生于

崇禎戊寅十二月十五日亥時，卒于丁亥三月十二日卯時，住世七十，僧臘六十五。坐道場度弟子百人、嗣法弟子三十三人、嗣法居士十八人，語錄八卷附楞嚴大藏流通。弟子不敢揚師之美，謹就師之平實履踐、應世因緣，彷彿大概為如是云耳。

門人性濟謹狀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